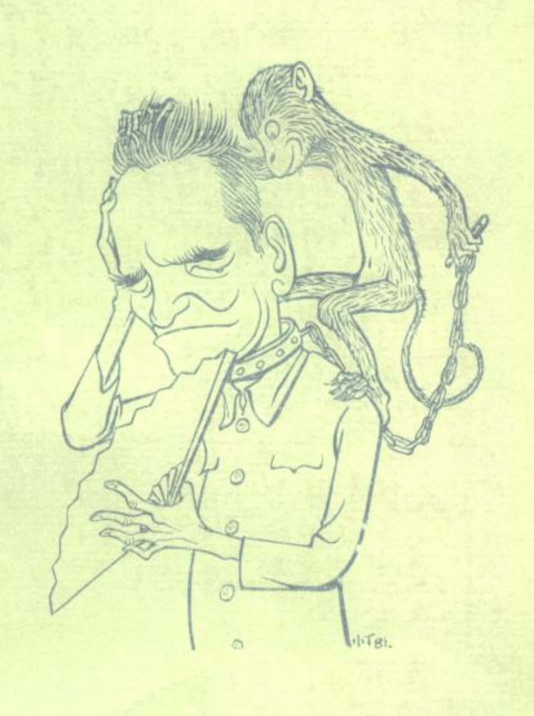
何迟相声创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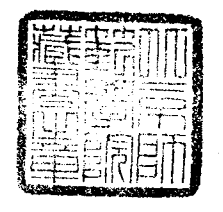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何迟相声创作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尔泗　金国亮

何迟相声创作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19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1/8　插页1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8069·130　定价：0.69元



作 者 像

一九六七年冬

献给人民的笑

陈白尘

《何迟相声创作集》行将出版了，作者却指定要我作序。

先是茫然，继而恍然！中国戏曲和相声是同一个祖师爷的。话剧虽然从外国引进，到底在中国土壤上“插队落户”七八十年，也该认同宗了。况且我搞过讽刺喜剧，这玩艺儿和相声又是近邻。“远亲不如近邻”嘛，这大概便是要我作序之故了。

说到近邻，其实还有一家，那叫漫画。我们——相声、讽刺喜剧和漫画这三家真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兴俱兴，一废俱废。说一句大话：我们三家的盛衰，可也标志着国家、社会的盛衰哩！比如说，一个国家里漫画特别发达，讽刺喜剧或相声也很兴旺，就说明这个国家很有生气，很民主，也很自信，她不怕讽刺。反之，连我们三家都不存在了，并不能证明她的健康强壮，而且是很有点问题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三年里就是这样，“四人帮”当权的那一阵里也是这样。

记得“四人帮”时期也有过标名叫“相声”的东西，演员在台上一边声嘶力竭地狂喊乱叫，一边还连蹦带跳地用形体动作来讨好观众，逼得观众起了恻隐之心，才勉强地拍两下子礼节性的巴掌，把他们送下台去。老实说，那时候我是为我们这些演员们暗弹珠泪的。笑，是笑不出来了。但是，正如没有讽刺便没有漫画一样，没有笑，也就没有相声。那时期相声是名

存实亡了。

"四人帮"之流真是聪敏绝顶的蠢人。他们总认为自己的才智足以改变人类的本性，足以使群众只知道高举拳头、山呼万岁而不懂得笑。因为笑这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可怕的。对于喊打倒"四人帮"的人好办，抓来关起就是。对于在背后笑你的人怎办？于是一切笑的艺术都倒楣了。首先，相声就不可笑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笑被公开禁止的时候，它会转入"地下"的。地下的"政治笑话"一出现，那个禁止笑的统治者也就快完蛋了。"四人帮"不是"追查"过所谓的"政治谣言"么？其实很多都是"政治笑话"。"政治笑话"还没"追查"完，而"追查"的笑话又大批大批产生了！其中一个，就是全国人民争相抢购"三公一母"螃蟹的笑话。但最大最大的笑话则是，"四人帮"一倒台，相声里首先被嘲笑的便是不让相声发笑的"四人帮"自己。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相声艺术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就拿相声本子来说，它本来是不登大雅之堂、为文人学士所不屑一顾的玩艺儿。解放后，我们老舍先生首先为相声演员写本子，把它引进了文学园地，我们的文学刊物也开始发表相声，并出现一些相声作家，何迟同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他的写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买猴儿》、《开会迷》等等，便是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可是好景不长，曾几何时，反右斗争一起，他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毒草，他本人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相声艺术便交了华盖运。到了六十年代初，相声又一度有"中兴"之势：在那浮肿病普遍流行的日子里，侯

宝林同志，这位相声大师没少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让我们渡过了三年难关。那时期，单单在我主持编务的《人民文学》上就发表过他的相声名著《关公战秦琼》和《阴阳五行》。这时候连刚摘掉“帽子”的何迟同志也发表了相声《高人一头的人》。可是又曾几何时，相声又由盛而衰，交了更大的厄运。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们这三家连同一切文学艺术不管你是荤的素的，红的白的，一古脑儿都送进黑色大染缸一锅煮了！就连我们的相声大师本身也难于幸免。而从此，相声在“旗手”的“指导”下走上最最最“革命”的道路，让观众严肃得都不笑了。但在群众之中却创造了相声大师的一段传说：说他被揪斗时如何戴上一吹气就高升的高帽子，以及如何爬在地上请罪等等，说得活灵活现。这可真是十年浩劫中唯一的、真正的一出相声剧！到了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年的劫数已满，“四人帮”被粉碎了！不用说，相声艺术立即复兴了，于是相声又有了笑，而且笑得更好！我们看到了象《假大空》这样的新作。而何迟同志也谱出了新篇章。收在这集子里的《新局长到来之后》和《高贵的女人》就是他的最近作品。但是我们的何迟同志冤狱虽已平反，而身体已被“四人帮”摧残到瘫痪在床了，最近他的右臂更遭到骨折之苦，已失去执笔写作的能力！这些新作是他在和疾病作艰苦斗争中以口述方法，由别的同志记录下的，献给人民的笑！他对于相声艺术的爱是如此之热烈！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的作家！

在我们回顾三十年相声艺术的历史中，特别是从相声创作所反映的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悲的现象。在五十年代的《买猴儿》和《开会迷》中，我们作者所讽刺的对象不过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和整天开会不顾儿子

死活的“开会迷”而已。在这些官僚主义者身上毋宁说多少还存在些可爱的东西，比如那采购员的办事迅速，就比现在那种拖拉作风强；“开会迷”公而忘私、毫不徇情也比如今讲“关系学”的人强。但一反右，说它是大毒草，是丑化我们的干部！好，毒草除了，到了六十年代初，我们出现了什么样干部呢？那是《关公战秦琼》里韩复榘他爹式的专横跋扈、盲目无知而又不懂装懂的乱搞瞎指挥的人物！这种人物可比“马大哈”、“开会迷”厉害得多，因为如果你不听他瞎指挥，他可以“不开饭”——饿死你！但话说回来，这样人物也还有点点儿优点，即他还很率真，不说假话。但不行，有人又喊道：“这是毒草！是恶毒攻击领导！”好，又打下去了。但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遇到什么样干部呢？那便是《假大空》里专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假大空”式的人物。他的危害，比“马大哈”、比韩复榘他爹那样的人物更厉害千万倍了！——自然，从“马大哈”到“假大空”都是作者创造的形象，并无其人。但作者总是反映了现实吧，那么为什么从这三篇相声里所反映出的干部，一个比一个更坏，一个比一个更具危害性呢？从“马大哈”变成韩复榘的爹，再变成“假大空”，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但能说这其中与我们的毒草论者批判、禁止这些相声丝毫无关么？难道说那些批判和禁止不是在客观上起了包庇、怂恿“马大哈”等类人物的作用，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终于变成了“假大空”么？

相声的盛衰，可以标志着国家社会的盛衰，但总不能左右着这盛衰。要说一篇相声便可以制止官僚主义的滋长和发展，那是吹牛。但让《买猴儿》说下去，“马大哈”总会少些而不会多些；让《关公战秦琼》经常表演，瞎指挥的人物总还有点警惕。

就凭这点，我们相声艺术就有永久存在下去的价值。只要有人类，就会有笑；只要人类还有落后面，就会有笑的艺术，就会有相声！我们可以叫“相声万岁”了，因为这倒不是吹牛，从优旃、优孟这些祖师爷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何迟同志那样热爱相声艺术是有道理的。我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相声来！

但有一个条件：我们可不要再产生韩复榘他爹！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

目　录

买 猴 儿

（对口相声）

乙 （恍然大悟似地，象是遇见老朋友）是你呀！

甲 （没有想起来，但不得不招呼）喔！

乙 （很亲热地）一晃有半年没见啦！哎呀，你比以前可瘦多啦！

甲 （心想我并不认识他呀）喔！（握手）恕我眼拙，您是……

乙 （肯定而热情地）咱们是老朋友啦！

甲 （仍怀疑）喔！

乙 咱们早就认识，你忘啦，去年夏天我结婚，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双心牌的暖水瓶。

甲 哦？

乙 我送给你五块六角钱。

甲 （想，自言自语）我送给他一个暖水瓶，双心牌儿，这么大的，他送给我五块六角钱。（问乙）这是在哪儿呢？这是……

乙 （不在意地）在百货公司啊！

甲 嗐！那是你花五块六角钱买了我们一个暖瓶。

乙 （严肃地）那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啊！

甲 我亲手交给你的？嗯，我是得亲手交给你。那年我正在百

货公司暖瓶柜台当售货员哪。你花钱买暖瓶，我不交给你交给谁？那是买，不是送。

乙　哎，这么说不显着亲热吗！

甲　没这么说的！

乙　真格的，从我买了那个暖瓶以后就没见过你。

甲　后来我当采购员出差办货去啦。

乙　喔，办了批什么货哪？

甲　你猜吧！

乙　暖瓶？

甲　不是。

乙　绸缎？

甲　不是。

乙　自行车？

甲　不是。

乙　那我猜不着啦！

甲　（沉默一会儿）我呀，买了一批猴儿！

乙　什么？

甲　猴儿！

乙　猴儿？

甲　对啦，猴儿。

乙　噢，皮猴儿吧？

甲　不，活的，猴儿嘛！去年九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差刚由外边回来，白天交了货，晚上刚躺下，就听见外边砸门，我老婆出去一看，我们科长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个紧急通知，信封上印着三个大红字：急！急！急！

乙　那是有要紧事。

甲　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只，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上面盖着我们科长的戳子。我一想，别睡啦，赶紧走吧！

乙　是啊！紧急任务嘛！

甲　赶紧到公司领钱，到车站买了票，开介绍信，到东北完成买猴任务。

乙　等等，我说你们百货公司买猴儿干什么用啊？

甲　是啊！我也是纳闷啊！百货公司也用不上猴儿啊。我这么一想：猴儿……猴儿能看家。

乙　（顺着他说）对啦！百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好几层楼，那么多科，那么多柜台，存着上千累万的国家财产，哪部分看家不用个猴儿啊！（马上推翻自己的见解）没听说过，那么大的百货公司用猴儿看家！

甲　我想也是。要不然就是猴儿……能耍，耍猴儿嘛！戴上花脸，穿上戏装，一敲锣，当当当当，耍猴儿。

乙　对啦，百货公司业务一扩大，买几十只猴儿一训练，添个耍猴部，到南市啊、鸟市啊一耍，多一笔收入。（马上推翻自己的看法）没听说过，百货公司兼营耍猴儿！那不成马戏团啦！

甲　可也是。我想要不然是用猴毛儿织毯子、打毛线……

乙　对，这还着点边儿，猴毛儿织毯子结实，织毛衣暖和。（又推翻）没听说过，那得多少猴儿啊！没听说过。

甲　（反倒向乙发急）那你说买猴儿能干什么？

乙　要依我说啊……我知道你们买猴儿干什么呀？我看八成是通知写错啦！

甲　我原先也这么想过，后来又一想，决不能啊！他已经调走啦！

乙　谁调走啦？

甲　我们科从前那位文书马先生——马大哈。

乙　叫什么？

甲　马大哈。

乙　马大哈？

甲　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乙　好名字！

甲　外号叫马大哈，真名不叫马大哈。先在我们科当文书，这位同志是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班净打电话，碰上我们这位科长是针尖儿大的事也得书面通知。有一天，我们科长要派王文元同志出差，叫马大哈写通知，两点上班，都三点三刻了，马大哈才迈着方步上班来啦。

乙　好，迟到了一点三刻钟。

甲　科长说："你又来晚啦！赶紧给王文元写个通知吧！"科长告诉他，这个通知这么这么写，科长说完，马大哈提笔就写，写了没几个字电话来啦！（学一个女人和老马打电话）"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看场电影去吧！""看什么片子啊？""《冷酷的心》。""不行，我正上班哪！""唉！我好心好意请你看电影，你泼了我一头冷水，你也太冷酷啦，你……""好，去吧！""好吧，老马呀，我四点一刻在光明电影院门口等你。"

乙　得，马上得走，三点三刻上的班，四点一刻就得见面，才干十五分钟工作。我说来电话的这位同志是谁呀？

甲　马大哈正搞恋爱哪！

乙　喔！

甲　马大哈三下五除二，大笔一挥，通知写好，拿着通知到科

长室，科长也没细看，叭，就盖了个章。马大哈跟科长说：“科长，我肚子疼，得到医务所去。”

乙　开三联单吧！

甲　马大哈开好三联单以后就……

乙　直奔医务所。

甲　直奔电影院。

乙　好劲！

甲　出差的那位王文元同志接到通知一看：“今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望明日办妥。”王文元一看离锦州一千来里，明天要办妥，可急坏啦！赶紧领出差费、开介绍信、取提货单、买火车票，慌手忙脚地到了锦州。到锦州找锦记货栈，找遍了锦州也没找着。从锦州往天津给科长打电话一问不要紧，敢情是通知上少写一个字。马大哈把“派你到锦州道锦记货栈提货”写成了“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啦！

乙　好，落了个“道”字，把这位王同志罚到锦州去啦！那么锦州道在哪啊？

甲　就在我们百货公司旁边。

乙　失之毫厘。

甲　谬以千里。

乙　甭问，这回准是又写错啦！

甲　不能，从那回起，马大哈调动工作啦！

乙　千万别当文书啦！

甲　当收货员啦。

乙　这回出不了问题啦！

甲　啊！问题就更大了。有一天仓库进货：五十桶香油，五十

桶桐油。

乙 我说你们百货公司怎么什么都卖呀？

甲 你看，百货俱全嘛。

乙 有你的。

甲 仓库来了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那天正赶上马大哈值班儿，桶的模样儿差不多，仓库主任一看说：“老马，可别弄错了，桐油可没法吃。这么办吧，老马，你用红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桐油’俩字，贴在桐油桶上，用蓝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香油’俩字，贴在香油桶上。”这么一来呀……

乙 可就分开啦！

甲 可就弄拧啦！

乙 那怎么回事？

甲 你听啊！老马一听说好吧，赶紧裁纸写字，纸也裁完啦，字也写好啦，打一碗糨子，把红标签拿过来，刷上糨子。

乙 桐油标签。

甲 把蓝标签也刷上糨子。

乙 香油标签。

甲 马大哈拿起标签将要往桶上贴，就听屋里当啷啷……电话响啦，马大哈进屋接电话。（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得，还是她！

甲 “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听场戏去吧！”“听谁呀？”“鲜灵霞今儿个演《杜十娘》。”

乙 爱听评戏。

甲 “不行，我正值班哪！”“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值班儿，我

就知道你跟李甲似的，对我不忠实。”“别生气呀，好，我去！我去！”“我六点钟在陆记面馆楼上等你，请你吃炸酱面。”老马一看表五点四十。

乙　还有二十分钟。

甲　赶紧撂下电话，洗了洗手，围上围巾，系上口罩，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了大门，上了电车，才上电车又下来啦！

乙　怎么？

甲　标签还没贴哪！赶紧往回跑，摘下帽子，脱了大衣，解下围巾，拿下口罩，端起糨子碗，心想快点贴，贴完好上陆记面馆，吃完炸酱面好听《杜十娘》。越想越乐，（哼评剧音乐过门）“冬根儿龙冬一根儿龙得儿龙得儿龙。”叭叭叭叭……一百张标签一会儿就贴完啦！一看表五点四十五。

乙　真快，连出门带进门加上贴标签，才五分钟。

甲　贴完之后，马大哈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一边走一边系口罩，跑出了大门，跳上了电车，“当得啷当一当一当当啷……”

乙　（用京剧韵白念法）陆记面馆吃面去了！

甲　（同上念法）百货公司可就乱了！

乙　怎么？

甲　马大哈一忙不要紧，把桐油的标签贴在香油桶上啦，把香油的标签贴在桐油桶上啦！

乙　那还不乱！

甲　第二天货物出库。第三天一清早，糕点厂厂长来啦，提溜着两包大八件、两包鸡蛋糕。

乙　送礼来啦！

甲　讲理来啦！是桐油大八件、桐油鸡蛋糕。

乙　那没法儿吃！

甲　正捣乱哪，南开大学伙食管理员也来啦！手提着一个大食盒，那天南开大学会餐，是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桐油炒鸡丁儿、桐油煎鲤鱼。

乙　这些菜叫马大哈吃去！

甲　正热闹着哪，家具公司来啦，扛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是香油油的桌子、香油油的椅子。

乙　真热闹。

甲　事儿闹大啦！经理亲自道歉，赔偿损失，给人家换货这才算完。

乙　马大哈哪？

甲　写了检查，又调动工作啦！

乙　可别当收货员啦！

甲　调到传达室去啦！就在我们科旁边，常见面。

乙　也得留神。这么一说你们科里文书不是他啦！

甲　早就换啦，换的这位文书，字写得又好又快，人又仔细，就是一样，身体不好，有胃病，常闹肚子。

乙　那不算毛病。

甲　我一想这回通知决错不了，既然是紧急通知，就得快点走。

乙　对，坚决完全任务。

甲　我赶紧爬出被窝儿，穿好衣服到公司找值班的领钱，开信，买票上车，第二天下午到了沈阳。

乙　得找商业局。

甲　我一去就先到了商业局，进门登了记，交了介绍信，给我让到会客室。

乙　按手续办事。

甲　没喝碗茶的工夫，进来了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介绍信，我赶紧站起来握手，"请坐，请坐。""贵姓?""沈。""喔!沈同志。""贵姓?""×。""喔，×同志。"人家把我让到沙发上，给我倒了碗茶，递了一根大生产牌的烟卷儿。

乙　挺客气。

甲　我说："我是天津百货公司的，上级派我到东北来办一批货，请多帮助!""那没问题，你们打算办什么货呢?"我说："我们公司打算买五十只猴儿。"人家说："买什么?"我说："买猴儿。""什么?"我说："猴儿。""什么猴儿?"我说："就是浑身上下有毛的那种猴儿嘛!"

乙　人家听着是新鲜。

甲　那位同志直抽凉气，右手拍脑门儿："猴儿!你们买猴儿……"人家也没问干什么用，说："好吧!买猴儿此地没有，到长白山下某县某村去买许有，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我拿这封信到那个村见了村长，村长一看信，也直抽凉气。

乙　有困难。

甲　说："长白山倒是有猴儿，可销路不大又难抓，猎户们谁也不愿意打猴儿啦!"我说，"这也是国家任务，村长多帮忙吧!"村长想了半天说："要非买不可，我家里倒有两只，可就是老点儿!"我一听挺高兴，心想只要有，老点就老点吧!我说："多少钱一只啊?"村长说："我留着也是没用，老猴儿啦!国家既有用，我捐献啦!"

乙　真痛快!

甲　村长领我到他家一看，好，这两只猴牙都掉啦!

乙　别要啦！

甲　要吧，是太老啦！不要吧，哪找去呀！村长看我也直抽凉气，说："这么办得啦，今天晚上咱们召开个猎户合作社社员大会，由你把买猴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讲一讲，动员一下，社员们要愿意上山打猴儿呢，更好，要是不愿意呢，再商量。"我一想，好吧，反正任务是非完成不可。到晚上，在村政府开了个买猴儿动员大会，到的人还不少，男男女女足有三四百口子。

乙　村里工作不错。

甲　村长先讲话："老乡们！上级政府介绍这位×同志到咱村买猴儿，希望咱们响应上级号召上山打猴儿，咱们欢迎×同志把买猴的重要意义及其重要性对大伙儿说说，欢迎啦！"大伙一鼓掌，我往桌子后头一站。

乙　讲讲吧！

甲　（作首长报告姿态）"老乡们！"

乙　（鼓掌）

甲　"同志们！"

乙　（鼓掌）

甲　（咳嗽）"我……（咳嗽）我……（咳嗽）我……"（问乙）我要说什么来着？

乙　你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甲　"同志们，上级派我来，到咱村买猴儿，这猴儿有什么用处呢？这猴……"（问乙）你说有什么用？

乙　我说——我知道猴儿有什么用处？

甲　（喝水）"这猴儿有什么用呢？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我们要进行建设，猴在建设过程当中……具有……具……

具……”

乙 怎么？没词啦？

甲 “我认为，猴是很聪明的(咳嗽)不好抓……人,人不就是它们变的吗？我想，大家……要问猴儿的作用在哪里，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关心，我就非说不可。”

乙 真麻烦，谁不让你说啦？

甲 “我一定说。”

乙 你说呀!

甲 “我马上说。”

乙 你倒是说呀!

甲 (急)你忙什么？你!(擦汗)“同志们，要说猴儿的作用……第一，猴能看家；第二,猴儿能演戏,对文化娱乐有不少贡献；第三，猴儿毛能打毛线……这几条虽然不全面，可再说，我们土地改革以后生活改善啦！谁家不养个猴儿啊!”

乙 没听说过!

甲 大伙一听我说得实在……

乙 实在有理。

甲 实在可乐，说：“咱们赶紧……”

乙 抓猴去吧!

甲 “睡觉去吧!”会也散啦，啥猴儿也没买着。

乙 这怎么办呢？

甲 我一琢磨，走。

乙 哪儿去？

甲 广东。

乙 广东？

甲 你没听说过，广东吃猴儿头吗？

乙　广东猴儿多。

甲　我先把两个老猴儿送回天津，搁在家里，嘱咐我老婆小心着喂，坐火车到塘沽，再坐轮船到广州，到广州一打听……

乙　卖猴的多啦！

甲　吃猴的少啦，从“三反”、“五反”以后提倡节约嘛。呆了半个多月才买了二十只。

乙　还差二十八只。

甲　又一琢磨，走。

乙　哪儿去？

甲　四川。

乙　四川有猴儿？

甲　你没念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吗？

乙　唐诗。

甲　赶紧由铁路上把二十只猴儿寄回天津，交给我老婆收养着，我就从广州坐粤汉路火车到汉口，坐轮船走长江，过三峡到重庆，由重庆坐成渝铁路火车到成都，到那又买了二十八只猴儿。

乙　任务胜利完成。

甲　我做了个大笼子，把二十八只猴装到一块儿，一路平安回到天津。我到家一看，我们家挤了一院子人。

乙　出什么事啦？

甲　看猴儿来啦！我老婆一见我拉着我的手就哭啦！说：“唉！你一出门半年多连个信也没有，我还当你叫猴儿给咬死啦哪！”我一看家里二十二只猴儿又肥又胖。我说：“别哭啦！我也平平安安地回来啦！猴也又肥又胖的就都放心啦！”我老婆说：“猴儿倒是胖啦！你瞧我……”

乙　也胖啦！

甲　“瘦得成猴儿啦！”跟老婆说了两句话儿，赶紧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乙　干什么？

甲　拉猴儿，大卡车开到公司门口下车，工友们往下抬笼子，我赶紧去见科长，科长一见我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啦！”科长说：“你哪去啦？”我说：“四川去啦！”科长说：“你上四川干什么去啦？”我说：“买猴儿去啦！”科长说：“谁叫你买猴去啦？”我说：“你叫我去的。”一边说我一边把有他盖章的那个通知拿出来，我说：“你看！”科长一看脸都白啦，说：“把王文书找来。”王文书一进门，科长说：“这是你写的吗？”王文书拿过来一看：“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只。”王文书一边看一边跺脚说：“马大哈呀，马大哈！你害苦了我啦！”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是这么回事，那天科长将要出门开会，走以前叫王文书给我写通知，已经五点四十啦！剩二十分钟就下班了！科长告诉王文书说：“给××写个通知，叫他到东北角××厂买猴儿牌肥皂五十箱，快点，写完马上给他家送去，我开会去啦。”王文书一边听一边赶快打个草底，他看科长要走，说：“科长先别走，你一走没法盖章啦！”科长说：“不行，等我开会哪！这么办吧，我先盖上戳儿，你后写。”王文书递给他个空白条，科长盖上戳儿就走啦！王文书坐下赶紧就写，心想不快点写，一下班可就没人给送信啦！一看表五点五十。

乙　剩十分钟。

甲　王文书赶紧找了个通讯员来，叫通讯员在旁边等着，写好就送走，王文书拿笔就写：“××同志：今派你……”刚写到“你”字这儿，就觉得肚子疼，勉强又写了三个字“到东北”，实在坐不住啦！非上厕所不可，一看表五点五十六。

乙　剩四分钟。

甲　通讯员在旁边直催：“王文书，快点写呀！”这会儿马大哈一推门进来啦！王文书说：“好，老马，我正想你哪！来，赶紧替我写几个字，我这有草底，你照着写吧。”老马说：“好吧！交给我吧！”坐下就写。一看上面写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马大哈操起笔看了看草底心里想词儿：“今派你到东北角火速买猴儿牌肥皂五十箱。”想好了刚要接着东北的“北”字写，就听电话响，通讯员接电话：“老马，找你。”马大哈一接电话就听里面说：

甲乙　（同时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还是她！

甲　可不还是她嘛！“老马，咱们看场京戏去吧！”“好，去吧！看谁呀？”“中国戏院李少春的《闹天宫》。”“猴儿戏。”“七点半我在中国戏院门口等你。”马大哈撂下电话，心里一高兴，扯了个“云手”，起“四击头”，“仓仓登崩仓另仓”，坐在椅子上操笔就写。“火速买猴儿五十只”。他老先生把东北角的“角”还有“牌”跟“肥皂”四个字落下了。“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在盖好的图章上面写上我们科长的名字，通讯员送到我手里，可不就成了“××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

猴儿五十只”了吗！

乙　他落了四个字，你跑了半拉中国，你们科长还不火吗？

甲　科长说：“把马大哈找来！”这时候仓库主任跑上来啦，气得话也说不上来啦！说：“我叫马大哈喂猴儿，马大哈单等打开笼子的工夫接电话，把猴儿都放跑啦！”我们下楼一看，好！百货公司成了猴山啦！楼上也是猴儿，楼下也是猴儿，嘁哧咯嚓，暖瓶部暖瓶也摔啦！稀哩哗啦，五金部的钢精锅也倒啦！买主东奔西散，店员们左冲右撞，经理一看说赶紧关门，叫全体工作人员来参加拿猴儿，折腾了多半夜，再一看我们百货公司啊……

乙　哼！

甲　成破烂摊儿啦！

乙　那五十只猴儿怎么办？

甲　卖给谁也不要，送给土山公园啦！

乙　马大哈呢？

甲　喂猴儿去啦！马大哈到公园工作以后，经过一番反省，是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毛病也改啦！把猴儿喂得又肥又胖。有一天我到公园去玩，远远儿的就瞧见马大哈啦！一见我，他直害臊，我赶紧过去握了握手，我说：“老马，别看你罚我去东北，到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我还得谢谢你！”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说：“这回幸亏是‘猴儿牌肥皂’，要是‘白熊牌香脂’，我非跑北冰洋去不可！”

乙　那你就游遍全世界啦。

（一九五三年）

868473

开 会 迷

（对口相声）

甲
乙 （同时说话）原来是你呀！（握手）

乙 咱们可有一年多没见面儿啦！这会儿你在哪儿工作哪？

甲 还在机器制造厂哪。

乙 搞什么哪？

甲 干旋床子啦。

乙 当旋工，那太好啦！（仔细端详甲的面孔，摇头，惊叹不已）唉呀，你怎么这么瘦啊！

甲 嗯……你猜吧。

乙 （想）我猜……准是工作累的。

甲 （摇头）不是！

乙 学习太紧张？

甲 （仍然摇头）不是。

乙 那你怎么这么瘦哪？

甲 你不是问我怎么这么瘦吗？

乙 啊。

甲 （淡然）开会开的！

乙 （吃惊）什么？

甲 开会开的。

乙 开会开的？开会怎么能把人开瘦了哪？

甲　嗐，这都怨我们车间主任哪！

乙　怨你们车间主任？你胖也好，瘦也好，碍你们车间主任什么事啦？

甲　你听啊，我们这个车间主任哪，与众不同；成天价忙的满头大汗，没有一会儿闲着的工夫儿，不管见谁都面带微笑，事无大小一律积极努力，不管大小事他自己决不拿一点儿主意，一律由群众讨论解决，外带一点儿嗜好也没有，既不爱抽烟，也不好喝酒。

乙　那是好人啊！

甲　每到星期日休息的工夫，人家都是逛逛公园啊，看看电影啊，我们这位车间主任，既不爱逛公园，也不爱看电影。

乙　那爱什么哪？

甲　就爱开会！

乙　就爱开会？

甲　以开会为唯一的工作方法——他还有个说法，叫做“走群众路线”。

乙　没听说过。

甲　不但爱开会，还最喜欢在大会上讲话：他不但不管大小事都得开会，而且不管大小会都得作报告；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了，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在作报告这一点上他也有个说法，叫做“往下贯彻”。

乙　贯彻什么呢？

甲　凡是他认为要打通别人的思想时，就“往下贯彻”。

乙　真有意思。

甲　又是“群众路线”，又是“往下贯彻”，这就是“领导与群

众结合”。

乙 这倒是结合得挺妙。

甲 久而久之，工人们给起了个外号儿。

乙 叫什么哪?

甲 叫“开会迷”。

乙 他开他的会，他作他的报告，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甲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兼职多呀!

乙 他兼职多碍你什么啦?

甲 我兼的职也不少啊!

乙 那碍他什么啦?

甲 巧啦，我们俩人兼的职都兼到一块儿啦! 我兼这几职都在他领导之下，他召集开会，我得去呀! 他作报告，我得听啊!

乙 噢! 那么你们俩人到底都是怎么兼的职哪?

甲 你听啊：我是行政小组长，他是车间主任；我是工会福利委员，他是工会副主席；我是篮球队干事，他是篮球队队长；我是伙食团委员，他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业余评剧团秘书，他是业余评剧团团长。我在他领导之下，少说，一天得开五个会! 就拿昨天一天说吧，八点上班，七点半先开个班前碰头儿会。

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

甲 讨论个别工人们为了打扑克、钓鱼不上班，能否当作请事假照发工资的问题。

乙 那还用讨论哪?

甲 十二点下班，吃完饭开工会委员会。

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

甲　讨论工人业余学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

乙　没听说过！

甲　开完会，一看表才一点半，离上班还有半小时，趁这工夫……

乙　休息休息吧！

甲　开技术研究会。

乙　研究什么问题哪？

甲　研究旋工车间和诊疗所的合并问题。

乙　旋工车间和诊疗所儿怎么合并哪？没听说过！

甲　还没开完技术研究会哪，到两点啦，赶紧上班。六点下班，吃完晚饭六点三十五，撂下饭碗走出食堂，赶紧回……

乙　赶紧回宿舍。

甲　赶紧回车间。

乙　干吗哪？

甲　开班后碰头儿会。

乙　讨论什么哪？

甲　讨论工人们下班之后，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

乙　没听说过。工人下班儿排队回家？成小学生啦！

甲　开完班后碰头儿会，一看表，八点四十五，大伙儿走出了车间，是直奔……

乙　是直奔宿舍。

甲　直奔礼堂。

乙　干吗哪？

甲　开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积极分子联席会。

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

甲　讨论一百年后工人福利问题。

乙　一百年后的事，干吗现在就讨论哪？
甲　要展望一下儿共产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啊！
乙　多美丽也甭这么老早就讨论哪！
甲　开完会以后，大伙儿说，这回咱们可该回……
乙　可该回宿舍啦！
甲　可该回车间啦！
乙　回车间睡觉？
甲　不，回车间开会。
乙　怎么还开会呀？
甲　啊，是得开！
乙　怎么？
甲　都七点半啦！又该开班前碰头儿会啦！
乙　一夜没睡！
甲　这还有个名字。
乙　什么名字？
甲　叫做开会流水作业法。
乙　没听说过。
甲　要照这么开会法，甭多，连着开这么两个月会呀，工人们就都……
乙　就都习惯啦！
甲　就都住院啦！
乙　是够呛！
甲　说正经的，咱们这一年多没见面，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乙　什么事呀？
甲　我有爱人啦。
乙　那我得给你道喜。

甲　先别道喜。

乙　怎么哪？

甲　差点儿吹啦！

乙　怎么会吹啦哪？感情不好？

甲　感情好极啦！

乙　闹别扭啦？

甲　没闹别扭。

乙　那怎么会吹啦哪？

甲　开会开的。

乙　没听说过。开会跟恋爱这是两回事，有什么关系呀？

甲　没关系？没工夫见面呀！

乙　她不在天津？

甲　在天津，就在小王庄住。

乙　在小王庄住，怎么见不着面儿哪？

甲　你听啊！她也是工人，她要是歇日班，我恰好歇夜班；她要是歇夜班，我又歇日班；她星期三休息，我星期六；她星期六休息，我星期三；她星期日休息，我星期一。

乙　她星期一休息，你星期日。

甲　赶巧啦我们俩人碰到一天休息啦！（笑）

乙　见面啦！

甲　开会啦！

乙　真巧！

甲　从去年我们俩人就叫开会闹的好几回都没见着面。我爱人早就对我有意见啦！我们从今年一月就用电话联系，费了挺大的劲，联系来联系去，到今年三月二十号，才联系上。

乙　好嘛，联系了两个多月！

甲　明儿三月二十一号——星期日，赶上我们俩都歇班，我们俩在电话里定规好啦，明儿早晨准九点在水上公园，五岛，那个大花棚子底下，第五根砖柱子旁边儿见面，不见不散。

乙　干吗定规这么仔细呀？

甲　要不水上公园那么大，哪儿找去呀？三月二十，星期六，我下了班赶紧吃饭。吃完饭，骑上自行车回家。到了家，歇了一会儿，我把闹钟拨到七点半上，钻被窝儿就睡。心里高兴，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睡着啦。睡的正香着哪，就听：（大声地）当……！

乙　（吓一大跳）怎么回事？

甲　闹钟响啦。

乙　吓我一跳！

甲　一看表正七点半。我赶紧起床，穿衣裳，下地，生火，烧水，漱口，洗脸，拢头，刮胡子，擦皮鞋，把自行车儿推到当院，心想：从我这儿到水上公园得走四十分钟，早点走，我早点到等她，别叫她等我。盘算好啦，一看表正八点，才一迈腿儿，就听外边叫门：梆梆梆梆梆梆！开门一看……

乙　谁呀？

甲　通讯员老王挺倔（操河南口音）：“走！”我说：“哪儿去呀？”“开会。”我说：“今儿星期日呀！”“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开什么会呀？”“业余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

乙　怎么评剧团开会也找你呀？

甲　不是告诉你啦嘛，开会迷是评剧团团长，我是评剧团秘书

嘛。

乙 那你怎么办哪？

甲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少说有好儿个月没见面儿啦！劳驾，你帮我请个假得啦！"老王说："那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那是私事，你能为私事耽误公事？"我这么一听，对，走！

乙 哪儿去呀？

甲 （学老王）"开会。"我们俩人骑上车，直奔评剧团排演室，到那儿一看表正九点。

乙 不用说，人都到齐啦。

甲 就开会迷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哪！大伙儿知道是开会迷召开的会议，谁都不愿意来。

乙 那你就走吧！

甲 走不了啊！

乙 怎么？

甲 开会迷在门口一坐，许进不许出！

乙 太损啦！

甲 十点三刻人才到齐，人到齐之后，开会迷说："好吧，咱们赶紧开会。"开会迷宣布开会，大伙心想："咱们听听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非在星期日开会不可！"

乙 是得听听。那么到底为什么开会哪？

甲 为了买脸盆！

乙 什么？

甲 买脸盆！为了评剧团要买两个脸盆！

乙 买俩脸盆也值得开会？

甲 没告诉你，开会迷就这个毛病嘛！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

站：“同志们！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评剧团的脸盆问题。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统一思想，统一步骤，为根本解决脸盆问题而斗争！”

乙　用得着费这么大的事吗？

甲　（学开会迷）“同志们！评剧团的全体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的诸位同志们！”

乙　这个罗嗦啊！

甲　（学开会迷）“同志们！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们是不演戏的，当时也没有评戏，因此，也就发生不了当前评剧团所存在的脸盆问题……”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学开会迷）“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一天发展，一天比一天进步，因此，就产生了戏剧艺术，由于要演戏，就需要化装，要化装就必须卸装，卸了装，就需要洗掉它，为了洗掉它，就需要脸盆。”

乙　这不跟没说一样嘛！

甲　（学开会迷）“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可是破的焊也焊不成了，因此，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脸盆。当然这两个新脸盆早晚也会破的，不过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脸盆是必须买的。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在一般情况之下，男同志主张用素脸盆，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希望用花脸盆；同时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花脸盆的，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素脸盆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统一思想。否则，在买回脸盆的时候，如果全买的是

素脸盆，那么女同志会有意见；如果全买的是花脸盆，那么男同志又会有意见。因此，我们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对立中求得统一，为了保证我们行动的一致，我们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的分歧。”

乙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甲　（学开会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民主的讨论。”大伙儿这么一听……

乙　这个乐呀？

甲　这个气呀！

乙　怎么？

甲　怎么！这问题没法讨论哪！大伙儿心说：“好容易盼个星期日，为了芝麻大点儿事，把我们叫来，开这种毫无必要的会，开吧！反正我们不发言，我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乙　哼，谁也不会满意！

甲　开会迷等了十来分钟，又动员大伙儿发言：“同志们，别保持沉默，谁打第一炮啊？”等了半天还是一个说话的没有。又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没人说话。这会儿，开会迷一看大伙儿的神气就明白啦：“噢，你们这是成心跟我为难哪！你们成心不发言，叫我这个会没法开是不是？好吧，反正我是主席，你们不发言，我决不散会！”

乙　没见过这样开会的！

甲　这会儿开会的人：画小人的画小人，看小说的看小说，剪指甲的剪指甲，玩手表的玩手表。正僵着哪，开会迷的大儿子跑进来了：“爸爸，都一点多啦，怎么还不回去吃饭

哪？”

乙　趁坡儿下驴，开会迷就回家吃饭去吧！

甲　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转过头儿跟孩子说话：“吃饭？谈不到，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看样子今天午饭是吃不成啦，不用说午饭，就连晚饭也未必回得去！这么说吧，这三五天之内你们就不用打算我回家吃饭啦，你们先吃得啦！”

乙　不象话！

甲　开会迷的大儿子出去啦。大伙儿一想：“这是开会迷成心跟咱们怄气啊！”干脆，更不发言啦！又过了十几分钟，这会儿工会主席进来啦，一看大伙儿坐在那儿鸦雀无声，低着头，各人想各人的事，工会主席心说：“这是干什么呀？”就问：“星期日你们还不到外头休息？走走走，出去玩会儿去！”

乙　那就走吧。

甲　这会儿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话啦：“主席，玩是谈不到，你没看见，这不正开会哪吗？看这样子，这个会大概三五个月未必能开的完。主席，我们求你点事，你务必给我们办到了，请你派几个人到我们家里，告诉我们家，这三五个月，我们是回不去啦，叫家里把被卧褥子给我们捎来。要不然，天这么冷，一连气儿开几个月的会，不都冻坏啦！”工会主席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

乙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甲　“别开玩笑啦。”他一推门就出去啦。工会主席才出去，开会迷的大儿子又来啦：“爸爸，您赶紧回去吧，我弟弟病啦！”

乙　那就走吧！

甲　开会迷瞧了瞧大伙儿，叹了口气："唉，孩子，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大概在这三五年里这个会是开不完啦，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我托付她，叫她多费心把你弟弟送到医院去，要好了呢更好……万一要……谁叫我在这三五年里还得开会哪！"

乙　不象话！

甲　开会迷的大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抹着眼泪就出去啦，才出门儿不大会儿，厂长一推门儿进来啦，一看大伙儿这个样子，莫名其妙！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哪?!为什么不玩玩儿去？"

乙　趁这机会散会得啦！

甲　刚才说话的那位同志又站起来啦："厂长，我们这是开会哪。看这样子这个会大概在三五十年里是开不完啦！我们成年价在这儿开会倒不要紧，可是生产得受多大损失啊！我们天天在这儿开会不生产，还照样拿工钱，我们于心不忍哪！这么办，我们是决不能再拿国家的工钱啦，只求厂里想办法照顾一下我们的家属，我们就是在这儿开一辈子会，也感念工厂对我们的好处啦！"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大伙儿正跟开会迷怄气哪，我一看表一点三刻！

乙　你爱人可等了你四个多钟头啦！还不赶紧走？

甲　我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水上公园。到了，把车存起来，买门票进了公园门，就跑啊！跑到桥那儿就喘不上气来啦！跑到廊子那儿腿就酸啦！跑到四面厅就觉得脑袋发沉，眼前冒金星！又勉强跑了几十步，到了图书馆后面，一看，在路椅旁边儿等着我哪！心里一高兴，一口

气儿跑到路椅那儿，过去一握手，我喘了喘气，定了定神，睁眼一看……

乙 是你爱人？

甲 哪儿啊，一个白胡子老头儿！

乙 那怎么回事啊？

甲 这位老头儿，大近视眼，也等人哪！我坐在路椅上歇了一会儿，往旁边一看，就看路椅的椅子背儿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乙 怎么写的呀？

甲 “我等你到一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英。”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回去吧！

乙 还是没见着面儿！

甲 又叫开会给耽误啦！

乙 再联系吧！

甲 这回从三月二十二号开始联系，联系到六月十八号才联系上。

乙 差点儿又是三个月！

甲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俩人都歇班儿。

乙 这回在哪儿见面？

甲 在人民公园见面。我们俩在电话里商量好啦，在人民公园，老虎笼子旁边，那趟木头栏杆那儿见面。

乙 定规的可真仔细。

甲 就这么仔细还见不着哪！星期六下了班，赶紧吃完晚饭，骑车回了家，歇了一会儿，把闹钟拨到七点半，心里一高兴，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睡着啦。睡的正香哪，就听：当……！

乙　正七点半！

甲　我赶紧起床，穿衣服，下地，生火，烧水，漱口，洗脸，刮胡子，擦皮鞋，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心说："我早点儿去，这回我等她，可别叫她再等我啦！"盘算好啦，一看表正八点，才一迈腿儿，就听外面：梆梆梆！

乙　有人叫门！

甲　我开门一看！

乙　谁呀？

甲　（学老王）"走"！

乙　又是他！哪儿去呀？

甲　（学老王）"开会！"

乙　今儿是星期日呀！

甲　（学老王）"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乙　开什么会呀？

甲　（学老王）"伙食团召开紧急会议。"

乙　怎么伙食团开会也找你呀？

甲　没告诉你说，开会迷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伙食团委员吗？

乙　跟爱人有约会，半年多没见啦，请假。

甲　（学老王）"你那是私事，开会是公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乙　哪儿去呀？

甲　（学老王）"开会。"我们俩人骑车直奔工厂食堂，到食堂一看表正九点。

乙　人都到齐啦。

甲　就开会迷一个人来啦！十点一刻才来人，十一点人才到齐。到齐之后，开会迷宣布开会。

乙　今日为什么开会呀？

甲　下星期二是我们工厂的厂庆节，要会餐，今儿讨论会餐问题。

乙　这也不必要开紧急会议呀！

甲　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站：“伙食团委员们，诸位同志们，今天我这个报告……”

乙　会餐，干吗作报告啊？

甲　（学开会迷）“我这个报告题目叫：在民主的旗帜下为完成厂庆节全厂职工的会餐任务而奋斗！”

乙　奋斗？这怎么奋斗啊！

甲　大伙儿这么一听就急啦！就冲这个题目，两个钟头完不了啊！开会迷接着说：“同志们！”哗……，大伙儿鼓掌。“同志们！”哗……，大伙儿鼓掌。“同志们！”哗……，反正开会迷一开嘴，大伙儿就鼓掌。

乙　那是大伙儿不愿意听他说话呀！

甲　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会迷讲话，大伙儿对他讲话早就有意见啦！开会迷一想：挺好的一篇讲演，看样子今天是讲不了啦！这么办吧：“同志们，放心吧，今天的会很简单，马上就完，而且今天会上我决不讲话！”大伙儿这才安静下来。

乙　那好极啦！

甲　嗐，还不如讲话哪！

乙　怎么？

甲　开会迷宣布选举法！

乙　选举法？什么选举法？选举伙食团委员？

甲　哪儿啊！选举会餐的菜码儿。

乙　那怎么选举啊？

甲　开会迷叫大伙儿提候选菜，然后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举出七个菜来，作为厂庆节会餐的菜码儿。

乙　没听说过！那么你们提候选菜了没有？

甲　提啦。嘿！这个提熘鱼片儿，那个提汆丸子；这个提炖牛肉，那个提摊黄菜；这个提炒榨菜，那个提烹对虾。到会的一百多人提了足有二三百个候选菜！

乙　那怎么选哪！

甲　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加以选举。

乙　选了没有？

甲　选啦。

乙　那你还不趁大伙儿选举的工夫赶紧溜了？

甲　我走不了啦！

乙　怎么走了？

甲　我被选上啦！

乙　你被选上当菜吃啦？

甲　哪儿呀！我被选上当唱票人啦！

乙　真糟！

甲　你算，二三百个菜，每人选七票——六个菜、一个汤，票又不集中，唱了足有一个半钟头才唱完。不计算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菜选出来。好容易算完啦，一查票数不对，又重算，折腾了好几回才算对。

乙　算对了就赶紧走吧！

甲　还是走不了！

乙　怎么？

甲　叫我宣布选举结果。

乙　你宣布了没有啊？

甲　宣布啦！我往桌子后头一站：（看手表）“同志们！我们选举的结果是：（边哭边念）焦熘丸子四十三票，糖醋鲤鱼三十二票，榨菜炒肉丝二十一票，（痛哭失声）清炖小鸡三十五票，烹对虾五十二票，炒笋子二十九票，鸡血酸辣汤四十七票。同志们哪……我可怎么办哪！”

乙　你哭什么，你？

甲　我是得哭！

乙　怎么？

甲　啊？都三点一刻啦！

乙　就快走吧！

甲　我赶紧走出食堂，骑上车直奔人民公园，一路上自行车儿又净掉链子，好容易到了人民公园儿门口，到存车处存了车，我买了门票往里就跑，一口气就跑到动物园那儿，脑袋也晕啦，眼睛直冒金花儿，睁眼这么一看，就看见老虎的栏杆儿后头，来来回回的正在那儿溜达哪！

乙　你爱人？

甲　哪儿啊，大老虎！

乙　你爱人哪？

甲　早走啦！我走到老虎笼子旁边，扒着栏杆儿定了定神，低头一看，就见栏杆儿上头写了一行字：“这回我等你到两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找我了。”

乙　荚。

甲　还“荚”哪！

乙　这可怎么办哪？

甲　再给她打电话呀，明明是她接的，告诉我：不在！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我一想啊，写信！平信怕接不到！写挂号信；发信第二天回执就来啦！我拿过回执一看，上面写着："此人已经不在了！"我一看，字是她自己写的。

乙　那是火儿啦！

甲　急的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我一想这么办。

乙　怎么办？

甲　打电报。

乙　等等儿，你爱人在哪儿住哇？

甲　就在小王庄。

乙　就在本市，能打电报吗？

甲　跟电讯局一交涉，人家还真给打啦！当天晚上就接到回电。

乙　怎么写的哪？

甲　"此人已经不在了，英。"

乙　不在啦怎么还"英"哪！

甲　我这么一看要吹！赶紧托人去跟她解释，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啦。这回又约定好了，第二天还在水上公园见面。星期六回家，我八点钟就睡啦！

乙　干吗那么早哇？

甲　我一想，这回我来个笨鸟儿先飞吧。每回都是早八点老王来送通知，今儿个我八点就睡，明儿早晨四点起床，五点出发，看你们哪儿找我去！睡觉以前，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都找出来啦，数了数一共一千二百多张，什么样儿的会都有，我把它分门别类捆了好几捆，捆完之后，躺下睡觉。才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看见这些开会通知都活啦，

这个拉我开那个会，那个拉我开这个会，东拉西拽，差点儿把我给拆喽！我正着急哪，就听：哐……！

乙　怎么回事？

甲　小猫儿把锅碰地下啦。我睁眼一看，闹钟才两点三刻。

乙　走吧。

甲　我哪儿去呀？

乙　水上公园儿去呀。

甲　半夜三更两点半钟我到水上公园儿找谁去呀？睡是睡不着啦，起来穿好衣服，提笔就写。

乙　写什么哪？

甲　给厂长写意见书，再不提意见可真不行啦。

乙　怎么？

甲　成天净顾了开会，我的生产任务有七个月没完成啦！夜校考试才考了两分，连这回已经留了两回级啦！写完意见书，再一看表四点一刻。

乙　行，这会儿走差不多啦！

甲　洗了洗脸，喝了口水，又呆了一会儿，才四点三十五，出了屋门，我一看天还不亮哪！走到大门那儿，拔下了门闩，我对着大门一站，越想越可乐！

乙　你乐什么，你？

甲　我乐的是不管怎么样，老王今天算找不着我啦！（看表）四点二十，走吧！我打开了大门，门一开，就看外边儿站着个人。

乙　谁呀？

甲　（学老王）“你起来啦？”

乙　哟！老王怎么这么早就来啦？

甲　（学老王）“我起猛啦！”

乙　真糟！

甲　（学老王）“走！”

乙　哪儿去？

甲乙　开会！

乙　今是星期日呀！

甲乙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乙　开什么会呀？

甲　（学老王）“今天开一个减少开会的动员大会。”

乙　减少开会还开动员大会？跟他说：跟爱人有八九个月没见啦，请假！

甲乙　（学老王）“那是私事，开会是公事，你能为私事妨碍公事？”

甲　我跟老王说：“你别着急，别的会我不去，今天这个会我是非去不可，这么的，今天我的自行车坏啦，你陪我走几步，来，我给你推着自行车儿。”老王说：“别客气，别客气。”说着，我就把老王的自行车推过来啦，跟着他一边儿走一边儿说话，顺便把意见书交给老王，托老王把这封信交给厂长。又走了没几步，噌！我一下子就跳上自行车，蹬车就跑！我在前面儿跑，老王在后边就追。老王追了半天没追上，我一口气儿就跑到了水上公园，一看表还不到六点哪！

乙　今天准见着面儿啦吧？

甲　不但见了面儿，这一天的工夫，连结婚证书都领下来啦。说话这就结婚！

乙　谁的主婚人哪？

甲　双方家长。

乙　谁的证婚人哪？

甲　我们车间主任。

乙　开会迷？

甲　对啦！到这一天，借我们工厂礼堂举行结婚礼。晚上七点多钟举行的。第一项，主婚人讲话。

乙　谁说哪？

甲　我母亲简单的说了几句。第二项，证婚人讲话。

乙　哟，那得开会迷讲啦！

甲　开会迷往那儿一站："同志们……"才说了个"同志们"，下面儿有些个人互相一努嘴儿，离门口近的人扭头就走啦！紧接着一个一个的往外溜！

乙　群众意见太大啦！

甲　这回开会迷的讲话病又犯啦！好，这篇讲演，从七点一刻讲起，从他一开讲我就开始睡觉，我睡醒了一觉，一看表九点半，我这么一听，开会迷还在那儿讲话哪！我揉了揉眼睛，往下面这么一看哪……

乙　大概一个人也没有啦吧？

甲　就剩一个人啦，也在那儿睡觉哪！

乙　这位同志爱听开会迷讲演！

甲　哪儿啊，那是我爱人。

乙　她怎么不走哇？

甲　今天不是我们俩结婚嘛！

乙　要不是你们俩结婚哪？

甲　那，她也就早走啦！

（一九五五年）

逛 北 京

（对口相声）

乙 怎么老没见你呀？

甲 前×个月我到北京去了一趟。

乙 要说北京可真是好地方，可惜，我活这么大没到北京去过，早晚非去一趟不可。

甲 （骄傲地）我没告诉你说嘛，北京我可去过了，该看的都看啦，该玩儿的都玩儿啦！

乙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哪？

甲 还在工厂工作哪。

乙 你是借什么机会去的北京啊？

甲 前×个月我们工厂打算买个锅炉，正要派人还没派哪，那会儿我正当采购员，我一想：我不趁这机会玩儿趟北京，还等甚么呀！我跟我们科长说："科长，到北京买锅炉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一定谨慎负责，兢兢业业，多找找，多看看，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乙 对！对工作应该抱这种态度。

甲 我们科长说："好吧，就派你去吧。这么办，我把老王也派去，叫他跟你一块儿完成这个任务。你去把老王叫来吧。"

乙 对，俩人比一个人好办事。

甲 我见了老王，跟老王一说，老王乐的当时就蹦起来啦！

乙 怎么回事？

甲 他也没去过北京，“嘿，这回可闹对付啦，长这么大没到过北京，这回到北京可得好好儿看看，好好儿玩玩儿！”

乙 净想着玩儿，那可不行！

甲 我跟老王见了科长，科长把锅炉的规格，对锅炉的要求，跟我们作了详细的交待；又交给我们一张锅炉的图纸；开了介绍信，领了款；我把这些东西搁到皮包里头，跟老王买了车票，上火车，直奔北京完成买锅炉任务。

乙 等等儿，你们科长给了你们几天期限哪？

甲 五天。

乙 从你们那儿到北京得走多大工夫？

甲 七八小时。

乙 来回占两天时间，用三天办事，成啦！

甲 我跟老王上了火车，心里这个乐就别提啦：“哎呀，今天盼明天盼，总算盼到这一天啦！上北京……哈！”在火车上，我们买了《北京游览指南》，又听了火车上广播员对北京的介绍，乐的我们是坐也坐不稳，站也站不住，恨不能一开车就到！

乙 哪儿至于呀！

甲 正着急哪，就听广播里说：“诸位旅客同志请注意，前面停车站就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车站，旅客同志们请准备下车吧。”我听到这儿，“哧溜”一下子就跑到火车门儿那儿，才到火车门儿那儿，又回来啦。

乙 怎么？

甲 把皮包给忘了。回去拿了皮包，不大会儿工夫就到了北京车站。一到车站，我要下车，服务员就把我揪住啦！

乙　那怎么回事儿？

甲　啊？车还开着哪。等火车停稳之后，我跟老王下了车，一口气儿就跑出了车站，才出车站，就看见左手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儿画的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旁边儿写着这么大个儿的字：中山公园、故宫、北海、颐和园、八大处，我跟老王一口气儿跑到牌子底下，就订开计划啦！

乙　计划怎么买锅炉？

甲　计划怎么逛北京。

乙　你们的任务不是买锅炉吗？

甲　那忙什么呀？还有三天哪。我们俩人在前门附近找了家旅馆一住，赶紧找服务员打听。

乙　打听锅炉怎么买？

甲　打听北京怎么逛。在服务员帮助之下，我们订了头一天的计划。订完了计划，我催老王赶紧睡觉，我说："老王，咱们赶紧睡，可别误了明天……"

乙　别误了明天的工作？

甲　别误了明天开眼，我们俩人不到八点半就躺下啦，我睡着睡着，"嗤喽"一下子就醒啦，一看窗户，太阳都出来啦。我说："老王，醒醒儿，醒醒儿，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我们俩人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漱完口一看表才三点半。

乙　怎么三点半太阳就出来啦？

甲　哪儿是太阳啊，电灯！

乙　赶紧出去吧。

甲　半夜三更哪儿去呀？又睡了一觉，赶到天大亮啦，我们俩人出了旅馆，坐上三轮儿……

乙　买锅炉去？

甲　逛公园儿去。到了中山公园，进了前门儿，逛了社稷坛，看了唐花坞，瞧了瞧金鱼，划了会儿小船儿。中午在来今雨轩吃的西餐，吃完饭，出中山公园东门儿，买票进故宫，逛了三大殿，看了看东宫，在御花园休息了一会儿，出后门儿奔北海。进北海，先上小白塔儿，看看全城的风景，下来坐摆渡过太液池，上了岸，直奔九龙壁。嗬，这九龙壁可真好啊，龙都跟活的一样。出北海后门儿，坐三轮儿到缸瓦市，进沙锅居吃白煮肉。吃完白煮肉，坐三轮儿奔大众剧场，看中国京剧院杜近芳的《玉堂春》，看完《玉堂春》回旅馆，一看表十二点半，催老王赶紧脱衣服睡觉。

乙　我说锅炉哪？

甲　忙什么呀，还有两天哪！睡到半夜，"噔喽"一机灵，我就醒啦，一看表……

乙　三点半？

甲　不，四点多啦！

乙　起来吧！

甲　起来?！离天亮还有俩钟头哪！又睡了一觉，到七点来钟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漱完口，跟老王出旅馆，坐三轮儿奔天坛。进了天坛，直奔祈年殿；出了祈年殿，直奔回音壁；过了回音壁，到了祭天的天坛。要说天坛的建筑可真是世界少有哇！逛完了天坛，奔陶然亭。逛完了陶然亭，一看表十二点，坐电车到前门。

乙　到前门干什么？

甲　前门月盛斋吃饭。月盛斋的酱羊肉可有名。吃完饭，奔东安市场；逛完东安市场，逛百货大楼；出了百货大楼逛美术供应社，附带又到新华书店看了看，再一看表正六点，

又回到东安市场。

乙　怎么又回去啦？

甲　到东来顺儿吃涮锅子。吃完了涮锅子，就手儿在吉祥戏院看中国评剧院小白玉霜儿的《秦香莲》，唱的好！看完戏，坐三轮儿回旅馆，一看表十二点三刻，催老王赶紧睡觉。睡到半夜，“咕喽”，我又醒啦，一看表……

乙　四点半？

甲　六点三刻，赶紧叫醒老王，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漱完口，坐三轮儿到前门汽车站上车。

乙　买锅炉去？

甲　逛颐和园去。哎呀，颐和园可真是太漂亮啦！我们两个人逛了长廊、谐趣园、排云殿、石舫，绕回来又逛了龙王庙，看了看铜牛，看了看十七孔桥，在颐和园吃的饭。吃完饭出颐和园，赶紧上汽车。

乙　干吗哪？

甲　逛卧佛寺。坐汽车到卧佛寺，嗬！这卧佛可真不错！逛完卧佛寺，捎带着又看了看紫竹林，然后赶紧上汽车进城里。进城到全聚德，这回可真饿啦，我们俩吃了半只多烤鸭子，喝了这么粗这么高两瓶白干儿。

乙　你们俩人，一人喝一大瓶白干儿？

甲　对！出了全聚德，坐三轮儿赶紧……

乙　买锅炉去？

甲　买车票去。

乙　买车票？

甲　是呀，科长就给了我们五天限哪！

乙　锅炉哪？

甲　别忙啊，明儿还有大半天哪！我们俩坐上三轮儿直奔前门买了车票，决定明天坐下午两点的火车回去，买完车票……

乙　该看戏去啦。

甲　看不了戏啦！

乙　怎么？

甲　我们俩酒劲儿上来啦！脚底下直拌蒜，话也说不利落啦，回旅馆吧！回到旅馆，衣服也没脱，躺下就睡着啦，睡呀睡呀，睡呀睡呀，我"嗤喽"一下子又醒啦，一看表……

乙　六点三刻？

甲　一点三刻！

乙　半夜一点三刻？

甲　哪儿呀，第二天下午一点三刻！

乙　你们不是买的两点钟的车票吗？

甲　是呀！

乙　差一刻就开车啦。

甲　可把我急坏啦！我赶紧叫老王，怎么叫也不醒，用手摇晃，摇晃也不醒！

乙　怎么？

甲　喝醉啦！我可真急啦，含了口凉茶，"噗——"朝老王脸上一喷，我这只手拉着老王，这只手拿着皮包，撒腿就往外跑。出旅馆门儿，跑了没多远，旅馆服务员就追上来啦！

乙　怎么？

甲　还没给旅馆钱哪！赶紧给旅馆开了帐，一看表已一点五十二分。

乙　快跑吧，差八分就开车！

甲　好在我们住的旅馆离火车站不算远，我跟老王一通儿紧跑，跑进了车站，赶紧上火车，才上车，就听："门儿——"车就开啦。

乙　真悬！

甲　我们俩浑身是汗，不用说衬衫儿，连毛背心儿都透啦！坐在火车上，车这么一颠，连醉带累，又睡着啦。就听火车"咣当咣当……"咣当了有半个多钟头，我们俩人睁眼这么一看哪，到了丰台啦。我们俩打了俩哈欠，喝了口酽茶，就听火车"门儿——"我们俩赶紧往车下就跑。

乙　干什么跑啊？

甲　是得跑！

乙　怎么哪？

甲　到丰台开车的时候儿才想起来……

乙　想起什么来啦？

甲　锅炉还没买哪！

乙　早干什么来着！

甲　我们俩个人赶紧往车门儿跑，下火车脚才着站台，车就开啦！

乙　太危险啦！

甲　我们俩直奔车站售票处。

乙　对，赶紧买票回北京。

甲　买不了啦！

乙　怎么？

甲　皮包丢火车上啦！

乙　火车哪？

甲　开走啦！

乙　找站长吧！

甲　站长真不错，看了看我们的工作证，借给我们两张到北京的车票，我们又返回了北京，到北京才下午三点半。

乙　赶紧买锅炉去吧！

甲　还是买不了啊！

乙　怎么？

甲　没钱哪！

乙　那怎么办？

甲　先欠着，回去再把钱寄来吧！总算把锅炉买啦！买了锅炉，赶紧运了回去，到了厂子里一瞧，坏啦！

乙　怎么？

甲　锅炉比锅炉房还大哪！

乙　啊！

（一九五五年）

今晚七点钟开始

（对口相声）

〔乙问甲几个国际时事问题，甲都不知道。

乙　（笑）老张，我看不是你的脑子不好，你呀，根本没看报！

甲　什么？

乙　你根本没看报？

甲　谁说我没看报！看来着。

乙　看来着？你怎么连这么点儿普通的时事常识都不知道哪？

甲　真看来着，不信你问我哪天哪个电影院演什么电影儿，我都知道！

乙　啊！合算你净看电影广告来着！

甲　哎，我就对电影广告有兴趣！

乙　老张，看报净看电影广告可不行啊，对当前国际、国内许多事情不知道的话，用你的话来说，那真是非落后不可。看来，你对学习可不怎么努力啊！

甲　是。你的批评我完全接受。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批评和自我批评象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的重要，要没有批评自我批评，我们就要从政治上腐化了，就不能进步了。老王，（落泪）我完全接受你的意见，你对我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诚恳、尖锐、坦白、直率。我听了你的批评不但没引起我的反感，反而感觉到同志间的友爱，感觉到你这是在政治上对我的关心，我非常感谢你！我向你保证，（向观众）我向

在座的全体同志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一个革命干部，甚至于不是一个好的公民，我……我……(哭)

乙 老张，不要太难过，以后加紧学习就是了。

甲 (擦了擦眼泪)对。我这个人的脾气是知过必改，善于从错误中接受教训，而且是说干就干。我这个人生活态度是最严肃不过的。老王，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我就要揭开我生命的新的一页，我就要努力学习，用一切办法来提高我自己。

乙 那真是好极了！

甲 你看我学习什么好呢？

乙 那要看你自己的志愿啦。

甲 现在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向科学大进军，我的志愿是想作一位科学家，而且我从一小儿就对科学发生很大的兴趣，一心想做个伟大的科学家。

乙 嗯，那很好嘛。

甲 我的计划是：要努力学习，加强锻炼；要在七年内达到全国水平，成为一个有全国水平的科学家。

乙 那好极啦！

甲 在十二年之内，我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

乙 那太好啦！

甲 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数学水平太低！

乙 那不要紧，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迎头赶上。

甲 对，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我先补习数学。今天是一九五六年×月××号，由今天起，我先温习算术四则；一个

月以后，我再补习几何、三角儿，到一九五七年我开始学习大代数，一九五八年我一定要搞通微积分，一九五九年我想专门研究一年数学辩证法，然后用三年的时间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乙　是呀，这都是应该学的。

甲　光学这些东西还不算，当一个科学家必须能掌握几种外语。我要在七年内，除了学习数学以外，还要学会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比利时文、缅甸文、不丹文、尼泊尔文、印度文、希腊文、意大利文……

乙　其实不必一定要学这么多文字。

甲　(不以为然)哎！每掌握一种外国文，就是掌握一把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啊！

乙　噢，只要有精力，那你就学吧。

甲　到第八年我就要开始发明创造了：我要发明一种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我要创造一种原子太阳，我要使这种太阳完全服从我的指挥，象电灯一样，要亮就亮，要暗就暗，需要太阳的时候儿，一按电门，“奔儿”，太阳就亮啦！不需要太阳的时候儿，一按电门，“奔儿”，太阳就灭啦！我还要创造一种人造雨、人造风、人造雷、人造闪。这几部机器都在我屋里摆着，天旱的时候需要下雨，我坐在我屋里就这么一按电门，“奔儿”，(看天空)哗哗哗……就下起雨来啦；庄稼开花儿的时候需要传粉，我坐在屋里一按电门，“奔儿”，(看庄稼)呼呼呼……风就刮起来啦；当人们需要闪和雷的时候，我坐在屋里一按电门……

甲乙　“奔儿”！

甲　(看天空)刷——一道闪电，轰隆隆隆……雷就响起来啦！到那个时候儿，老王，我们就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且有充分可能掌握住大自然了！老王，到那个时候，人类要刮风就刮风，要下雨就下雨，我们不但能指挥风雨，而且也能指挥那永恒的太阳了！(擦汗)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骄傲地屹立在地球之上了！老王，你看我这想法儿怎么样？

乙　我不懂科学，假如你能解决了这些问题，能有这样高的科学成就，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

甲　我很感谢你的鼓励，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说到就能做到，今天我向你说的话，(向观众)当着在座诸位同志说的话，那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咬牙)我要不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乙　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

甲　那么我就要开始学习啦！

乙　今儿晚上七点钟？

甲　对，今儿晚上七点钟。

乙　好吧，祝你成功，(握手)那咱们再见！

甲　再见！

乙　再见。(走了几步)

甲　(大声地)回来回来回来！

乙　有什么事呀？

甲　(吸了一口凉气)啧，老王，你看我行吗？

乙　只要有决心就行。

甲　我算术程度太差！

乙　架不住努力啊。

甲　我理化程度也不高！

乙　架不住刻苦学习呀。

甲　那么多种外国文，哪儿就学完啦！

乙　你怕麻烦还行吗！

甲　再说，从我的性格方面说，我干科学未必合适，我这个人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成天价叫我趴在那儿算算术，站到试验室里头作试验，弄那些个瓶瓶罐罐儿的，干不了十分钟我心里就起急！

乙　那怎么办哪！你不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甲　决心我是下啦，那决不能动摇，而且我一定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就开始干，可是我必须确定一门对我最合适的事业来干，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乙　（吸了一口凉气）嗯……那倒也是。那么你想干什么哪？

甲　我呀，我不当科学家啦，我干军事。

乙　你对军事有兴趣？

甲　是呀，我从小儿对军事就有很大的兴趣，想当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乙　你不是刚才说从小就对科学有兴趣吗？

甲　是呀，同时对军事也有兴趣。

乙　噢，那么你在军事方面有基础？

甲　有基础，小时候儿我当过童子军。

乙　那行吗？

甲　架不住努力学习呀。虽然说当前国际形势有些缓和，可是军事人材国家仍然是需要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军事科学也还是会存在的。

乙　那倒是。

甲　我一定努力学习，加强锻炼，争取在七年内达到全国水平，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军事家。

乙　噢。

甲　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我先自修制式教练，从“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开始，加强锻炼我的体格，学习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各种本领，今天是一九五六年×月××号，从今天起，我争取在三个月内作完制式教练的一切练习；从今年后半年开始学习射击：三点成一线，心要稳，眼要准——（作射击姿式）“梆！”争取在一年内成为神枪手，百发百中，弹不虚发，每一粒子弹都能中靶，不但能中靶，而且能射中中心——“梆！梆！”

乙　等等儿，等等儿！你先别“梆”，谁发给你枪啊？

甲　我买一枝。

乙　谁卖给你呀？

甲　步枪没人卖，汽枪还没人卖吗？

乙　用汽枪练习射击，没听说过！

甲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绣花针”！

乙　那倒是。

甲　成为神枪手以后，我要在七年内研究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海战学、陆战学、侦察学。这还不算，作为一位军事家，还必须研究天文学、气象学、地形学。不但要研究这些东西，作为指挥近代战争的一个指挥员来说，还必须要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这还不算，还

要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乙　嗯！

甲　这还不算……

乙　还不算！

甲　而且要向古典军事家学习，阅读古典军事著作，要精通孙武兵法，要研究三国时代诸葛亮的军事经验、司马懿的军事经验、孙权的军事经验；要研究五胡乱华战争史，研究有名的淝水之战，要研究库图佐夫打败拿破仑的战争经验。除此以外，还要研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这样，我研究了这些东西，在七年以后达到全国水平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七年以后，我想写出一本军事著作来，我要写一本《古今中外军事辨证法》，从哲学的观点总结世界各种战争的经验；写一本《科学的战争论》，专门总结一下各种各样的战争规律性。这样，我想在十二年内达到世界水平也是有把握的。到那时候，我们国家将从有着最完整，最有系统，最先进的军事科学而自豪。（擦汗，向乙）你看怎么样啊？

乙　我不懂军事，假如你能下决心研究这些问题，得到这样的成就，那当然是很好的。

甲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那么，今天晚七点钟我就开始学习啦！我这个人是说到就做到，今天我向你说的话，（对观众）当着在座的同志们说的话，那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咬牙）我要不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乙　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

甲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那么，我就要开始学习啦。

乙　今儿晚上七点钟？

甲　对，今儿晚上准七点。

乙　好吧，祝你成功！（握手）那咱们再见！

甲　再见。

乙　再见。（走了几步）

甲　（大声地）回来回来回来！

乙　有什么事吗？

甲　（吸了口凉气）啧，老王，你看我行吗？

乙　只要有决心学习就行。

甲　干军事，我的体格太差呀！

乙　架不住锻炼哪。

甲　我军事知识太少！

乙　架不住刻苦学习呀。

甲　那么多种学科，哪儿就学完啦！

乙　你怕麻烦还行？

甲　再说，我的性格干军事未必合适，我这个人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

乙　喜动不喜静，干军事正合适啊。

甲　不行啊，太困难啦！研究骑兵我没有马，研究炮兵我没有炮，研究空军我没有飞机，研究海军我没有兵舰，我从哪儿研究起哪？

乙　那你参军去呀！

甲　参军？

乙　啊。

甲　那多累的慌啊！

乙　怕累还行啊！你不是已经下决心啦吗？！

甲　决心我是下啦，那决不能动摇，而且我一定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就开始学习。可是我必须确定一门儿比科学、军事更适合我的事业来干，才能更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

乙　（吸了口凉气）嗯……那倒也是。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甲　我呀，我不干军事啦，我干艺术。

乙　你对艺术有兴趣？

甲　是呀，我从一小儿对艺术就有很大的兴趣。

乙　你不是刚才说从小儿对科学、军事都有兴趣吗？！

甲　是呀，同时对艺术也有兴趣。

乙　噢，那么你在艺术方面有基础？

甲　有基础，我上高小的时候，国文老考八十五分，图画老考八十分，每有晚会我都出节目：数快板儿、说相声儿。化装照像的时候儿，我还化装过一个大师傅，得过三等奖，学校奖给我一个墨盒儿、一枝毛笔。我从小儿就有着艺术天才，想当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乙　你那点儿基础行吗？

甲　架不住努力学习呀，当前我们祖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用艺术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鼓励人民的建设热情，艺术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艺术也将达到更加繁荣的地步。而且我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干艺术工作的要经常跑跑工厂，下下农村，唱唱歌儿，演演戏，写写文章，这对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艺术理论，加强艺术实践，争取在七年内达到全国水平，十二年之后达到国际水平，要追上鲁迅、郭沫若、茅盾、高尔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十二年后你再见到我呀，到

那个时候儿，也许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艺术家啦！

乙 噢……

甲 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我要首先补习语文。

乙 （看表）现在可都六点三十七分半啦！

甲 对！还有二十二分半钟我就要开始啦！今天是一九五六年×月××号，我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首先补习语文，从中学三年级语文课本读起，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初中语文，两个月的时间读完高中语文，五个月的时间自修到大学程度，然后开始阅读文艺作品，用半年时间读完鲁迅的作品：《彷徨》、《呐喊》、《华盖集》、《而已集》、《朝花夕拾》、《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坟》、《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故事新编》、《热风》、《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鲁迅书简》及其它研究鲁迅的各种著作。再用半年时间读完郭沫若的《天地玄黄》、《今昔蒲剑》、《少年时代》、《革命春秋》、《抱箭集》、《地下的笑声》、《屈原》、《虎符》、《南冠草》、《棠棣之花》、《筑》、《孔雀胆》；这还不算，还要用一年时间念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警世通言》、《封神演义》、《今古奇观》、《东周列国志》，外带历代神仙传；这还不算，还要用半年时间读完六十种曲、李笠翁十种曲，《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琵琶记》、《京剧丛刊》、《定县秧歌选》；这还不算……

乙 还不算？

甲 再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契诃夫的《巫婆集》、《出诊集》、《三

年集》、《苦恼集》、《宴会集》、《嫁妆集》、《食客集》、《晃光集》、《妻子集》、《恐怖集》、《爱情集》、《镜子集》、《父亲集》、《新娘集》、《决斗集》、《艺术集》、《农民集》、《邻居集》、《醋栗集》、《校长集》、《老年集》、《儿童集》、《歌女集》、《仇敌集》、《美人集》、《三姊妹》、《樱桃园》、《伊凡诺夫》、《海鸥》，有工夫再研究《万尼亚舅舅》；这还不算……

乙　还不算？

甲　还要用一年时间读完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普希金、罗曼罗兰、肖伯纳的全部作品。再用一年时间要读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国语》、《国策》、《左传》、《尚书》、《诗经》、《楚辞》、《二十四史》、《四库全书》。

乙　四库全书？你念得完吗？

甲　架不住努力呀。这还不算，当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懂马列主义是不行的，还要用一年时间读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读完《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季米特洛夫文集》，研究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七年以后要开始写我自己的作品，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在这五年内要完成四百个短篇，编成四个集子：鲁迅有《而已集》，我要编一本儿《呜呼集》；鲁迅有《伪自由书》，我要编一本儿《真自由书》；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要写一本儿《宇宙洪流》；郭沫若有《地下的笑声》，我要编一本儿《天上的哭泣》。此外，还要写两个多幕剧，契诃夫有《樱桃园》、《三姊妹》，我要写《苹果园》、《五妯娌》；巴尔扎克有一本儿《高老头》，我要写一本儿《高大嫂》；

屠格涅夫有一本儿《处女地》，我要写一本儿《妇女山》。最后，我要集中中国农民革命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努力写一本儿长达百万言的长篇小说。

乙　叫什么？

甲　叫《中国四万万五千万阿Q是怎么样站起来的》！

乙　叫什么？

甲　叫《中国四万万五千万阿Q是怎么样站起来的》！

乙　啊？……

甲　到那个时候儿，就不单俄国有高尔基，我就成——中国的高尔础啦！

乙　高尔础哪？

甲　老王，十二年之后，咱们再见了面，我可能就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啦！（向观众）同志们！让我们为新中国艺术的繁荣而奋斗吧，让我们创作不辜负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而努力吧！（向乙）你看怎么样？

乙　嗷，嗷！可以可以！

甲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说到哪儿就能做到哪儿，今天我向你说的话，（对观众）当着在座的同志们说的话，那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咬牙）要是我不能实现这个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乙　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

甲　那我就开始学习啦！

乙　今儿晚七点钟？！

甲　对，今儿晚上七点钟。

乙　好吧。（握手）咱们再见！

甲　再见。

乙　再见。(走了几步)

甲
乙　(同时说)回来回来回来！

乙　又出什么事啦？

甲
乙　(同时吸了一口凉气，同时说)嘖！老王，你看我行吗！

乙　(火儿)我说，你怎么啦这是？

甲　我……我……

乙　你不是下决心干艺术啦吗？！

甲　……是呀，下啦，这回的决心决不变啦。我要脑袋一热就变，脑袋一热就变，那我成什么人啦！没告诉你嘛，我这个人别的好处没有，说到哪儿准能做到哪儿！既然下定决心，我就得有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魄力、不达到目的决不停止的勇气！我要再变的话，你就别认我做朋友啦！今天我跟你说的话，(向观众)在座的同志们都是证人，我要没有决心的话，不但你别拿我当朋友，在座的诸位同志，谁见着我都可以用吐沫唾我！我要再变，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干部，就不配做新社会的一个公民！从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我一定开始我的学习计划，一定努力争取作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乙　今儿晚上七点钟开始?!

甲　今儿晚上七点钟一定开始。

乙　(看表)哎呀，现在可差五分钟就到七点啦，你还不赶紧回去！

甲　几点啦？

乙　差五分七点。

甲　（非常着急）哎呀，那我可得赶紧走！

乙　回去学习？

甲　不是，七点钟还有人等着我打扑克儿哪！

乙　那么学习哪？

甲　考虑考虑，明儿晚上七点钟再说吧！

乙　啊！

（一九五六年）

高人一头的人

（对口相声）

〔甲乙二人登场，向观众鞠躬后，同时转身，正好打了个照面儿。

甲　（十分热情地）这不是老乙吗！

乙　（也非常热情）这不是老甲吗！你这是从哪儿来？

甲　从××来。哎呀老乙，咱们大概有十几年不见，也没在一块儿说过相声啦！

乙　可不，足有十三四年啦！

甲　这回我出差到××来，咱们无论如何得找个机会合作说一回。

乙　那一定。老甲，想当初咱们中学同学的时候儿，就常在一起听相声，也一块儿说相声。

甲　是啊，咱们虽然一直是业余相声爱好者，可那会全××的人，谁不知道咱们俩人哪！

乙　这十几年来，你在××，我在××，我每回一听相声就想你，过年过节上台说相声的时候儿，更想你。

甲　我也怪想你的！老乙，你是真想我啊？还是假想我啊！

乙　这还能说瞎话吗！

甲　其实用不着想我！

乙　怎么哪？

甲　（得意）咱们虽然远隔好几千里，你在××我在××，我

相信你准常听到我的声音！

乙　（不解）怎么哪？

甲　（急于表现）××电台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

乙　（了然）噢！听到过，听到过！

甲　往后再想我的时候儿，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得意）咱们虽然远隔好几千里，你在××我在××，我相信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乙　（不解）怎么哪？

甲　（急于表现）有些刊物常约我在业余写点相声，我常在刊物上发表相声创作，我想你不能没见到过！

乙　（了然）噢！见到过，见到过！

甲　往后再想我的时候儿，可以翻翻我的作品。（突然）怎么样？

乙　（茫然）什么怎么样？

甲　我问你对于我在电台上跟刊物上发表的相声印象怎么样？

乙　噢！很好，印象很好，好！

甲　老朋友，可别客气！

乙　的确好，好极啦！

甲　提点儿意见！

乙　我一点儿意见也没有！

甲　多少提几句。

乙　我一句意见也没有！

甲　多少提一丁点儿！

乙　我一丁点儿意见也没有！

甲　我发表了这么多作品，你就一点儿缺点也没看出来！

乙　要说缺点还能一点儿没有，比如说，你最近发表的那个段

子我就有点儿意见……

甲 （怕乙说出缺点，打断乙的话）嗐！缺点没有，优点还能没有吗！

乙 (了解了)噢！想听优点哪！有！有！要说优点可太多啦！

甲 多少提两句！

乙 你写的相声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技巧纯熟；题材别致，风格清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吸收了传统相声艺术之精华，又富于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感。你虽然是业余相声作家，实在比专业作家都高，你的作品可以说为我国相声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啊！

甲 （高兴之至）不够，不够！过奖，哈哈哈，过奖啦！

乙 （其实是讽刺）老甲啊老甲，没想到咱们才十多年不见，你简直成了相声权威啦！

甲 （爱听）什么？

乙 （恭维）相声权威！

甲 （舒服）哪里，哪里！

乙 （恭维）喜剧专家！

甲 （爱听）什么？

乙 （恭维）喜剧专家！

甲 （舒服）不敢，不敢！

乙 （恭维）幽默大师！

甲 （更爱听）什么？

乙 （恭维）幽默大师！

甲 （陶醉）再说一遍！

乙 （严肃而缓慢地）幽默大师！

甲　（忘形）索性再说一遍！

乙　（讽刺地）幽默大师！

甲　（极为舒服）哈哈哈哈哈哈哈！客气，客气！（擦眼泪）

乙　趁着你这回到××来，我可得跟你学习学习。

甲　太谦虚了，我得跟你学习。（三十度鞠躬）

乙　不，我得跟你学习。（三十度鞠躬）

甲　我得虚心向你请教。（六十度鞠躬）

乙　不，我得虚心向你请教。（六十度鞠躬）

甲　我一定拜你为师。（九十度大鞠躬）

乙　可不敢，我一定拜你为师。（九十度大鞠躬）

甲　拜谁为师？

乙　拜你为师。

甲　真的？

乙　真的。

甲　那……就这么办吧！

乙　（向观众）啊！他到实受啦！

甲　别这么客气，你就是不拜我为师，你要找我研究哪段儿相声，我也不能不教给你！

乙　那到是。

甲　（傲气）那么现在你打算跟我学哪一段相声哪？

乙　我……我还没想好准跟你学哪一段儿呢！

甲　想好了找我去！

乙　那一定，一定！

甲　听说你这几年也写了几段相声？

乙　业余抓点工夫儿才学着写，不多，这几年也不过写了五六个段子。你这几年写了几个段子？

甲　也不多，我这几年也不过写了十六七个段子。

乙　（对观众）好！比我多十一段儿！（对甲）这么说，你写的可比我多多啦！

甲　（谦虚）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听说你出了一本儿书？

乙　对啦，出了挺薄挺薄的一个小薄本儿。（用手比）听说你也出了本儿书？

甲　嗐，不值一提，出了不算很薄，也不算很厚的一本中流本儿（用手比）。

乙　（对观众）他这一比，比我那本儿厚二寸多！（对甲）你出的那本儿书，比我出的那本儿可厚多啦！

甲　（谦虚地）其实，厚也厚不了多少！（用手比）

乙　还不厚哪！就你这一比划足够三寸！

甲　比《水浒传》不是薄多啦！

乙　对啦，比《辞源》更薄多啦！

甲　听说你那本儿书销路挺好？

乙　不算好，到现在才销了七万来册。听说你那本儿书销路很好？

甲　好什么呀！到现在才销了十七万册。

乙　（对观众）好！比我那本儿多销了十万。（对甲）那你那本儿书比我那本儿书影响可大多啦！

甲　（谦虚）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啦？

乙　那是这么回事，那年业余相声演员会演，领导上鼓励，得了个三等奖。听说你也有个作品得奖啦？

甲　那是这么回事，那年业余相声演员会演，领导上非给我头等奖不可，我直说不要不要，还给了个二等奖。

乙　（对观众）比我高一等！（对甲）这么说你写的作品比我

写的可高多多啦！

甲　（谦虚）其实，高也高不了多少。这几年，你有了这么大成绩，我想你一定加入曲艺工作者协会了吧？

乙　是啊，我加入××曲协啦，我想你……

甲　你加入的是哪个协会？

乙　我加入的是××曲协。

甲　我加入的是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

乙　（对观众）高！连他加入的协会都比我高！（对甲）那你的身分可比我高多多啦！

甲乙　其实，高也高不了多少。

乙　老甲，咱们这么多年不见，听你一介绍，无论在艺术上、地位上，你比我可都高得多多啦！

甲　可不能这么说，人跟人不能比，我比你也不过稍微高那么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就是啦！

乙　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是高吗！（对观众）您听明白没有？合着他处处都比我高出一头来！

甲　老乙啊，你得给我道喜！

乙　怎么？

甲　我结婚啦！

乙　你也得给我道喜。

甲　怎么？

乙　我也结婚啦！

甲乙　同喜，同喜！

甲　你什么时候儿结的婚？

乙　我十年前结的婚。你什么时候儿结的婚？

甲　我十一年前结的婚。

乙　（对观众）比我早一年。（对甲）这么一说，你结婚比我早多多啦？

甲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今年多大年纪啦？

乙　我爱人今年三十四。你爱人今年多大年纪啦？

甲　我爱人今年二十九。

乙　（对观众）小五岁！（对甲）这么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轻多多啦！

甲　按说，年轻也年轻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什么文化水平？

乙　我爱人初中毕业。你爱人什么文化水平？

甲　我爱人高中毕业。

乙　（对观众）又高上来了！（对甲）这么说，你爱人比我爱人文化水平高多多啦！

甲　（谦虚）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作什么工作？

乙　我爱人当小学教员。你爱人作什么工作？

甲　我爱人当中学教员。

乙　这么说，你爱人比我爱人能力大多多啦！

甲　（谦虚）按说，大也大不到哪儿去。你爱人长的什么样儿脸庞儿？

乙　（对观众）他都有兴趣！（对甲）我爱人长方脸儿。你爱人长的什么样脸庞儿？

甲　我爱人鸭蛋脸儿！

乙　啊！这么说，你爱人比我爱人漂亮多多啦！

甲
乙　按说，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乙　老甲，你这位爱人我虽然没见过，听你一介绍，无论在文

化上、能力上、模样儿上，你爱人比我爱人各方面儿可都高得多多啦！

甲　可不能那么说！人跟人不能比，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就是啦！

乙　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是高吗！（对观众）合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甲　老乙啊！你还得给我道喜。

乙　我为什么还给你道喜啊？

甲　我有个上三年级的男孩子啦！

乙　你也得给我道喜！

甲　怎么？

乙　我也有个上三年级的男孩子啦！

甲乙　同喜，同喜！

甲　你这孩子长多高啦？

乙　（用手比胸部）到我这儿。你那孩子长多高啦？

甲　（用手比耳下）到我这儿。

乙　（对观众）正高一头！（对甲）那你孩子比我孩子可高多多啦！

甲　（谦虚）叫真儿说，高也高不了多大一块。你孩子今年年考平均多少分儿？

乙　我这孩子考得不太好，平均八十一分儿。你那孩子年考平均多少分儿？

甲　我那孩子也不太好！平均八十五分儿。

乙　（对观众）多四分儿！（对甲）那你孩子比我孩子的功课可强多多啦！

甲　（谦虚）叫真儿说，强也强不了一大块。你孩子胳臂上戴

几道儿？

乙　我孩子胳臂上戴两道儿。你孩子胳臂上戴几道儿？

甲　我孩子胳臂上戴三道儿。

乙　（对观众）多一道儿！（对甲）那你孩子比我孩子可进步多多啦！

甲　（谦虚）叫真儿说，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你孩子今年打了几回架？

乙　（对观众）这也比！（对甲）我孩子今年打了六场架。你那孩子今年打了几场架？

甲　我那孩子今年才打了四场架。

乙　（对观众）少打两场架！（对甲）那你孩子可比我那孩子老实多多啦！

甲　（谦虚）叫真儿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你孩子一天刷几遍牙？

乙　（对观众）什么都比！（对甲）我孩子一天刷两遍牙。你孩子一天刷几遍牙？

甲　我孩子一天刷五遍牙！

乙　（对观众）也不怕刷秃了皮！（对甲）你孩子比我孩子可卫生多多啦！

甲
乙　叫真儿说，卫生也卫生不了一大块！

乙　（对观众）卫生也有论块的！

甲　你那孩子到晚上一个人儿敢出门儿吗？

乙　我那孩子天一黑就不敢出门儿！你那孩子……

甲　我那孩子后半夜一人儿敢上厕所。

乙　（对观众）高！无一处不高。（对甲）你这孩子比我孩子

可勇敢多多啦！

甲乙　叫真儿说，勇敢也勇敢不了一大块。

甲　你这孩子一次能吃几个冰激凌？

乙　（对观众摇头）啧！（对甲）我那孩子根本不爱吃冰激凌！

甲　我那孩子一次能吃七个！

乙　这么说，你孩子比我那孩子可……可那什么（对观众）这叫人怎么夸呀！（对甲）老甲，你这孩子我虽然没见过，叫你一介绍，无论在功课方面、操行方面、卫生方面以及吃冰激凌方面比我那孩子可都高多多啦！

甲　可不能这么说……

甲乙　人跟人不能比，我/你的孩子比你/我的孩子，也不过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就是啦！

乙　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是高吗！（对观众）合着他的孩子，他的老婆，连他本人儿都处处比我高一头。

甲　老乙，你还在原来地方住吗？

乙　早搬家啦！

甲　你住了几间房？

乙　两间。

甲　我住了三间！你住的是什么样儿房？

乙　平房。

甲　我住的是楼房！你住的房光线怎么样？

乙　背阴。

甲乙　我/你住的房朝阳！

甲　你这衬衣是什么料子的？

乙　府绸的。

甲　我这是纺绸的，你这裤子是什么料子的？

乙　柞丝绸的。

甲　我这是凡尔丁的！你这双鞋是什么皮的？

乙　猪皮的。

甲
乙　（一齐抬脚）我
你这是牛皮的！

甲　你的表几点啦！

乙　九点半。你的表十点半？（以演出当时时间为准）

甲　不，也九点半！

乙　我当你的表走得特别快哪！

甲　你的表十几钻！

乙　十五钻。

甲　我的表十七钻。你这表什么壳儿？

乙　铜壳儿。

甲
乙　我
你这表钢壳儿！

甲　你这表敢往地下摔吗？

乙　不敢！

甲　我这表敢往地下摔！（马上要摔）

乙　（忙制止）我信，我信！（对观众）东西一到他手里都特别！

甲　你这笔灌多少滴墨水儿？

乙　二十一滴。

甲　我这笔灌二十五滴。你这笔什么帽儿？

乙　钢帽儿！

甲
乙　我
你这笔金帽儿！

甲　你这枝笔哪儿来的？

乙　哪儿来的？买来的！

甲　（骄傲地）我这枝笔捡来的！

乙　啊！（对观众）这也算高啊！（计上心来）这回我叫他高不了！（对甲）老甲啊！我这些年来净病啦！

甲　咳！我也净病啦！

乙　我有神经衰弱！

甲　我也有神经衰弱！

乙　我早起办的事，晚上就忘。

甲　我刚才办完事，转脸就忘。

乙　我一失眠三天三夜睡不着！

甲　我一失眠七天七宿不合眼儿！

乙　我蹲下一站起来，嗡，眼前就黑啦！

甲　我坐在椅子上一扭头儿，咕咚，就栽倒啦！

乙　前年我晕过去五分钟！

甲　去年我死过去半小时！

乙　（对观众）比不了，他神经比我衰弱得多！（对甲）大前年我发了场疟子！

甲　大前年我也发了场疟子！

乙　我两天一次。

甲　我一天一回。

乙　我发一回得六小时！

甲　我发一回得八点钟！

乙　我烧到三十九度七。

甲　我烧到四十一度五。

乙　我一着凉水儿就犯！

甲　我一着冷风就发。

乙　我发了一年才停。

甲　我发了一年零三个月……

乙　好啦？

甲　（痛苦地）又转伤寒啦！

乙　（对观众）比不了，他病子比我重得多！（对甲）哎呀！我是病入膏肓啦！

甲　哎呀，我是摇摇欲堕啦！

乙　我一天吃不了半碗儿饭！

甲　我两天喝不下一碗儿汤！

乙　我走不了二里地，就得歇三四次！

甲　我上下个楼梯就得歇五六回！

乙　（悲哀地）大夫说：我要是不注意，就活不了三年五年的啦！

甲　（哭着说）大夫说：我就是很注意，也活不了一年半载的啦！

乙　（哭着说）不好，我觉着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就得死！

甲　什么？

乙　（哭着说）我觉着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就得死！

甲　你要实在想死，可没我什么事！

乙　怎么？

甲　你觉得你到什么时候儿就得死？

乙　我觉着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就得死！

甲　要死，你死你的！

乙　死我的？这回你怎么不比我高啦！

甲　比你高？再比你高，当时就咽气。我受得了吗！

乙　你呀！

〔甲乙二人鞠躬退场。甲看到乙走在自己头里，心里很不高兴，急忙抢先一步，用身子挡住乙的去路然后昂然下场。

乙　（随甲身后走了两步，又回来对观众说）您瞧见没有？连走道儿他还得比我高一头哪！

（一九六三年）

背 课 文

（儿童相声）

〔甲、乙两个儿童演员化装上场。

甲　是你呀！你好？（握手）

乙　是你呀！你好？从我搬家转学之后，咱们好几个月没在一块儿玩儿啦。今天咱们说什么也得在一块儿玩儿一玩儿！

甲　玩儿，玩儿什么哪？

乙　（对观众）我知道他爱打乒乓球儿。（对甲）走，打乒乓球儿去！

甲　干什么？

乙　打乒乓球儿！

甲　（想玩儿，高兴地）噢——打乒乓球儿啊……

乙　（期待地）去吧？

甲　（克制）不去！

乙　你不爱打乒乓球儿啦？

甲　爱是爱，可现在不能打！

乙　（对观众）对啦，他爱下象棋。叫他下象棋他就去啦！（对甲）你准是想下象棋，走，咱们下两盘去！

甲　干什么？

乙　下象棋！

甲　（想玩儿，高兴地）噢——下象棋啊……

乙　（期待地）去吧？

甲　（又克制地）不去！

乙　你不爱下象棋啦？

甲　爱是爱，可现在不能下！

乙　（对观众）我怎么忘了哪，他最爱看小人书。这回叫他看小人书去，他准就去啦！（对甲）这回你准乐意去啦！走，咱们看小人儿书去！

甲　干什么？

乙　看小人儿书！

甲　看小人儿书？

乙　对啦，看小人儿书！

甲　（高兴地）看小人儿书啊，哈哈哈这回我……

乙　去啦！

甲　（努力克制）不去！

乙　你不是最爱看小人儿书吗？

甲乙　爱是爱，可现在不看！

乙　怎么叫你打乒乓球儿、下象棋、看小人儿书，你都不去哪？

甲　我课文儿还没念熟哪！

乙　嗐！玩儿完了再念不一样吗！

甲　从前我也这么想：玩儿完了再念不一样吗！我就打乒乓球啊，下象棋啊，看小人书啊，玩儿完了之后，赶到课堂上一背书……嗐！到现在提起这件事，我的脸还发烧哪！

乙　那是怎么回事？

甲　别提啦！前半个多月，这天王老师留功课……

乙　王老师？哪个王老师？

甲　就是教语文的那个男王老师。

乙 他可严格啦！

甲 这天王老师留功课——背全篇课文儿。

乙 背哪一课？

甲 第十七课，谚语。

乙 那篇儿啊，最好背啦，一共才十句话。（背诵）“第十七课，谚语：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刀儿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虚心的人学十当一，自满的人学一当十……”

甲 对，就是这一课。这件事虽然过了半个多月，可今天听你一背这课的课文儿，我还觉得害臊哪！

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甲 那天我们上上午课，快下课的时候儿，王老师说：“下午小组学习，要念熟第十七课全篇课文儿，明儿要背。”

乙 那就念呗。

甲 我们小组学习两点开始，三点半结束。

乙 都一样，一个半小时。

甲 那天我一点半就到小组啦！

乙 真早！

甲 我们小组连我一共三个人，到小组一看，他们俩人也来啦。我搁下书包，坐在板凳儿上，拿出语文书，翻到第十七课，才念了两个字：谚语。就听有人喊：“××！”

乙 有人叫你。

甲 “打乒乓球儿来吧！”

乙 打乒乓球儿！这是谁呀？

甲 小组长！

乙 （不满）不起模范作用，打乒乓球儿！先念书吧！

甲 我一想：打完球儿再念不一样吗！现在才一点半，两点学

习，到学习时间再念，有一个半钟头还不行啊！

乙 一共才十句话，一个半钟头，行啦！

甲 打！（右手握拳朝上一杵）我从书包里拿出球儿跟拍子。我们找两条板凳、两块门板搭了个案子，一边儿竖着钉了一根棍儿，中间儿挂上块冷布当网子。手心，手背。俩手心一个手背。我手背。

乙 他们俩先打。

甲 他们俩打完了一轮儿，我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乙 怎么？

甲 他们俩，一个胖一个瘦。跟胖的打，我左边儿一个球，右边儿一个球，来回遛他。头一轮儿，七比二十一。

乙 你赢啦！

甲 我又跟瘦的打。我一发球他就抽。他抽，我就旋，他再一抽，就出了案子。他抽我旋，我旋他抽。第二轮儿，九比二十一。

乙 你又赢啦！

甲 他们俩人越输越上火儿；越上火儿越输。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我一抬头——坏啦！

乙 怎么？

甲 都四点半啦！

乙 早该散组啦！课文儿怎么办？

甲 小组长说："要保证今天晚饭之前完全会背！"我说："好吧。"背上书包儿回家。半道儿上我把语文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打算一边儿走一边儿念。翻到第十七课，才念了两个字：谚语。就听有人喊："××！"

乙 干什么？

甲　“下象棋来吧！”

乙　这是谁呀？

甲　隔壁街坊的孩子——棋迷！

乙　不能去！

甲　怎么？

乙　你课文儿还没念哪！

甲　我一想：先下后念不一样吗！现在顶多五点，离吃饭还有一个半钟头。半个钟头下一盘棋，留一个钟头念课文还不行啊！

乙　一共才十句话，一个钟头，行啦！

甲　下！（右手握拳朝上一杵）我从书包里拿出棋盘、棋子儿来。

乙　你书包里怎么什么都有啊？

甲　我带的是……什锦大书包。我从书包里拿出棋盘、棋子儿来。找了个树荫凉儿，撂下书包，就杀起来了。他使红的，我使蓝的。

乙　他先走！

甲　头一盘，我剩一车、一马，他就剩一士、一相、一个老将儿！

乙　就赢啦！

甲　他不肯罢休，我们又下第二盘，我还有一马、一炮、一个过河卒，他就剩一个士、一个老将儿啦！

乙　你又赢啦！

甲　第三盘，走了没五步，他就丢个炮。

乙　嗐！

甲　又走了不到三步，他眼泪就下来啦！

乙　怎么？

甲　他又丢了个车！

乙　你让着他一点儿！

甲　他士、相都支着，我马卧槽他划老将儿。我车迎头将！

乙　他死啦？

甲　没有。

乙　怎么？

甲　老将儿出城啦！

乙　交棋，接着下。

甲　不能下啦！

乙　怎么？

甲　都天黑啦！

乙　还不回家吃饭！

甲　不吃饭哪行啊！吃完饭我把乒乓球儿、拍子、棋盘、棋子儿从书包里掏出来。

乙　别净惦记玩儿，赶紧念课文吧！

甲　我也这么想，赶紧又从书包里拿出语文书，翻到第十七课，才念了两个字：谚语……

乙甲　就听有人喊："××！"

甲　你怎么知道啦？

乙　啊，你一念"谚语"这两个字就有人喊嘛！

甲　这回又有人喊："××！"

乙　干什么？

甲乙　"看小人儿书来呀！"

乙　（对观众）我就知道，准是看小人儿书！这回是谁呀？

甲　我们院南屋那孩子，每天晚上都喊我看小人儿书去！

乙　今儿可别去啦！

甲　怎么？

乙　你课文还没念哪！

甲　我一想……

甲
乙　先看后念不一样吗！

乙　(十分肯定地)不一样！

甲　我一看钟：八点整。

乙　可不早啦！

甲　我想就看半个钟头，到八点半一定回来念书，念到九点半还背不下来吗！

乙　就怕你看上了瘾，到八点半又不想回来啦！

甲　不！一定回来！

乙　一定回来？

甲　一定回来。

乙
甲　看！(两人同时右手握拳朝上一杵)

乙　(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地)看吧！

甲　我到对面儿屋一瞧，桌上有一大摞小人儿书。我拿起一本儿来一看……

乙　什么？

甲　《孙悟空大闹天宫》。

乙　好！

甲　看完之后，我又拿起了一本儿一看……

乙　什么？

甲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乙　也好。

甲　看完之后，我又拿起一本儿来，一看……

乙　什么？

甲　《孙悟空三盗芭蕉扇》。

乙　更好啦！

甲　看完之后……

乙　你又拿起一本来，一看……

甲　这回没拿。我觉着工夫可不小啦，一瞧他们家的钟才八点一刻！

乙　准是站住啦！

甲　再一听收音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二十二点整。"

乙　好，都十点啦！还不快回家？

甲　回到家，我拿出语文书，翻到第十七课，才念了俩字：谚语，就……

乙　就听有人喊？

甲　这回倒没有人喊啦！就觉得上眼皮跟下眼皮打架！

乙　那是困啦！

甲　我一想：就是现在念也记不住啦，莫如先睡，明儿早儿起，起来之后就上学校，到学校什么也不干，先念课文儿。

乙　也好！

甲　我把闹钟上好弦，拨到六点半，把语文书掖在枕头底下，上床钻被窝睡觉。睡着睡着，就见外边有个人儿招手儿叫我，出门一看，可把我乐坏了！

乙　谁呀？

甲　孙悟空！

乙　谁？

甲　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他一见我就把我的手拉住啦！就听：嗖——呜——不大会儿工夫就到了天上！

乙　（不相信）你上天啦？

甲　（骄傲地）我上天啦！到天上一看，就见一会儿飘过一朵云彩，一会儿飘过一朵云彩，每一朵云彩里都有几位神仙。

乙　他们都干吗哪？

甲　有打乒乓球的，有下棋的，有看小人儿书的！

乙　神仙也玩这个？

甲　跟咱们一个样儿，我正看他们玩儿哪，就见从云彩后头飞出个人来！越飞越近，越飞越近，一边儿飞，一边儿叫："××——××——！"一见这个人，可把我吓坏啦！

乙　谁呀？

甲　王老师！

乙　呦！

甲　我一想，王老师准是找我背课文儿来啦！我正要喊孙悟空救我，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当。

乙　怎么回事？

甲　闹钟儿响啦！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我才知道作了个梦。睁眼一看，整六点半。我赶紧起床，穿衣裳，穿鞋，下地，好歹擦了把脸，漱了漱口，抓起两个馒头，背上书包，出门儿就奔学校，到学校才七点。

乙　行，八点上课，还有一个钟头。

甲　我靠着大树一坐，从书包里拿语文书，左找没有，右找没有；把书包都翻过来找，还是没有！（对乙边哭边说）我语

文书哪儿去啦？

乙　我知道哪儿去啦！

甲　（哭）这不要命吗！……哪儿去啦……（想起来了）对啦，忘在枕头底下啦！

乙　快取去吧！

甲　我站起来就往家跑。跑到家从枕头底下拿起语文书，回头又往学校跑。跑到学校，进了教室，坐到座位上拿出语文书，翻到十七课。才念了两个字：谚语。就听：当——上课铃响啦！

乙　头节课不是语文就好啦。

甲　头节课就是语文！

乙　真糟！

甲　从上课铃一响，我头就晕、心就跳，浑身就哆嗦！

乙　早干什么啦！

甲　正哆嗦着哪，就听："起立！""老师好！""同学好！"

乙　王老师可来啦！

甲　大伙儿坐下之后，王老师就问："课文儿会背了吧？""会背啦！"我把头一低，心说："顶好老师别看见我……"又一想："全班五十多同学，哪儿那么巧就单叫我哪！"正想着哪，就听王老师叫："××——！"

乙　这怎么办？

甲　往起一站，我这脑袋上的汗就下来啦！

乙　（着急）这课书一共才十句话。（背诵）"第十七课，谚语：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刀儿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虚心的人学十当一，自满的人学一当十……"就数这课好背，你背下来没有？

甲　我根本没念，怎么背得下来呀！

乙　老师讲这课书的时候儿，你没听吗？

甲　讲的时候儿……

乙　啊？

甲　我，我……我看小人儿书来着。

乙　那你怨谁啊！（生气地）背吧！

甲　王老师说："××，你背！"我说："唉！"（背诵）"第十七课，谚语。（咳嗽）第十七课，谚语。（咳嗽）第十七课，谚语……"

乙　听清楚啦！

甲　"第十七课，谚语……"老师说："往下背！"我说："唉！……"（咳嗽）

乙　看你怎么办！

甲　（咳嗽）"老师，提个头儿吧！"老师说："精……"我说："精……（咳嗽）精……精……"老师说："精打……"我也说："精打……（咳嗽）精打……"老师说："精打细算……"我也说："精打细算……精打细算……"老师说："下半句！"我也说："下半句！"……

乙　咳！问你"精打细算"的下半句是什么？

甲　（背诵）"精打细算，日子好过……"

乙　（纠正地）"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甲　（质问地）要"细水长流"，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乙　那不行啊，叫你背，不是叫你编！

甲　老师一生气："背第二句吧！"我说："唉！"（背诵）"第十七课，谚语：精打细算，日子好过……"

乙　（纠正地）"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甲　（背诵）"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老师说："刀儿……"我说："刀儿……(咳嗽)刀儿……刀儿……(咳嗽)刀儿……"

乙 (欣赏地)"刀儿……"

甲 老师说："刀儿不磨……"我也说："刀儿不磨……(咳嗽)刀儿不磨……"老师说："刀儿不磨要生锈……"我也说："刀儿不磨要生锈……刀儿不磨要生锈……"老师说："下半句！"我也说："下半句……"

乙 嗐！问你"刀儿不磨要生锈"的下半句是什么？

甲 (背诵)"刀儿不磨要生锈，经常磨磨就亮了。"

乙 (纠正他)"刀儿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

甲 (质问地)经常磨刀，不就跟人要经常进步一样吗？

乙 那不行啊，叫你背，不是叫你编！

甲 老师更生气啦："背第三句吧！"我说："唉！"(背诵)"第十七课，谚语：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刀儿不磨要生锈，经常磨磨就亮了！"

乙 (纠正他)"人不学习要落后！"

甲 (背诵)"刀儿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刀儿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老师说："虚心……"我说："虚心……(咳嗽)虚心……虚心……(咳嗽)虚心……"老师说："虚心的人……"我也说："虚心的人，虚心的人……"老师真急啦，皱紧眉头说："虚心的人学十当一，自满的人学一当十！"我赶紧背："虚心的人学十当一，自满的人学一当十！"老师说："这句话你怎么会背啦？"我说："您不是全告诉我了吗！"

乙 把老师也气迷糊啦！

甲 老师说："闹了半天，你就会背个题目啊！"我心说：

"幸亏我从昨天到今天还翻了几遍书啊！"

乙　要连书都没翻哪？

甲　那就连题目也背不出来啦！

乙　往后没做完功课可别玩儿啦！

甲　好，还敢贪玩儿啊！

（一九六三年）

似曾相识的人

（对口相声）

甲 （趾高气扬地缓步登场，站在桌后，用左手拄着扇子，右手拈起醒木）

乙 （悄上，到桌旁，掏出介绍信递上去）

甲 （拍醒木）

乙 （吓得收回介绍信装在衣袋里）

甲 今天由我说段儿单口相声。我工作太忙啊，三个月五个月不一定说上一段儿，一年半载也不见得演一回。今天在座的能听我说这段儿，虽然够不上千载难逢，也得说百年不遇！

乙 （旁白）我也算来着了。

甲 就我拍这下儿醒木，多脆啊！动听如金钟，悦耳似玉磬。这下儿就值四块，您花四毛钱买张票，先赚三块六。再往下听相声，都是在下奉送！

乙 （旁白）可真够狂妄的！

甲 我说的相声，是最革命的相声，我这单口相声完全达到了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高度政治性和高度艺术性的统一，深刻的政治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不但能收"潜移默化"之功，而且可奏"立竿见影"之效。

乙 嘿！有这么大作用？

甲 作用大啦！去年夏天，红卫暖瓶厂月产量应该一万只，到二十九号出了不到八千，生产任务完不成啊，把我请了去……

乙　说段儿单口相声？

甲　召集全厂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到大礼堂听相声。你猜怎么着，第二天就完成了，一共月产一万五千零三十六只。

乙　嚄！超额百分之五十！

甲　嗯，这叫相声变暖瓶！

乙　都神了！

甲　去年秋天，永红苹果园的苹果都该摘了，才这么大儿，跟海棠果似的，完得成生产指标吗？又把我请了去……

乙　说段儿单口相声？

甲　召集苹果都来开会……

乙　慢着！苹果来开会？

甲　不是，召集苹果园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来开会，我站在地头儿说相声。哎呀，那苹果"噌噌"地长这么大，跟西瓜似的。

乙　都玄了！

甲　压得树枝子嘎吱吱乱响，二十里地开外都听得见。

乙　越说越玄！

甲　这叫相声变苹果！

乙　反正我没看见。

甲　去年冬天，反修牛奶厂的牛不上膘儿，挤不出奶来，影响市场上牛奶供应啊！又把我找了去……

乙　说段儿单口相声？

甲　召集全场人员、奶牛集合……

乙　慢着，慢着！叫奶牛也集合？

甲　这有什么新鲜的！没听说吗？国外让奶牛听音乐，促进食欲，提高出奶量！人家许牛听音乐，咱就不许牛听相声？

乙　行，行！

甲　再说我这单口相声，讲究迟疾顿挫、蹬谝踹卖，不占一率必占一怪，能把人的肠子乐断了！相声得可笑哇，要音乐干吗？就算把德国的贝多芬，法国的比才，俄国的柴可夫斯基搬来，不也就是"对牛弹琴"吗？

乙　这是对牛说相声啊！

甲　那牛听完了相声，哈哈大笑，眼瞧着"噌噌"地发胖，那奶不用挤，就跟开了水龙头似的，滋……

乙　行了，行了！越说越没边了！

甲　这叫做……

甲
乙　相声变牛奶！

乙　谁爱信谁信！

甲　所以说，我这单口相声是独树一帜，独创一格，只此一家，亘古一人。我把相声文化发展到一个无产阶级相声的新纪元！

乙　(旁白)这话好象在哪儿听过啊！

甲　我要把我创作的一千段相声，精益求精地选出一百段，再从这一百段里，沙里澄金地选出十段样板相声，拍成宽银幕、立体声、彩色影片《相声观止》。

乙　嗄！

甲　这电影要是在全市一放映，生产就蒸蒸日上。在全国一放映，国家就繁荣富强。再配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世界各地一放映，那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能早日到来！所以人家送我个称号。

乙　称号？

甲　人类灵魂工程师！

乙　是啊？

甲　还说我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和人类苦难的拯救者！

乙　（旁白）他若是不是上帝，就是疯子！

甲　（拍醒木）好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现在咱们书归正传，说这段样板相声《打喷嚏》！（拍醒木）

乙　您这个"喷嚏"待会儿再打，我找您有事！

甲　有事待会儿后台说去！

乙　我找了您好久了，哪儿也找不着！这事儿非 找 您 不 可。（对观众）同志们，我有要紧事，顶多耽误您三五分钟，我跟他把话说完了，您再接着听。

甲　（摆出一副架子）好了！有什么话快说吧！简练点儿！

乙　您是……

甲　×卫红！

乙　（掏出介绍信来交给甲）听说您是曲艺团的书记，我是找您来报到的！

甲　（接信，压在醒木下边）信不信的倒没关系，我点了头就行。你是来曲艺团工作的？

乙　对了！

甲　太好了！现在我们曲艺团正缺人！（紧握乙手摇晃）首先我代表曲艺团向你表示最最最最热烈的欢迎！

乙　谢谢，谢谢！（甩手）劲头儿可真不小！您这曲艺团有多少人？

甲　（楞住）……一百多个，八九十个，嗯！二百来人吧……也许是二百五！

乙　到底有多少人？

甲　那得问我秘书去！

乙　您的秘书是……

甲　那不是外人，是我三女婿！

乙　噢！

甲　咱们还得握握手。(紧握乙手摇晃)我代表文化局艺术处向您表示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热烈的欢迎！

乙　谢谢，谢谢！(甩手)好家伙！手指头差点儿折了！这么说您是……

甲　(故作谦虚)我还兼着艺术处长！

乙　(旁白)官衔儿还不少！您领导的艺术处有多少人？

甲　(茫然)人不多，大概二十来个，不，十八九个，我想起来了，十三个！不对！大概其十一二个。

乙　到底有多少人？

甲　(为难地)我不常去，这得问处里的秘书去。

乙　处里的秘书是……

甲　那也不是外人，那是我二女婿！

乙　又是姑爷！

甲　咱俩还得握握手！

乙　(旁白)我都握怕啦！(勉强应付)

甲　(紧握乙手强烈摇晃)我代表局党委成员向您表示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热烈的欢迎！

乙　这回最疼！骨头节儿快断了！这么说您是文化局的……

甲　副局长！

乙　甭问，局党委有多少人您也不知道！

甲　局党委成员总有变动，我哪儿能……这得问局党委办公室的秘书。

乙 （旁白）合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对甲）这位秘书又是……

甲
乙 那不是外人，是我/您大女婿。

乙 您有几个女儿？

甲 三个。

乙 把女婿全弄到文化局里来了！

甲 都经过审查呀！你到曲艺团不是也得审查吗？

乙 那是应该的。

甲 因为文艺工作处于风口浪尖，是阶级斗争的最前线，一定得保证政治上的严肃性，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

乙 对！

甲 凡是历史上有碴有渣儿的人、现在表现不好的人、爱提意见的人、爱说我坏话的人、我看着不顺眼的人，我是一个也不能要！对于这样的人，我是转工的转工、下放的下放、退休的退休，全弄走！实话告诉你，光艺术处下属院、团就让我"弄"走了好几百。我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不能不对你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亲昵地）我这是向着你，要不然，早晚也得把你"鼓捣"走！

乙 （鞠躬）谢谢您，您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吧！是站着受审呢？还是怎么……

甲 噢，你说是（学"喷气式"）这个？我们不搞那套！都粉碎"四人帮"了，再搞那一套是违法乱纪。站着，站着！

乙 （端正地站好）

甲 （围着乙上下左右仔细打量着。旁白）他这皮鞋可真不错，还是真牛皮的。这上衣也不错，纯毛派力斯的。嘿！瞧这

块手表，“梅花”自动还带日历，少说也得这个数儿！（对乙）站好了，站好了！我可要开始问了！（和颜悦色）你是什么出身啊？

乙　富裕中农！

甲　（自语）富裕中农！（摇头）怎么是富裕中农呢？这个成分可不好哇！坦白说，我就有看法儿！这是碰见我，碰见别人你就得蹉泥！富裕中农比中农还富裕，有车有马，有房有地，雇零工，请月工，锹镐锄犁，样样俱全，这叫“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想向上爬，不愿往下溜！房前屋后，烟叶儿扁豆，田边地头，荆条满沟，白天下地，晚上编篓，河里摸虾，塘里捕鱼；十冬腊月，地也冻了，河也封了，你又该背着小行李卷儿上城里去啦！

乙　干什么去？

甲　耍狗熊！

乙　我呀！

甲　反正你们是眼睛瞅着地富，心里总想发财，好比跳蚤一样。

乙　怎么？

甲　总“蹦跶”，蹦着蹦着成了富农！再蹦跶蹦跶就成地主了！

乙　这是我的出身。

甲　我要是你这种出身，我不往曲艺团里蹦跶。介绍信你拿着，想好了再来！

乙　（摇摇头，悻悻地走下）

甲　（目送乙的脚步）啧！这皮鞋怎么穿在他脚上啦！喂！我说，回来，回来！

乙 （闻声折返）

甲 你这皮鞋……

乙 （惶惑）皮鞋……

甲 对了！这皮鞋哪儿来的？

乙 买的！

甲 买什么啊？准是早存的！（机密地）告诉我，前几年“抄家”时候你把皮鞋藏哪儿啦？

乙 （不知所措）我……

甲 我不要你的！不过，想跟你借着穿穿，我整天有接待外宾任务，没双好皮鞋还行？

乙 可以！可以！

甲 你可别误会，我是借！咱们先换着穿，我忙得没工夫买鞋，老接待！今天美国、明天加拿大，什么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日本、朝鲜、马来亚，埃及、苏丹、突尼斯，多哥、刚果、圭亚那，还有肯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叙利亚……

乙 嗬，全来了！

甲 穿上这双鞋，给你争了脸，给我争了脸，给咱全市文艺界争了脸，连全市六百万人民、全中国人民都光彩，这就是世界革命！立足本职，放眼世界嘛！

乙 没问题，一定支持！（乙脱鞋与甲对换）

甲 （换鞋后左看右看欣赏不已）好，好！

乙 （嗫嚅地）介绍信……

甲 还交给我！

乙 那……我那个出身呢？

甲 没问题呀！我还没说完哪，现在精神变了！往前发展了！

连地主、富农通过多年劳动已经在改变成分了，别说富裕中农了，没问题！一点儿问题、半点儿问题、一丁丁点儿问题都没有！一切包在我身上！（小声地）咱哥儿们不错，你要是犯嘀咕，赶明儿我把档案给你改成贫农！要饭的！

乙　（旁白）这双皮鞋作用大了！（对甲）那我能参加曲艺团工作？

甲　不但能，马上派你当副团长！

乙　唔？

甲　（欣赏着皮鞋，漫不经心地）你什么文化程度？

乙　大学！

甲　什么程度？

乙　大学！

甲　噢，大学生，知识分子！

乙　嗯！

甲　上哪门子大学哪？！这不是……

乙　怎么？

甲　“没病找病”！这些年你们不好受吧？当然啦，现在公开场合里谁也不敢叫“臭老九”，可是我可以担保，象我这样水平的干部大概还是有看法的！知识分子是个阶层，可以依附于小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也可以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棵墙头草，东风吹来西边倒，西风吹来东边倒！你们读了几本书自以为了不起！你们会什么？啊？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啊？你分得出来哪是稻子，哪是稗子？哪是韭菜，哪是马莲？哪是旱田，哪是水田？哪是擀面杖，哪是扁担？

乙　啊！什么？

甲　这是打比方，说明你们无知！别看你们最没有知识，还总以为自己高明，目空一切，装腔作势，总想用你们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顽强地表现你们自己。骄傲自大，固步自封，自由散漫，动摇不定。（亲昵地）咱不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是真的，知识越多就是越反动！我看你呀，还是趁早儿……（拿起介绍信给乙）别报到的好！

乙　（无语，悻悻地走下）

甲　（目送乙的身影，惋惜地）可惜了儿的这件上衣，给他穿上了！我说，你……回来！

乙　（闻声折返）我……

甲　（满脸含笑）回来，回来！刚才咱们净顾了聊啦，忘了点儿事。你这件上衣是不是也借我穿穿？

乙　上衣!?（猛然醒悟）您穿它接待外宾？

甲　岂止外宾！艺术部门净是事儿：审查演出，会演观摩，座谈剧目，电视转播，接待外地外团，考试吸收学员。我做为艺术处长，哪个场合也得出头露面。没有件象样的衣服，那可是"隔着门缝儿看人"……

乙　这怎么讲？

甲　叫他们把我"看扁啦"！

乙　您没有工夫儿买衣服去，穿这个！（脱衣给甲）

甲　（接过上衣爱抚着，赞叹）料子不错，料子不错！好！

乙　那……介绍信？

甲　还交给我！

乙　我……那文化程度呢？

甲　不是大学吗！标准的知识分子！你要是留过学还阔！现在知识分子正走红运。本来嘛，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你

想想，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能胜利吗？知识分子早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了！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多的老知识分子，花甲之年，光荣入党；老骥伏枥，志在长征，誓为四化，奋斗终生。告诉你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个路线问题，谁要是反对（激动地呼口号）我就打倒谁！打倒“四人帮”！

乙　（旁白）变得真快！您看我能参加曲艺团工作？

甲　我点头了就算。知识分子嘛，应该挑重担子！这么着，趁着还没“调整”，先安排你……来个副处长行不行？

乙　唔！好，好！

甲　哎，你哪儿人？

乙　嗯，北京人。

甲　什么民族？

乙　满族。

甲　什么民族？

乙　满族！

甲　啊？满族？

乙　怎么啦？

甲　蹬了！（眼光落在乙的手表上）我可嘱咐你，下回可千千万万别提是满族了！

乙　我是满族啊！

甲　我知道你是满族，你们有过皇上！

乙　别的民族就没有过皇上？现在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的大家庭！

甲　从康熙到宣统，当了二百六十八年皇上，干过哪点儿好事？嗯？镇压农民起义，剿灭太平天国，剿灭捻军，剿灭白莲教，镇压小刀会，屠杀义和团。想当初清兵进了关，

杀害张献忠，逼死史可法，扬州屠城，江阴屠城，口号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杀得是血流成河，大火蔽天。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最后被你们杀害在湖广九宫山！这都是谁干的？

乙　清朝统治阶级，跟我两码事！我不过是满族人。

甲　我知道你是满族！你们的皇上还大兴文字之狱，一人遭难，九族株连，为了维护你们的封建统治，视人民如猪狗，屠杀残害，无所不用其极呀！这都是谁干的？

乙　清朝统治阶级，跟我是两码事，我不过是满族人！

甲　我知道你是满族！你们皇上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投降。洋人侵略一回，你们就割地赔款一回，打赢了也赔，打输了更赔！什么瑷珲条约、马关条约、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北京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望厦条约、辛丑条约，都是出卖祖国宝藏，出卖地下资源，出卖通商口岸，出卖河道海关。为了维持封建王朝能苟延残喘，你们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对你们这些个皇上，还有那个慈禧太后，就应该揪出来，游街、批斗、斗倒、斗臭！

乙　这些皇上、太后，是清朝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跟我是两码事！我不过是满族。

甲　我知道你是满族！几点啦？

乙　（看表）九点。满族不过是我的民族成分。

甲　我知道你是满族。象我这样水平的干部，一听是满族就在感情上有点儿过不去！

乙　您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满族不过是我的民族成分。

甲　我知道你是满族！几点啦！

乙　九点。这钟点儿跟满族也是两码事。

甲　从我的"感情"上说可是一码事！

乙　我都糊涂了。行了，行了！您也怪累的，该休息休息了。我先不报到啦，回见。（拿起介绍信，要走）

甲　回来，回来！

乙　我还没走哪！

甲　（旁白）这人不够聪明。（向乙）我还想借点儿您身上最小的东西！

乙　（惶惑）……钮扣儿？

甲　手表！

乙　（恍然大悟）"钟点儿"！那没问题！（摘手表递给甲）我这个民族……

甲　（接手表戴在腕上，又听又看）民族不是个问题嘛！我们不搞大汉族主义，也不搞民族沙文主义。填表的时候有这一栏儿就是啦，就这么回事儿！（一把抢过乙的介绍信）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参加局党委工作！对啦，还没问你，是党员吗！

乙　（支吾）

甲　不是，没关系，我介绍你入党！

乙　……

甲　你多少级？

乙　(不解)……其实，介绍信上全写着哪！

甲　好，我看看！(拆信看，惊惧异常)啊？你……你是市里派来的？

乙　对。

甲　(仔细看信)纪律检查委员会的？

乙　(郑重其事)对，了解你们调整、整顿工作的。

甲　(呆住)你怎么不早说呢?

乙　你怎么不早看呢?

甲　(旁白)哎呀!完了，完了!这回非“调整”到我头上不可，赶上“点子”了!(向乙)这皮鞋还给您吧!

乙　(拒绝)你整天接待外宾，没双鞋还行?

甲　我有，我有鞋。这衣服也还给您!

乙　身为艺术处长，没件儿好衣服还行?

甲　我有，我有衣服!这手表也还给您!

乙　局党委成员总得有一块表。

甲　(脱口而出)有十几块了!

乙　不是四十多块吗?

甲　(恼羞成怒)您可不能偏听偏信，我总共才十四块表!

乙　都是白要人家的?

甲　哪块也没白要!跟您这么说，从六八年当了曲艺团长，进了艺术处，选进局党委到现在，前后十一年，我一件错事没办过，一句错话没说过!

乙　老说假话!

甲　哎呀，光真的可不行!您这是领导了，我跟您说句透底的话，可不能太认真了!当领导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乙　恫吓我?!

甲　为什么我要恫吓您呢?

乙　你刚才敲诈勒索来着。

甲　我勒索谁了?

乙　看看你手里的东西!

甲　(反咬一口)啊……啊……你诬陷革命干部!(耍无赖)这里就咱们俩，一没照相，二没录音，我敲诈勒索?你有旁证

吗？啊？（转忧为喜，洋洋得意）把东西收回去吧，跑我这儿栽赃来了！（旁白）冲这手儿，下回文化大革命我先揪他！

乙　别高兴得太早了！咱俩谈话不是在后台，这儿一千多位观众都是旁证！

甲　（惊呆）啊！我……我……（嘴唇哆嗦，抽搐不已）我……（口齿不清）药！药！我心脏病又犯了……

乙　算啦！你什么病也没有！

甲　那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您念我是初犯，原谅我这回吧！（向乙鞠45°躬）

乙　（还以45°躬）我必需保证政治上的严肃性！

甲　您念其我这些年革命、造反，建立红色政权，没功劳还有苦劳，没苦劳还有疲劳哪，原谅我这回吧！（向乙深鞠60°躬）

乙　（还以60°躬）我必需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

甲　您念其我能够认识错误，确有悔改之心，原谅我这回吧！（向乙鞠90°躬）

乙　（还以90°躬）我无论如何也得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

甲　（旁白）都在这儿等着我哪！（对乙）得啦，您为的是什么？我们又为的是什么呢？（掏出一叠人民币）这是我这月工资四十二块五还没动哪，给您买包大米花吃吧！（双手递过来）

乙　（审视）

甲　（欣喜）行啦！人没有不爱财的！这叫……

乙　公开行贿！

甲　（呆住）啊！

乙　同志们！这个人大家可能不认识，这种人大家可是似曾相识！各单位都有过。造反起家，钻入党内，极左路线，实用主义，吹牛拍马，看风使舵，至今还在那儿变换颜色！

甲　我错了！我错了！我现在彻底地大彻大悟了！我……我从明天起不叫×卫红了！改名字！

乙　改什么？

甲　叫×四化！我要在新长征途中，跃马扬鞭，迎头赶上，跟过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我我……我……（用尽平生之力，猛烈摇头，憋得面红耳赤，突然间大喊一声）……通！

乙　（被吓得倒退了两步）你这是干什么？

甲　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乙　啊？

甲　（又在运气，紧闭双唇，紧闭双眼，全身哆嗦，正准备大喊）……

乙　（制止）喂，干什么？

甲　（突然泄了气）我再爆发一次！

乙　你后台爆发去吧！

（一九七九年，李光记录整理）

糊 涂 人

（对口相声）

甲 （对乙）您见过我哥哥吗？

乙 见过。聪明极了！

甲 糊涂透了！

乙 怎么？

甲 我哥哥饭量儿大。

乙 那我是知道的。

甲 这顿饭我们家吃馒头，我哥哥一连气儿吃了三个……

乙 饱了？

甲 没饱。又吃了三个！

乙 （对观众）六个了。（对甲）饱了？

甲 没饱。又吃了三个！

乙 （对观众）九个了！（对甲）饱了？

甲 还没饱！

乙 还没饱？

甲 我哥哥最后又掰了半个馒头，咽下去之后，一拍肚子……

乙 吃饱了！

甲 后悔了！

乙 怎么后悔了？

甲 我哥哥说："早知道最后这半个馒头能吃饱，我吃那前九个馒头干什么呀！"

乙　嗐——(对观众)这叫割断历史看问题！(对甲)这么看，你哥哥可真够糊涂的！

甲　这还不算糊涂……

乙　还不算糊涂！

甲　糊涂事还在后头呢！

乙　那我得听听。

甲　我哥哥好打猎。

乙　那我是知道的。

甲　这天，我哥哥带上一斤包子、一壶开水，拿上猎枪，天不亮就钻到郊区的一大片苇塘里……

乙　干什么去了？

甲　打野鸭子去了。我哥哥在苇塘里，从东跑到西，从西跑到东，从南跑到北，从北跑到南，放了一百多枪！

乙　打下一百多只野鸭子来？

甲　(惋惜地)一只也没打着！

乙　(摇摇头)枪法差点儿。

甲　我哥哥在苇塘里南征北战，东剿西杀，连踩泥带趟水，就觉得腰也酸了，腿也疼了，嘴也渴了，肚子也饿了！

乙　(同情地)是够累的！

甲　我哥哥一看表，正十二点半，钻出苇塘，想找个地方儿歇会儿。

乙　是该歇歇儿了。

甲　我哥哥一看，就见前边有一棵三搂多粗的大柳树，赶紧把猎枪倚在树上，摘下挎包，解下水壶，坐在地上，靠着柳树，吃了一斤包子，喝了一壶开水，打了个哈欠，刚要闭眼，就看前面儿远处，嗖、嗖、嗖、嗖，跑过来一只大白

兔子，就见这只大白兔子连蹿带蹦，奔着我哥哥就跑来了，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嗖、嗖、嗖、嗖……(大声地)“当!”

乙　你哥哥开枪了?

甲　兔子撞树上了!

乙　撞死了?

甲　撞晕了! 这天晚上我家炖了一大锅肥兔子肉。

乙　白捡一只兔子!

甲　从第二天起，我哥哥每天十二点半，准赶到那棵大柳树底下去坐着。

乙　干什么?

甲　等兔子。一连气儿去了十天……

乙　捡回十只兔子?

甲　吃了十斤包子! 到第十一天……

乙　就别再去了。

甲　还非去不可。我哥哥拿着猎枪，准时十二点半赶到那棵大柳树底下，吃完包子，喝完开水，打了一个哈欠，才一闭眼，就听：嗖、嗖、嗖、嗖! 噗! 我哥哥睁眼一看，白乎乎的这么一堆……

乙　一只大白兔子?

甲　一条大白长虫! 吓得我哥哥撒腿就跑……

乙　连猎枪都不要了! (对观众)这叫把偶然出现的事物，当做客观规律看待呀! (对甲)要说你哥哥可真够糊涂的!

甲　这还不算糊涂!

乙　还不算糊涂?

甲　糊涂事还在后头呢!

乙　那还得听听。

甲　我哥哥好划船。

乙　那我是知道的。

甲　这天，我哥哥到公园里去划船，从北岸到南岸足有五百米。

乙　够远的。

甲　我哥哥从北岸上船，摇动双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口气划到河中心……

乙　气力不小。

甲　我哥哥就觉得左胳膊有点酸，赶紧用右手拢住两只船桨把儿，腾出左胳膊来，活动几下，就听：叭！咚！

乙　怎么回事？

甲　手表掉到船帮上，叭，跳了一下儿！咚，掉河里了！我哥哥赶紧用左手拢住两只船桨把，腾出右手，抽出圆珠笔，在手表掉下去的那块船帮上划了个记号儿……就见我哥哥尽平生之力，摇动双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口气划到南岸！

乙　又是二百五十米！

甲　就见我哥哥站起身来，嗖——蹿到岸上，用缆绳把船固定住，摘了帽子，脱了衣裤，脱了鞋袜，就穿着裤衩儿、背心儿，跳上船去，从刚才用圆珠笔做好记号的那个地方儿，扑通——跳到河里……

乙　干什么？

甲　捞手表啊！就见我哥哥一会儿钻上来，一会儿钻下去，一会儿钻上来，一会儿钻下去。

乙　水性还真不错！

甲　过了四十多分钟，就见我哥哥用左手一按船帮，攥着右

手，收拢五指攥着拳头，踩着水，翻身上浮，嗖——

乙　又是怎么回事？

甲　我哥哥一个箭步，蹿上河岸，用左手抹了抹脸上的水，甩了甩手。就看我哥哥从心眼儿里高兴，把攥紧的右手朝前一伸，甩了甩拳头上的水，大喝一声："开！"把手一张，就见在手心儿里有个圆乎乎的东西……

乙　一块手表？

甲　一块瓦片儿！

乙　手表呢？

甲　没影儿了！

乙　那没个找着。（对观众）这叫作用静止的观点观察问题。（对甲）这么看来，你哥哥可真够糊涂的！

甲乙　这还不算糊涂……

乙　（惊讶地）还不算糊涂？

甲乙　糊涂事还在后头呢……

乙　那我听听到底还有什么糊涂事？

甲　我哥哥爱吃花生米。

乙　那我是知道的。

甲　这天我哥哥到野外去散散心，就听大路旁边有人吆喝："唉——大果仁儿，一毛一包儿。"我哥哥回头一瞧，就看这个卖果仁的这身打扮太特别了。

乙　怎么打扮？

甲　就看这个人，头戴一顶黑、红、白，三色儿大沿儿塑料压发帽儿，上身穿着印着大白花儿的红衬衣，外罩一件卡腰儿、瘦袖儿、大翻领儿绿西装，下身穿大花格儿加肥拖地

喇叭裤儿，脚上穿肉皮色儿的尼龙丝绣花儿袜子，穿一双蓝色尖头儿火箭皮鞋，叼着烟，叉着腰："唉——大果仁，一毛一包儿！"

乙　就凭这身儿打扮，有钱也不买他的果仁儿。

甲　谁叫我哥哥爱吃果仁儿哪！马上从兜儿里掏出钱包儿来，就在这时候儿，那卖果仁儿的伸出手来一抓，就把我哥哥的钱包儿给抢走了。

乙　我琢磨着就有这么一手儿！

甲　卖果仁儿的撒腿就跑，我哥哥撒腿就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就听：哗——

乙　怎么回事？

甲　下起大雨来了！这流氓穿着喇叭裤儿、火箭鞋，拖泥带水，一步三滑，就听：叭——

乙　摔倒了！

甲　我哥哥三步并做两步跑过去，按住流氓，用他的裤腰带就把他捆上了，哗——

乙　这雨是越下越大呀！

甲　我哥哥抬头一看，见路边儿上有一个小饭馆儿，赶紧牵着流氓进了饭馆儿。跟饭馆儿借了两根绳子，横七竖八就把流氓捆到椅子上了！这工夫儿天也黑了，雨下得也更大了。

乙　在这儿呆一夜，明儿一早儿送公安局！

甲　我哥哥也是这么想的。跟饭馆负责人一谈，人家还挺支持。这会儿我哥哥肚子饿了！

乙　买点吃的吧！

甲　我哥哥从流氓的上衣口袋里把被他抢去的钱包儿掏出来，

要了一斤烙饼、一斤猪头肉、一瓶直沽酒、一大壶开水。

乙 吃得了吗？

甲 我哥哥真饿极了！在等烙饼的工夫儿，我哥哥把外衣、鞋、袜，都晾在窗口儿上。

乙 满湿透了！

甲 这会儿烙饼、猪头肉、直沽酒、开水都由服务员送了上来，满满儿地摆了一桌子，我哥哥给了钱，把剩下的钱装进钱包儿里，就塞在裤腰带上了！我哥哥隔着桌子坐在流氓的正对面儿，一边跟流氓说话儿，一边儿吃！

乙 这叫对面审贼呀！

甲 （学他哥哥说话）“你饿了吧？我这有吃的，烙饼卷猪头肉，就是不给你吃！”

乙 对——饿着他。

甲 “你也渴了吧？我这有开水，就是不给你喝！”

乙 对——渴着他！

甲 “你也冷了吧？我这有酒，就是不叫你沾嘴儿！”

乙 对——冻着他。

甲 说话之间，我哥哥把烙饼、猪头肉都吃进去了，喝了一气开水，然后慢慢儿喝那瓶直沽酒，一边喝着，一边儿瞧着自己的俘虏，心里这份儿高兴就别提了！

乙 搁在谁身上谁都高兴。

甲 我哥哥左一杯，右一杯，一连气儿喝了一瓶儿！

乙 别喝啦！

甲 又找补了三两！

乙 非醉不可！

甲 （学他哥哥醉后说话）“小——小伙子，年纪轻——轻——

的，干点什么不好——，明天给——给你——送到——公安局……少——少——少说——也得判你三——三——年！”

乙　喝醉了不是！

甲　就见我哥哥倒在椅子上，不一会儿工夫，呼噜呼噜……

乙　是烂醉如泥啊！

甲　这流氓等我哥哥睡磁实了，把他穿的那身儿衣服，从头到脚给我哥哥穿上啦？又把我哥哥穿的衣服，连鞋带袜子都自己穿上啦！

乙　合着整调了个个儿！

甲　从我哥哥腰带上又摸出钱包儿，跳窗户就跑了！

乙　你哥哥就没醒？

甲　喝的太多了！我哥哥一觉睡到天大亮，睁眼一看……

乙　流氓没了！

甲　往窗口儿一看……

乙　衣裳鞋袜没了！

甲　一摸裤腰带……

乙　钱包儿也没了！

甲　把我哥哥急的直在屋里转磨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猛一抬头……

乙　看见什么了？

甲　就看东山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我哥哥往镜子里一看，就见镜子里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黑、红、白三色儿大沿塑料压发帽，上身穿着印着大白花儿的红衬衣，外罩一件卡腰儿、窄袖儿、大翻领儿绿西装；下身穿大花格儿加肥拖地喇叭裤儿，脚上穿肉皮色儿的尼龙丝绣花儿袜子，登

着一双蓝色儿尖头儿火箭皮鞋。我哥哥是越看越纳闷儿，越看越纳闷儿，心说：流氓倒没跑……

乙 嗯？

甲 可我上哪儿去了！

乙 你哥哥可真是过于糊涂了！他怎么连现象和本质都分不清了哪？！我看八成儿病了！

甲 我哥哥回到家里，就觉得两眼模啦模糊。

乙 视力衰退！

甲 离眼一米左右，我哥哥还能分得清红果儿跟倭瓜来！

乙 要离眼二米左右呢？

甲 还凑合能看清大花猫跟老母猪来！

乙 要离三米左右呢？

甲 就连大骡子跟骆驼都看不见了！

乙 这叫视而不见其物啊！

甲 我哥哥觉得两只耳朵发背！

乙 听觉萎缩！

甲 离耳朵一尺左右，我哥哥还能分得出蛐蛐儿叫跟摇铃铛的声音来！

乙 要离二尺左右呢？

甲 还凑合分得出狗叫跟驴叫唤的声音！

乙 要离耳朵三尺左右呢？

甲 那就连放二踢脚跟麻雷子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乙 这叫听而不闻其声啊！

甲 我哥哥觉得鼻子也不通气儿！

乙 嗅觉迟钝！

甲 离鼻子一寸左右，我哥哥还能闻出牛奶粉跟六六六的味儿

来！

乙　要离鼻子二寸左右呢？

甲　还凑合能闻得出汽油跟香油的味儿来！

乙　要离鼻子三寸左右呢？

甲　就连茉莉花儿跟卤虾酱的味儿都闻不出来！

乙　这叫嗅而不觉其气啊！

甲　我哥哥觉得吃什么嘴里都没味儿！

乙　味觉萎缩！

甲　给我哥哥炸年糕蘸白糖外加蜂蜜吃……

乙　太甜了！

甲　我哥哥说太辣了！给我哥哥做醋煮红果外加酸梅吃。

乙　太酸了！

甲　我哥哥说太苦了！这回给我哥哥做酱油炖酱豆腐。

乙　太咸了！

甲　又抓了一把盐！

乙　那怎么吃啊？

甲　我哥哥说，这回做的好，跟涮羊肉一个味儿！

乙　赶紧给你哥哥送医院！

甲　去啦！送到脑科专门医院，由十几位专家会诊，决定动手术检查！

乙　病够重的！

甲　打开头盖骨，大夫这么一看，发现了我国医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个奇怪的病例！

乙　到底是什么病？

甲　头脑僵化症！

乙　怎么叫头脑僵化症？

甲　就是我哥哥整个大脑皮层有一半儿变成石头的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大夫跟我说幸亏你哥哥的病治的早，还能把这层石头皮儿给揭下来……

乙　要是再晚治一年半载的……

甲　那我哥哥的整个大脑就变成一块花岗岩了！

乙　到那时候儿……？！

甲　就连斧子也劈不动啦！

（一九八〇年一月）

高 贵 的 女 人

（对口相声）

乙　今天我们说段相声。

甲　（羞涩地笑）嘻……

乙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甲　嘻……

乙　相声也是表演的艺术。

甲　（大笑）哈……（停顿）哈……

乙　（目瞪口呆）……这……这是怎么啦？

甲　（突然）我告诉你！（神秘地）我接到一封信。

乙　谁来的？

甲　她！

乙　她是谁呀？

甲　嘻嘻……

乙　您瞧瞧！

甲　（与乙耳语）……

乙　行了，行了！大点声说，谁来的信？

甲　女朋友——我的对象。

乙　嗐！对象来了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甲　你知道什么呀！（诚恳而认真地）你知道这封信有多么诗意，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乙　是啊！

甲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我的点点点点点点。"

乙　这点点点是怎么回事？

甲　这叫"意有未尽"。什么意思，你自己琢磨去！

乙　（稍加思索）我琢磨不出来。

甲　听我给您念念："我的……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起床，也许你起来一会儿了，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摇头晃脑地）也许你正用那清沏的泉水，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轻轻地刷你那洁白整齐的牙齿。"

乙　（与甲同时摇头晃脑地欣赏）体贴入微啊！

甲　"要穿好衣服，穿上鞋子，穿上袜子，袜子不要穿翻个儿，鞋带儿要系上，系活扣，别系死扣。"

乙　关怀备至！

甲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听着，我跟你说，亲爱的！"

乙　这才入题儿。

甲　"我们认识都三十天了！"

乙　日子不算少，七百二十个小时了！

甲　（学女声朗诵）"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幸福地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得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象浪花，象星星，象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乙　（对观众）嗯，是挺暖和！

甲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普通的谈话，这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一

次只能有我们俩人参加的谈话，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憧憬的谈话！”

乙　嚄！

甲　“就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你的”。

乙　好！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一封用她那优美的手指搓弄你心弦的信！

甲　晚上六点钟见面，我带着面包、香肠、糖果点心，骑着自行车，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预定地点。

乙　(旁白)瞧这精神头！

甲　我在小河边上的一棵大树底下把车子放好，用树枝儿扫出一块地方来，铺上树叶，盖上报纸，又把上衣铺在上面，又给她垫了块手绢。

乙　这是多么真挚的爱情！

甲　就在这个时候，她来了！象一阵风似地飘来了！

乙　(旁白)真跟仙女下凡一样。

甲　她不但漂亮，而且身材匀称，再高一点就太长了，再矮一点就太短了，再窄一点就太瘦了！

乙　要再宽一点儿呢？

甲　就太胖了。她下了车，对我嫣然一笑：“哟！我来晚了！”

乙　(旁白)我这心里直发紧！

甲　我说：“不晚，刚五点三刻！”

乙　晚了也不敢说。

甲　“亲爱的，我们该认真地谈谈了！”

乙　那就谈吧！

甲　“你真的爱我吗？”

乙　开门见山。

甲　“你问了有一千遍了，我回答你也有一千遍了！”

乙　等等，等等，你们认识才三十天，她就问了一千遍了？合着一天就得问三十三点三三三三三哪！

甲　你嫌多啦？

乙　碍我什么事啊！

甲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乙　怎么回答的？

甲　（对乙）“我爱你！”

乙　好！

甲　“当你第五百次问我的时候……”

乙　怎么回答的？

甲　（对乙）“我爱你！”

乙　我呀？

甲　“当你第一千次问我的时候……”

乙　怎么回答的？

甲　“我爱你！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让我用生命向你保证：即使再让我选择一万次，十万次，选择一百万次，也仍然是你！我心中只有你！（越说越快，唾沫飞溅）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就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十八级地震，地球翻八个个儿，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也不变心！”

乙　（掏手绢擦脸，对观众）这位可真有自我牺牲精神。

甲　（娇媚地）“你说我美不美？”

乙　（娇媚地、笑眯眯地）简直太美了……（突然对甲）美！

甲　“你说我哪儿美？”

乙　（忸怩地）我哪儿知道啊！

甲　“你先看看我这头发，黝黑发亮，柔和松软，当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象晶莹的玉石，束上一绺黑色的锦缎，就象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的黎明的雪原。削短了象卓娅，留长了象叶塞尼娅，散开了我那蓬松的发卷，就象艾斯美拉达，斜倚着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乙　这栏杆也太幸福了！

甲　“象我这诗一样的头发，你说躺在什么床上合适呢？”

乙　反正不能是普通的床。

甲　“起码得是个席梦思。”

乙　席梦思？

甲　我说：“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对观众）嘍！买个旧的也得五百块！

甲　“你认真地看过我的眼眉吗？你觉得它美不美？”

乙　美，美！

甲　“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地长在眼睛上边。”

乙　（故作惊讶）是啊？

甲　“它黝黑而有光泽，既不浓也不淡，就象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落在我的眉尖；又象一弯下弦的新月，俯瞰着朦胧的深潭。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有人说我这眉毛，跟电影《追捕》里真由美的一模一样！”

乙　啊？

甲　“就是左边眉里有两根毛比她颜色淡一点！”

乙　真是两道值得赞美的眉毛！

甲　“我每天对着镜子梳眉毛，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立柜吧！”

乙　那当然了！

甲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这少说得二百块，加上床就七百了。

甲 “你别光注意眉毛，它再美也不过是个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知道我的眼睛有什么特点？”

乙 不知道。

甲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抖动。它是夜空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两盏明灯。它能照彻你灵魂的每个偏僻的角落，它能照耀人生道路的每一段里程。它黑黝黝，亮晶晶，又深邃，又透明。都说我的眼睛象电影《画皮》里的……”

乙 谁的？

甲 “……朱虹。不过，我比她年轻。”

乙 那就更水灵啦！

甲 “我这双眼睛，还不该看个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吗？”

乙 太应该了！（对观众）这台电视少说得两千九！

甲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七百加两千九，这就三千六百块！

甲 “你再往眼睛下边看。”

乙 别看了！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甲 “我这鼻子与众不同。”

乙 噢？

甲 “关于我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乙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甲 “有人说我是希腊式的，有人说我是吉普赛式的。说我鼻子象棵玉柱一样，矗立在古罗马的殿堂，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又说我鼻子象根象牙雕刻的桅杆，守

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她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意。它正直、端庄、美好、修长。”

乙 （朝天仰望）这鼻子太高了！

甲 “我这鼻子也有个小缺点。”

乙 那哪儿能呢！

甲 “它爱出汗，夏天出汗，春天出汗，连冬天也出汗；干活出汗，不干活也出汗，一进屋子就出汗。”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得预备个电风扇，要落地式的、四速的、能摆头的、上海的，有了风扇就不出汗！”

乙 敢情是要电扇哪！这又得四百！

甲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就算四百吧，三千六加四百，整四千了！

甲 “在我鼻子下边是嘴。”

乙 噢，她鼻子下边也是嘴？

甲 “我这嘴与众不同。”

乙 有什么两样？

甲 “又会唱歌，又会朗诵。”

乙 还会要大价！

甲 “它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象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着落日的余晖、天边的晚霞；闭拢时，象一颗菱角，乍出荷塘，陈列在晚宴的玉盘上，洒满阳光。我正准备拍些我“嘴型”的照片，过不了几天，电影导演就得找我试镜头去！”

乙 嚄！要拍电影！

甲 “咱得买台照相机，要西德‘蔡司’的，要广角镜头的，带自

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带……”

乙　甭带啦！这就得两千块！

甲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还满足？都六千块啦！

甲　“还得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乙　干什么呀？

甲　“我这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里长大的！”

乙　(对观众)这耳朵准好看！

甲　“从我的摇篮时代，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谐谑曲，陪伴着我游戏；小夜曲，引我到甜蜜的梦中；奏鸣曲，送走了我少年的烦恼；梦幻曲，给我青春涂上了美丽的幻影。音乐是我生活中唯一的支柱，没有它，我会失望，我会徘徊，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不安宁，我会掉进寂寞无边深深的泥坑！”

乙　(旁白)敢情音乐有这么大劲儿！

甲　“我耳朵离不开音乐，音乐离不开我耳朵。有一回，我们家半导体坏了，修了一个星期，我整整六天没吃饭。”

乙　这是要半导体。

甲　“半导体来个‘红灯牌’的就行，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四个喇叭，能收、能录、能放的，得多带儿盘录音带。”

乙　又得一千块！

甲　“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还满足？七千了！

甲　“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

乙　那当然！

甲　“酒柜里的名酒，装璜美丽，闪闪发光；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釉，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

乙　（对观众）这是三个柜子！

甲　“方桌、圆桌，铺上挑花的台布，波斯的图案，瑰丽大方。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籍：《复活》、《娜拉》和《唐璜》……”

乙　又是三个桌子。

甲　“墙上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黄山风景、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还有张俄罗斯的名画《被出卖的新嫁娘》。”

乙　就这张画好！

甲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这六件家具加上零碎得五百，七千五了！

甲　“我可不要凳子，我从来没坐过硬板凳，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乙　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甲　“就先买六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这回没念诗就加五百，整整八千块了！

甲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的起码物质基础，我们还得生活哪！”

乙　你们俩不都挣工资吗？

甲　“是啊，我每月工资五十六元，这都是属于我的。我问你，现在银行定期存款，存一万块钱，多少利息？”

乙　按月取息，每月二十七块。

甲　“要每月取息五十六块呢？”

乙　那得存两万块！

甲　（羞涩地）"在我们结婚之前，你得交给我个存折，户头写我的名字。"

乙　折子上多少钱呢？

甲　"两万块！"

乙　啊？这价码也太高啦！

甲　"每月利息正够我的工资，这是一笔生活保险金。"

乙　啊！

甲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地满足你！"

乙　老天爷！一共两万八千块呀！

甲　嗐！那有什么呀！

乙　（用手拍甲肩膀）你醒醒！两万八，你拿得出来吗？

甲　怎么拿不出来？我也挣工资！

乙　你一月多少钱？

甲　五十六块。

乙　给你妈妈多少钱？

甲　十块。

乙　你每月生活费？

甲　二十六块。

乙　每月你能存多少钱？

甲　二十。

乙　每月你才有二十块钱富余，能满足她的要求吗？

甲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铁打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慢慢存呗！

乙　一月存多少？

甲　二十。

乙　一年？

甲　二百四。

乙　十年？

乙　两千四。

乙　一百年？

甲　两万四。

乙　人家可要的是两万八呀！

甲　那我存一百一十七年就有富余了。

乙　到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甲　一百四十三岁。

乙　你爱人呢？

甲　一百四十一岁。到那时候我们就……

乙　就举行婚礼啦？

甲　就早进骨灰盒啦！

（一九八〇年二月，李光记录整理）

新局长到来之后

（对口相声）

〔甲乙二人穿干部服登场，谁演就叫谁的名字。

甲　（热烈地与乙握手）咱们有好几年没见了。

乙　你还当局长室秘书哪？

甲　最近升了。

乙　（惊）又升了！升什么职务了？

甲　嗯……局长。

乙　（不相信地）什么？

甲　（完全肯定）局长。

乙　你真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啊！

甲　……不过，就当了三天。

乙　噢！代理的？

甲　不是。

乙　犯错误了？

甲　没有。

乙　那是你骗我。

甲　哪儿能啊。

乙　那怎么才当三天啊？

甲　是这么回事，我们老局长调走了，新局长三天后才上班儿，这三天局长室就我一个人儿，我不就当了三天局长嘛！

乙　嗐！那不叫当局长，那是给局长看办公室。

甲　反正那几天，我觉着就跟真当了局长一样，我上班以后，先沏一壶茶，点一根儿烟，往皮转椅上一坐，就觉得跟飞起来一样，晕晕忽忽，晕晕忽忽，一会儿就飞了有十丈多高……

乙　嚄！都超过百货大楼了！

甲　一会儿又飞了一百丈高，晕晕忽忽，一千丈高，晕晕忽忽，一万丈高……

乙　（止甲）别飞了，别飞了，再飞就撞月亮上了！

甲　就这样一连气儿我飞了三天，到第四天头儿上早晨一上班……

乙　接着飞？

甲　闭目养神。

乙　（旁白）这几天飞累了！

甲　我正合着眼休息呢，就听见："局长！快，到北京开会去！"我赶紧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夹上皮公事包，戴上皮手套儿，换上皮鞋，直奔大门口儿，就见一辆上海牌儿小轿车儿正等着我呢。"吱扭"！

乙　汽车门开了？

甲　"砰"！

乙　汽车门又关上了？

甲　进来个人。

乙　上来个人？

甲　不，进来个人。

乙　不是汽车里又上来个人吗？

甲　不！是办公室里进来个人。

乙　你不是坐小汽车儿到北京开会去吗？

甲　哪儿啊，那是我作了个梦。

乙　（旁白）他作梦都忘不了当官儿！

甲　我迷迷糊糊看见进来个老头儿。

乙　老头儿？

甲　我一看，穿身旧呢子制服，穿双黑皮鞋，虽然旧还挺干净，戴着顶半旧帽子，一进门就东张西望。

乙　谁呀？

甲　（气势汹汹）谁也得给我出去！“走！这是局长室，你没看见门口儿那块牌子吗？‘闲人免进’！”

乙　你干吗这么大火儿啊！

甲　要不是他把我吵醒了，这会儿我早到北京了。

乙　还作着梦哪！

甲　呃！他还不走。“出去！出去！这是局长室，再不走我就报告保卫处了。”

乙　至于吗？

甲　他不走我就推。（喊）“走！你给我走！”我把老头儿推到门口儿再一看，他……

乙　火儿啦？

甲　乐啦！“你……是×秘书吧？”

乙　是啊。

甲　“我姓郑，叫郑坚白！”

乙　郑坚白？

甲　（目瞪口呆）“啊……”

乙　你怎么啦？

甲　敢……敢情他是新局长！

乙　（不在意地）噢！局长上班儿来了。

甲　“哎呀！郑局长，您快请坐，快请上坐，快请在皮转椅上坐，我太失礼了！太冒犯了！太……太……太放肆了！您知道……我盼星星盼月亮，就象天旱盼雨，天涝盼风，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地盼着您来呀！今儿早上我从三点钟就在门口儿等您，四点、五点、一直等到八点半啊……这……这……我刚进办公室您就来了。局长！您喝茶，这是二十四块钱一斤的！”

乙　好茶叶！

甲　“怎么刚才我就没认出您来呢！您恕我眼拙，恕我眼瞎，本来我就是五百度大近视眼，这两天又上点儿火，走到街上连公共汽车都看不清……昨天下班回家，才进门儿又赶紧出来啦！”

乙　怎么？

甲　“进派出所了！”

乙　好嘛！

甲　“其实我刚才是想跟您握手，这……就因为视力太差……没找着您手……握到您胸口上了！”

乙　这都不象话。

甲　“现在我向您道歉！”（鞠躬）

乙　其实不必。

甲　“我给您赔礼！”（又鞠躬）

乙　不用那么客气。

甲　（哭）“我请您……饶恕……”（作欲跪状）

乙　（忙拦）呃……呃……至于吗？

甲　你猜怎么样，我这么一道歉，郑局长乐啦！

乙　人家不计较你。

甲　我一看局长乐啦，赶紧端过茶杯：“局长！您喝茶……这是二十四块钱一斤的！”

乙　局长喝了？

甲　没喝。

乙　（旁白）瞧这巴结劲儿！

甲　“这……‘闲人免进’牌子谁写的？”

乙　你吧？

甲　“摘下去吧，这样谁都不敢进来了！”

乙　瞧这群众观点！

甲　“局长！要不这样吧，咱改一个字。”

乙　哪个字？

甲　“把‘闲人免进’改成‘闲人请进’……”

乙　那局长室还不乱了套了！

甲　局长一听就乐啦！我一看局长乐，赶忙端茶杯：“您喝茶吧，这是二十四块钱一斤的！”

乙　这回喝啦？

甲　没喝。“×秘书：我到下边看看去。”

乙　深入下层。

甲　“我陪您去！”他说：“不用，一个人方便。”

乙　没架子。

甲　我说：“给您派车。”他说：“我骑惯自行车了。”

乙　艰苦朴素。

甲　“要不我通知一下基层各单位。”郑局长又乐啦。我看局长一乐，赶紧说……

甲乙　“局长您喝茶，二十四块钱一斤的！”

乙　（旁白）他总忘不了这碗茶！

甲　郑局长乐着跟我说："×秘书，我看你心火太大，眼也发红，茶能清心明目，这茶你喝吧！"说完话转身走啦。

乙　(旁白)人家局长心里全明白！

甲　(叹气)完了！这回算是完了！新局长头天来我就闹了这么一出儿，甭说重用提拔了，连这回……都悬！

乙　哪回？

甲　升级啊！

乙　(旁白)还惦记升级哪！

甲　嗐！人逢喜事精神爽，苦闷愁肠困睡多。从他一走，我一直睡到下午六点。

乙　下班回家吧？

甲　赶忙蹬车回家，一路上迷迷糊糊。人要是一别扭，什么事都碰得上，就见个矮胖子在我前面晃，按铃铛他也不躲，我心里说：局长——我怕他；你——我还怕……"砰"！

乙　撞上矮胖子啦？

甲　撞到信筒子上啦！

乙　心不在焉。

甲　回家以后我是饭也没吃，茶也没喝，烟也没抽，就往床上一躺……

乙　睡上觉了？

甲　琢磨开了！

乙　琢磨什么？

甲　原来这郑坚白是个笑面虎、老油条啊！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乙　你怎么办？

甲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明天我就放一颗侦察卫星！

乙　什么？

甲　侦察卫星，就是先摸摸他的脉！

乙　怎么摸法？

甲　“会餐奉承法”！

乙　不明白。

甲　这还不明白？给他组织个盛大的欢迎会，来个大会餐，在酒席宴上大伙儿恭恭敬敬地轮流敬酒，我在会餐前天花乱坠地把局长一通儿捧，只要他喝一口酒，吃一口菜，郑坚白呀郑坚白，你就成了郑坚黑了！

乙　(旁白)好厉害！

甲　我把战略战术翻来覆去地、仔仔细细想好了以后，一看表，早晨六点半！

乙　一宿没睡。上班吧！

甲　我赶紧漱口洗脸，出门直奔早点铺，吃了四两大饼、八根馃子、两碗豆腐脑儿、一碗馄饨……

乙　嗬！这顿早点一斤多！

甲　别忘了我昨天一天没吃饭，吃完早点直奔机关，进门才七点半。

乙　早到半个小时！

甲　今天我得赶在局长前边来……

乙　为什么？

甲　显得积极。我锁上车，上楼进办公室，推门儿一看正有个人在那儿扫地哪！

乙　勤务员？

甲　郑局长！

乙　风格太高啦！

甲　我上去就抢笤帚，等抢过来一看，别扫啦！

乙　怎么？

甲　连办公室带楼道全扫干净了！这时候就听见：“当——”

乙　上班铃响了。

甲　郑局长说还要下去转转。

乙　你陪他去？

甲　他不让。

乙　通知下面？

甲　他不许。

乙　派汽车去？

甲　他不要。

乙　（感慨地）这可是老八路又回来了！

甲　临走前，我说：“郑局长，下班后有个极其重要的会议，请您务必参加。”话说完他下楼走了。我看他一出大门，（兴奋地）好！战斗开始！

乙　你跟谁战斗？

甲　跟郑坚白。

乙　怎么战斗？

甲　先跟财务处长打招呼，把我欢迎郑局长的计划一说，他完全同意，让我负责筹备一切。

乙　钱呢？

甲　老规矩，实报实销。

乙　那……报得了吗？

甲　没问题，财政局有个主任是他叔叔。

乙　（摇头）

甲　我先成立个欢迎新局长筹备委员会，下设会餐司、组织

司、礼宾司，马上开动所有机器，打通一切渠道，紧急行动起来，限下午四点前完成一切战斗任务！

乙　够认真的！

甲　由我拟好本局的科、处长以上干部四十八人参加会餐名单，及时发出请帖，六点到小礼堂开会。

乙　四十八人都到齐了？

甲　（泄气）才来了二十七个！

乙　怎么？

甲　副局长缺仨，正副处长缺七个，正副科长缺十一个。

乙　嗬！缺二十一个，你准备几桌席？

甲　五桌！

乙　那怎么办？

甲　我早有准备，把办事员、通讯员、勤务员、电工、木工，凑了二十一个人拉到小礼堂充数儿。

乙　人家要是不去呢？

甲　以旷工论处！

乙　啊！太霸道了！

甲　到五点一刻我就在机关门口儿等着。

乙　这么早。

甲　恭候郑局长，一直等到六点整。

乙　郑局长还没来？

甲　正进门儿。我领着局长来到小礼堂，心想这场战斗马上打响了。郑坚白啊郑坚白，咱们看看谁输谁赢吧！

乙　（旁白）称得起脏心烂肺啊！

甲　我们一到礼堂门口，四十八个人排列两旁夹道欢迎！高呼："欢迎郑局长！"大家随着郑局长进了礼堂，只见两

万多烛的电灯一齐开亮，银光四射，礼堂正中央挂着一条横幅，红底儿黄字："欢迎郑局长光荣到来！"我一看，郑局长——乐啦！

乙 这位局长还真喜相！

甲 这会儿我心想：郑坚白这回算是输定了。我把郑局长让到正中间那张桌儿的正中间儿一坐。

乙 当神仙供上啦！

甲 郑局长拿眼一扫：五张大圆桌面上，摆得是丰丰盛盛、五彩缤纷，每张桌上有过滤嘴大中华烟四筒。

乙 真讲究！

甲 有茅台酒一瓶、五粮液一瓶、西风一瓶、汾酒一瓶，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通化葡萄酒、大瓶中国红葡萄酒，还有五加皮、威士忌、味美思、白兰地、老窖大曲、芦台春、青岛啤酒、桔子汁……

乙 够开个酒馆的了！

甲 桌上摆好酒菜十六个，共分八凉八热：有黑松花、白斩鸡、拔丝葡萄、扁豆泥、苹果排、饯海棠、杏仁豆腐、八宝饭，还有古老肉、回锅肉、软炸肉、葱爆肉、炒虾仁、爆三样、二龙戏珠、龙虎斗。

乙 还有龙虎斗？

甲 这是广东名菜！

乙 没吃过。

甲 我说："同志们，这位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盼了很久很久，昨天才到局视事的新局长郑坚白同志，大家欢迎了。"

乙 一阵掌声！

甲 "郑局长可是老革命了，出身贫农，在十一岁就参加了一

二九运动！”

乙　十一岁就参加一二九运动？！

甲　这么说不显着资格老吗！“三八年被组织上派到晋察冀军区当团政委，抗日战争中南征北战，解放战争中转战大江南北，受过五次重伤、三次轻伤，立过五次特等功、三次大功，多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进城后转到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遭到了无端迫害，我们局长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想起来……我……就难过……（哭）我难过极了！我真难过，我不能不对‘四人帮’怀有刻骨仇恨！”（哭）

乙　行了，别哭啦！别哭啦！

甲　“对！我不能哭，今天这个日子我该高兴，我应该化悲痛为……笑容！我……（笑）哈哈哈！”

乙　成了变色儿鸡了！

甲　“同志们！现在郑局长来到我局，率领我们奔向伟大的四化征途，我相信我局工作一定会面貌一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全市机关工作的标兵，成为全国机关工作的样板。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幸运、我们的光荣……”

乙　（旁白）瞧这通儿捧！

甲　我一边儿说，一边拿眼扫着局长，他面带微笑，正乐哪！

乙　别看乐，人家心里不一定爱听。

甲　没那事，人没有不吃捧的。

乙　那是你！

甲　“现在为了我们郑局长的身体健康，为了工作顺利，为了我们祖国四化的尽快实现——干杯！”

乙　敢情这就叫“会餐奉承法儿”！

甲　（做手势）“我不喝酒！……这五桌席，这个势派，得花三、四百块吧！现在我们正在搞四化，国家还很困难。（笑）×秘书，我看先把这五桌席好好保存起来，等我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我一定陪大家尽醉方休！”

乙　啊！这五桌席得存二十年！

甲　“要存不住的话，这么办吧，谁吃谁给钱。”

乙　（赞美地）好！

甲　郑局长说完话站起来走了，我急忙陪着送到大门口儿，等回到小礼堂一看……

乙　大伙儿正吃哪？

甲　大伙儿全走了！

乙　烟哪？

甲　一根没抽！

乙　酒哪？

甲　一口没喝！

乙　菜哪？

甲　一口没吃！

乙　那你怎么办啊？

甲　我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谁让是我主办的呢！对，我找来两个桶、一个大塑料袋、一个大纸箱子。

乙　这干什么？

甲　塑料袋儿盛饭，桶盛“折罗”，纸箱子装烟装酒！

乙　（旁白）甭问这位准常装“折罗”！

甲　我蹬了辆三轮儿就回家了。

乙　这笔钱谁出？

甲　财务处啊！

乙　对，实报实销。

甲　我一边儿骑着车一边儿生气，郑坚白啊你好厉害呀！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反正早晚你跑不出我手心儿去！骑着骑着，嗯，就见前边儿有个细高挑儿挡道儿的。“躲开！你在那儿晃什么？”嘿，他不动！……“砰”！

乙　把细高挑儿撞啦？

甲　把电线杆子撞啦！

乙　嘿！“折罗”呢？

甲　一点没洒！

乙　（旁白）我说是老行家不是！

甲　回到家后可热闹了，老婆孩子来个大会餐！

乙　可解了馋了？

甲　可惹了祸了！

乙　怎么？

甲　半夜，我用三轮拉着孩子大人一块儿上医院了！

乙　怎么啦？

甲　急性肠炎！

乙　好嘛！

甲　还好哪！好容易打针、吃药、输液，才算好转，回家后我把家里人安排睡了觉……

乙　你也睡啦？

甲　我可睡不着啦！

乙　怎么？

甲　我躺在床上就琢磨，这“会餐奉承法”是我的撒手锏哪，这回怎么会不灵了！

乙　郑局长坚持原则！

甲　（摇头）不对。他是怕影响不好，不愿意当着大伙儿面公开吃饭，一上任先来个下马威。其实，这种人越当着大伙儿面儿来这一套，越是要的价码儿大！再者说，酒肉穿肠过，吃顿饭顶多舒坦个把钟头，过去就完，看起来他可不是一般的笑面虎儿、老油条，这种人是棉里藏针，柔中有刚，不可等闲视之，得想新法儿！

乙　还有什么新办法？

甲　这种法儿，得考虑到秘密进行，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长期起作用，对他永远有好处。

乙　什么法儿？

甲　“吃药奉承法”！

乙　什么？

甲　吃—药—奉—承—法！

乙　（惊异地）什么？没灾没病儿的吃药？郑局长，闲着也是闲着，您来点巴豆吃……没听说过！

甲　嗐！不是吃巴豆，是吃营养药。老干部啦，当初战争时期条件艰苦，缺乏营养，给他吃点儿营养药！

乙　你有药？

甲　有。我们家到我父亲这一辈儿七辈子摆药摊儿。

乙　卖野药儿啊！

甲　我一琢磨这法儿准灵，可巧我们家对过儿是中药加工厂。我把祖传秘方儿找出来，亲手交给车间主任，叫他连夜赶制，明天早六点取药。

乙　人家干吗？

甲　他老婆的户口是我从农村给办来的。

乙 噢，关系户儿！

甲 交待清楚以后，我回家，喝口水就躺下了。郑坚白呀郑坚白，这回咱们看看谁战胜谁吧！

乙 （旁白）他这是成心拉人下水呀！

甲 一觉睡到六点半，赶紧起床，漱口洗脸，登上车就跑，不一会儿……

乙 到机关了？

甲 又回来了。

乙 怎么又回来了？

甲 没拿药，赶紧砸开药厂大门，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得，放进挎包又回机关。

乙 （旁白）来回折腾！

甲 进门上楼才七点半。

乙 早到半小时！

甲 这不是显着积极吗！

乙 这鬼心眼儿！

甲 先找财务处长汇报预支款给局长配药的事，他完全同意，让我负责把药配好。

乙 钱呢？

甲 老规矩，实报实销。

乙 那……报得了吗？

甲 没问题，财政局里有个主任是他叔叔。

乙 噢！

甲 从财务处出来一上楼，有人正擦玻璃呢。

乙 这回是勤务员啦？

甲 还是郑局长。

乙　又没落着好儿。

甲　我赶紧把抹布抢过来……

乙　擦玻璃？

甲　甭擦啦，全干净了。我说："局长，您天天这么早来，得注意点身体啊！您这样晚睡早起，夜以继日，忠心耿耿，只想到工作是对的，可您得多多少少地注意点儿您的身体啊！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本钱，怎么能做革命的……买卖呢！"

乙　什么？

甲　"怎么做革命的工作呢？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连山都不要了，您可上哪儿去……搂去啊！"

乙　什么？

甲　"搂柴禾去啊！"

乙　好嘛，大喘气！

甲　"您头天来我看您体重足有一百六七十斤，这么两天，也就剩下四五十斤了！"

乙　啊?!

甲　"一百四五十斤了！"

乙　这还差不多。

甲　"您也照照镜子，都瘦成什么样儿了！腮帮子也凹了，颧骨也鼓了，嘴唇儿也干了，眼窝儿也塌了，两只手也抖了，两条腿也颤了！"

乙　（旁白）要咽气！

甲　"郑局长，我看着您心疼啊！我难受啊，您的身体可不属于您自己的，是属于党的，是属于国家的，是属于集体的，是属于人民的！现在我看您身体可不是一般的虚弱问

题，弄不好……(哭)您可……您可……”

乙 (旁白)要死！

甲 “我看您是气血两亏，阴阳两虚，表里失调，阴阳不和啊！我……建议您吃一服药。”

乙 什么药？

甲 “四补消呆安神忘忧丸！”

乙 好名字。怎么配的？

甲 “配药不能乱配，药分君臣佐使、四气五味，这服药有野山参二百克！”

乙 嗬！这一味药就得二百多块。

甲 “一级鹿茸二百克。”

乙 这又得三百多块。

甲 “六寸长原配的白海马一对。”

乙 啊？！还得原配的。……这……哪儿找去啊！

甲 “外加紫河车、葫芦巴、肉苁蓉、韭菜子、蛇床子、覆盆子、枸杞子、何首乌、杜仲、仙茅各一百克，天门冬、麦门冬、旱莲草、女贞子、鲜石斛、鲜生地、怀山药、白扁豆、生薏仁、鸡头米各一百克，还有杏仁、麻仁、枣仁、沉香、檀香、木香、熟地、党参、茯苓、鹿角霜、龟板胶、鳖甲、薄荷、阿胶，还有鸡血藤、夜交藤、夜明砂、桑寄生、石决明、草决明、伸筋草、生甘草、炙甘草、荔枝、桑椹、连翘、黄连、合欢花、忘忧花、玫瑰花、凌霄花各五十克；外加干姜、肉桂各八十克，大枣一百颗、鸡蛋黄儿三十个、肥羊肉五百克！”

乙 羊肉炒鸡蛋！

甲 这你外行啦，羊肉补阳，鸡蛋黄滋阴。“把上述诸药研为

粉末，炼蜜为丸，每丸重十克，温开水送下。您坚持早晚各服一丸，不出三个月，保证您精神百倍，百病全消，长命百岁，返老还童！”

乙　局长高兴了。

甲　他说他没病。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他说：“×秘书！这药你用吧！我看你忽阴忽阳，忽表忽里，忽虚忽实，忽寒忽热，成天心事重重，这服药你吃是最合适了。”

乙　好！

甲　他把话说完，转身走了。

乙　得，又没拍上！

甲　嘀！好一个郑坚白，我费了这么大劲，你不吃，你不吃我吃！你有那福气吗？哼！我一看他骑车出大门儿了，我也下楼。

乙　追他去？

甲　回家去。

乙　几点钟就回家？

甲　十点。许郑局长走，不许我回家！到家后，把全家老少全集合到一块儿，咱们吃药！过几天，咱们全家又白又胖、红光满面，气气他！

乙　吃了没有？

甲　吃了，每人三丸。然后吃午饭，饭后又吃三丸，吃完了就睡着了。

乙　还真管事！

甲　哪儿啊，我不是又吃了八片安眠酮吗！

乙　纯粹是胡折腾！

甲　一觉睡到半夜三点半，就听见："哎——哟！"

乙　谁叫唤哪？

甲　全家一块儿叫唤。

乙　怎么了？

甲　好嘛！一家人口干舌燥，两眼通红，耳朵发聋，鼻子流血！

乙　药吃多了吧？

甲　不会啊！我怎么没事啊！等我一照镜子……

乙　怎么样？

甲　成了窦尔墩了！

乙　上医院吧？

甲　不用，全家集合上院里去……

乙　干什么？

甲　浇浇！外边正下着雨哪！

乙　行吗？

甲　不行再吃十丸牛黄清心。

乙　胡折腾！

甲　还别说，全家在院里浇了三个小时……

乙　鼻子不流血了？

甲　改流清鼻涕啦。

乙　又感冒啦！

甲　那好办，全家回屋暖和暖和，再吃十丸……

乙　牛黄清心？

甲　银翘解毒。

乙　全家跟你一块儿受罪？

甲　你别忘了，有福可也同享啊！这会儿我一看表整六点半。

乙　又是一宿没睡！

甲　我赶紧洗脸、漱口、铺床叠被，出门登车……

乙　奔早点铺？

甲　甭吃啦。

乙　怎么？

甲　药都吃饱了。我直奔机关，进门、锁车、上楼，进门一看表才七点半……

甲
乙　早到半小时，叫局长看着显得积极！

乙　局长正扫地哪？

甲　屋里没有人。

乙　得，白起个大早儿。

甲　就说哪，就在这工夫儿，郑局长进来了，左手提着俩暖壶，右手端个茶壶，我正要接，局长说："别倒手了！"

乙　看人家这作风。

甲　局长说："炊事员老张的房子解决了没有？打字员小李结婚的房子有了吗？还有电工大陈的临建问题，勤务员吴大爷房子要塌的事……"一连气问了我十几档子。

乙　真关心群众生活。

甲　我说："局长您放心！这都在计划日程之上。"

乙　是这样吗？

甲　"咱们既要解决一般职工的房子问题，也要注意解决那些体弱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的住房问题，这不仅是个房子问题，也是关系到落实政策的问题。"

乙　说得太对了。

甲　我一听这话，乐得我直蹦，心里象开了朵花似的：郑坚白

啊郑坚白，你总算口吐真言了！

乙　这么高兴？

甲　能不高兴吗？这回少说也得给我长两级，办公室主任那更稳拿了。

乙　有这么大把握？

甲　听见了吗：(一字一板)“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的房子问题……”这是说谁？

乙　不知道。

甲　就是说他自己。

乙　怎么？

甲　谁年老多病？谁还能坚持工作？谁是老同志？郑坚白啊，姓郑的，这回你总算露了真底了！

乙　我看郑局长不是那种人。

甲　没有的话，人没有不为自己想的，行喽！(兴奋)这回“房屋奉承法儿”算是用上喽！

乙　房屋奉承法儿？

甲　(极力掩饰兴奋的心情，咳嗽)“郑局长，我的老局长，我早调查过了，您住的地方太远了，房子矮小破旧，年久失修，夏天存水，冬天透风，屋里潮湿，光线不明，刮风一层土，下雨满屋泥，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自行车一靠墙，我吓了一跳！”

乙　怎么？

甲　“房子直晃悠！”

乙　成纸糊的了！

甲　“您是领导，先人后己，以身作则，反对特权，这完全是对的。可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您还在当初造反派

轰到的那个破房子里住，这也太不合理了，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您年老多病，这么大岁数了，这……我想起来就难过……(哭)我难过极了……您十一岁就参加'一二九'……”

乙 行了，行了，(旁白)他这眼泪还真方便！

甲 “局长！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乙 说吧！

甲 “现在咱局里还有套房子，我陪您看看去……”

乙 局长不去？

甲 不去？(高兴地)去了！还让我派车！

乙 是吗？

甲 我马上准备汽车，陪着他上了汽车。

乙 直奔新房子？

甲 直奔炊事员老刘家。

乙 不是看房子吗？

甲 他先去老刘家，然后去打字员小李家，紧跟着到电工大陈、勤务员吴大爷挨家去看，一连气跑了五十多家，这下子我可急了。

乙 急什么？

甲 再不去看房子，汽车都没油了。

乙 结果去了没有？

甲 他能不去吗，你别觉着他这是深入下层，这是装出关心群众的样子来给我们看的。我叫司机马上开到新房子大门口儿。

乙 看房子！

甲 就在机关附近，质量不坏，漂亮干净，外檐是朱红水磨石罩面儿，白灰勾边儿，白中有红，红外有白，四六尺的阳台，砌着流线型栏杆，上雕莲花荷叶的图案，楼道有三

尺多宽，阶梯跨度合理，楼梯扶手漆得是锃光瓦亮，黄里透白，白里透黄，色调雅淡大方。新局长住的单元在二楼后手，一个浅绿色小门儿，上镶玻璃砖一块，上边写着三个红色阿拉伯数码二〇三。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只见有住房四间，每间十六平方米，厨房二间、厕所一间、浴室一间、储藏室一间，厨房全套管道煤气，浴室磁砖墁地，各屋套着阳台，各屋都有壁橱壁柜，各屋都刷得一尘不染，四白落地，雨挡，纱窗、玻璃窗、百叶窗油漆一新，墙上贴着隔音板，屋里装着空气调节器。

乙　真够排场！

甲　好！局长住的房子嘛！我往屋里这么一站，就觉着长了三的级似。

乙　（旁白）他总忘不了长级！

甲　我一看：局长乐啦。"局长！您看这处房子还能凑合住吧？"

乙　（不满地）还能凑合住吗？

甲　局长点了点头，说："咱们回去吧。"下楼上车回局，在车上局长还说："这所房子很好，你再仔细检查检查，看有什么该修补的。"（对乙）你听见这句话没有？

乙　听见啦，这句话没别的意思啊！

甲　没别的意思？意思大了！他怎么说的？

乙　"……这所房子很好。"

甲　就是说，这所房子他看中了。

乙　你再检查检查。

甲　就是说，这所房子他还有不够满意的地方。

乙　看还有什么该修补的。

甲　就是说，他让我再布置布置。

乙　我可没听出来。

甲　你哪儿有那么大学问啊！

乙　这叫……

甲　“房屋奉承法儿”！

乙　学问不小。

甲　我马上面见财务处长，把看房经过和局长的要求、我的计划详细汇报，他说：“由你办去吧！”

乙　钱呢？噢，对了……

乙
甲　实报实销！

甲　再者说……

甲
乙　财政局有个主任是他叔叔！

甲　出了财务处直奔百货公司，请来一位裁缝、一位电工，把他们领到局长新房子去实地丈量，提出要求，连工带料全部包出，连夜安装，明天早上交活，这一宿把我累的！

乙　真卖力气。

甲　早上七点一切布置完成，再看这房子，整个单元十个窗户七扇门，挂上乳白色顶天立地大纱帘，纱帘外是暗绿色大丝绒窗帘，住房中间，天花板上吊着莲花瓣大吊灯，莲花共分九瓣，每瓣装有四十瓦水银灯，门口有门灯，走廊里有壁灯，桌上有台灯，地上有地灯，还有冰箱、电扇、洗衣机、无线电、彩色电视带室外天线。

乙　这得花多少钱哪？

甲　反正是国家出钱呗！我心想：姓郑的，这回你一搬进来，不给我长两级，你就等着我的吧，到时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乙　（旁白）心太狠啦！

甲　我回到局里这个高兴啊："局长，那套房子我又检查了三遍，该修补的也修补了。这是各屋门的钥匙，一共二十四把，这是房本儿，我马上找卡车给您搬家。"

乙　搬了？

甲　郑局长把钥匙和房本儿要了去，说搬家的事他自己料理，紧跟着就走了。

乙　不愿意麻烦人。

甲　过了三天，我提着两条烟、四瓶酒给局长温居贺喜去了。

乙　（旁白）表功去了！

甲　一敲门出来个人。

乙　郑局长？

甲　孙技术员。

乙　噢！贺喜的！

甲　紧跟着又出来个人……

乙　这回是局长了？

甲　冯工程师。

乙　局长没在？

甲　哪儿啊，局长把房子给他们两家儿了，这两家一听我来这个高兴啊！

乙　当然高兴啦。

甲　我可难受了！

乙　为什么？

甲　这房子根本不是给他们的，甭问，这两人把我给告了。好！我一咬牙一跺脚。

乙　走！

甲　把烟酒送给他们俩，送人情送到家。他们在局长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就全有了。

乙　(旁白)好厉害，滴水不漏。

甲　说着话，两位抬过一个大包袱、两个纸箱子来。

乙　什么?

甲　那些窗帘和吊灯啊!

乙　全给落下来了。

甲　“×秘书，这些东西我们也用不着，您给郑局长送回去得啦!”好，两家人帮着我把箱子、包袱抬到楼下，捆在三轮上，跟座小山儿似的，走吧!

乙　回家?

甲　我是越想越气：郑坚白呀郑坚白，从你来了以后，把我折腾得胡说八道，以后咱走着瞧!……这时候就觉着前轱辘往下滑。“哎……哎哟……呃……”“咚”!

乙　怎么回事?

甲　掉沟里了。

乙　嘿!

甲　三轮车掉沟里啦，我挣扎着往上推，怎么也推不动，可巧来个人，连拉带拽才把我弄出来，一瞧这人……嘿!我认识!

乙　谁呀?

甲　郑局长!

乙　巧啊!

甲　“×秘书!你这是干什么哪?”

乙　你说什么?

甲　“在这儿洗澡哪!”“我看你也真该好好洗个澡了!”说完话他走了。我赶忙把东西运回家，刚卸完车，就听见有

人叫门。

乙 谁叫门？

甲 我们局财务处长！

乙 他干什么来了？

甲 “×秘书，会餐费、药费、房屋布置费，财政局全批下来了。”

乙 实报实销！

甲 不准报销。(念)“查此三项开支，完全违反财务制度，不准报销，请郑局长处理。”

乙 得！

甲 姓郑的更狠了：“此三项开支未经党委讨论，未经局务会议批准，应由主办人负责偿还，如无力一次付清，可由每月工资中分期扣除。”……财务处长把一沓子发票全交给我了。

乙 他当初不是说实报实销么？

甲 这不一样没短，全实报给我了！

乙 财政局有个主任不是他叔叔吗？

甲 这会儿财政局长是他爷爷也没用啦！

乙 好嘛！

甲 送走财务处长一回屋，可热闹了，窗帘也挂上了！吊灯也装上了，连床上、桌上全铺上丝绒台布了，一家老小足忙合！

乙 布置上啦！

甲 我老婆说：“好！好！这回好！××啊！你不是让我们全家吃“折罗”，就是吃药，折腾得我们总上医院，吃药吃得全家顺鼻子流血，大人孩子跟着你受罪！这回多好，多

漂亮的窗帘儿啊，打咱俩结婚你也没给我买这么漂亮的东西！”全家老小这个……

乙　这个乐呀！

甲　这个哭啊！

乙　怎么？

甲　我官儿也升不上了，级也长不了啦！再说……（哭）再说……这笔帐……月月扣工资，扣到什么时候儿算一站那！这笔帐……这笔帐……我可怎么还哪！……（大哭）哎哟……我的帐啊！我可怎么还哪！（边哭边下场）

乙　（下场，走几步又返回来对观众）这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下场）

（一九八〇年六月，李光记录整理）

无情人终成眷属

（化妆相声）

人 物 报幕人，穿着朴素，六十多岁的男同志。简称报。

他，穿黑色衣服的青年。

她，穿白色衣服的青年。

〔幕启：报幕人在鸟鸣、音乐声中上。

报 各位观众，这个节目名字叫《无情人终成眷属》。故事发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发生的地点是公园的一角。您看，这有盛开的藤萝花，那边松树下，为游客安放了长椅。登场人物是一位穿黑色衣服的男青年和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女青年。这个故事所反映的事情，在青年中虽然是个别的，但却也是常可以碰到的。看，人说来就来了，请观众欣赏他们的表演吧！（下）

〔他和她，分别从左右两侧边看报，边上。他们擦身走过舞台正中两三步时，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互相回头看了对方一眼，之后，继续往前走。当他们即将要走下台时，又都互被吸引住，互相间又回头相望，眼光对在一起，又都急忙把头扭了过去。

他 （对观众）哎呀，为什么一看她，我的头就发昏呢？（坐在长椅的一端）

她 （对观众）哎呀，为什么一看他，我的心就发抖呢？（坐在长椅的另一端）

他　（立起对观众）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温存、善良，而有教养的人！（坐）

她　（立起对观众）一瞧，就知道他是一位忠厚、老诚，而有毅力的人！（坐）

〔互相间都用报纸遮住半边脸，窥视对方。

他　（对观众）多么温存的眼睛啊！

她　（对观众）多么忠厚的嘴唇啊！

他　（对观众）多么善良的耳朵啊！

她　（对观众）多么老诚的鼻子啊！

他　（对观众）多么富于教养的头发啊！

她　（对观众）多么充满毅力的眉毛啊！

他　（对观众）我完全被她征服了！

她　（对观众）我完全被他俘虏了！

〔沉默。

他　（走到她身旁）今天是几号啦？

她　（吃惊地）啊……噢！（看报）×月×号。

他　（欠身）谢谢！（走回坐下，看报）我这也×月×号。

〔又沉默。

她　（走到他身旁）你的表几点啦？

他　（吃惊）啊……噢！（看手表）六点三十五。

她　（欠身）谢谢！（走回坐下，看手表）我这也六点三十五。

他　（看她，尴尬）嘿嘿！

她　（看他，尴尬）嘿嘿！

他　（咳嗽）……

她　（咳嗽）……

他　（咳嗽）……

她　（咳嗽）……

〔沉默、沉默、再沉默。

他　（爆发地）我爱你！

她　（脱口而出）我也……（落下幸福泪）

〔山洪爆发般的音乐，吓得群鸟乱飞，每串藤萝花都战抖。

〔紧张、兴奋、尴尬、腼腆。此时，他们变成世界上最多情的人了。

他　（温柔地）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温存、善良、而有教养的人！

她　（温柔地）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忠厚、老诚，而有毅力的人！

他　看，你有一对多么温存的眼睛啊！

她　瞧，你有一副多么忠厚的嘴唇啊！

他　看，你有一双多么善良的耳朵啊！

她　瞧，你有一只多么老诚的鼻子啊！

他　看，你有一头多么富于教养的头发啊！

她　瞧，你有两道多么充满毅力的眉毛啊！

他　我完全被你征服了！

她　我完全被你俘虏了！

他　你是开放在我思想深处的鲜艳夺目的花朵！

她　你是镶嵌在我灵魂底层的光辉灿烂的宝石！

他　只要天空上还流动着白云的时候，我就爱你！

她　只要大海里还汹涌着碧波的时候，我就爱你！

他　只要地面上还有鸟兽的时候，我就爱你！

她　只要土壤里还长花草的时候，我就爱你！

他　从现在起，我们水乳交融，不能分开了！

她　从现在起，我们形影相随，不可分离了！

他　但愿我先你而死，不然我该多么伤心啊！

她　但愿我先你而死，不然我该多么难过啊！

他　世界上没有你，对我将是无情的折磨！

她　天底下没有你，对我将是巨大的残酷！

他　世界上没有你，那是难以想象的！（哭）

她　天底下没有你，那是不可思议的！（哭）

〔二人各自拭泪。

他　（笑）亲爱的，在这幸福的时刻，我们为什么要难过呢？

她　（笑）是啊！亲爱的，在这欢乐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要伤心呢！

他　（笑）哼哼！

她　（笑）嘿嘿！

他
她　（相视而笑）哈哈！

她　亲爱的，世界上的事物，你对什么最感兴趣？

他　当然是我的工作和事业。

她　那是很值得尊敬的。但是，除了工作和事业呢？

他　那……那我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事物，莫过于下象棋了！

她　下象棋？

他　是的，下象棋！

她　（对观众）我一见下象棋就生气！

他　亲爱的，我想你对下象棋也一定感兴趣！

她　我？

他　嗯。

她　（苦笑）嘿嘿……（微微摇头）

他　（兴奋）我永远忘不了前年下的那盘后手当头炮取胜的棋。对手先开棋：象三进五，我当头炮八平五。他马二进四，我马八进七。他马八进九，我卒五进一！

她　（打哈欠）……

他　他马四进六，我炮五进四。他士四进五，我炮五平四。他车一平四，我车九平八。（陶醉）炮二平三，炮二平五。

她　（睡熟）……

他　（得意之至）车四平五，车八进九。炮三退二，马三进五，车五平八，马五进四，炮三平四，马四进六。他走了步车八平四，我马六进四（用力一拍椅背，把她惊醒），就把他闷死啦！

她　（打哈欠）把我吓死了！你下几盘了？

他　才下一盘。

她　我以为你下了许多盘呢！

他　有趣极了！

她　（对观众）无聊死了！

他　亲爱的，天底下的事物，你对什么最感兴趣呢？

她　当然也是我的工作和事业。

他　那是很应该佩服的。可是，除了工作和事业呢？

她　那……那我认为天底下最有趣的事物，莫过于织毛衣了。

他　织毛衣？

她　是的，织毛衣。

他　（对观众）我一看织毛衣就恼火！

她　亲爱的，我想你对织毛衣也一定感兴趣的。

他　我？

她　嗯。

他　（苦笑）嘿嘿……（微微摇头）

她　（兴奋）我永远忘不了大前年织的那件胸前蝴蝶式花样的毛衣。这种花样按十二针十一行打。第一行：五下针，作二盖针，再作五下针。第二行：完全上针，到二行作盖针的地方绕两针。以下第四、第六、第八、第十这几行，跟第二行完全一样！

他　（打哈欠）……

她　第三行：四下针，一盖针，绕两针，再作一盖针，四下针。第五行：三上针，一盖针，绕三针，再作一盖针，三下针。第七行：二下针，一盖针，绕四针，再作一盖针，一下针。

他　（睡熟）……

她　第十一行：六下针，用一针把所有的绕针兜起来，接着打六下针，照这样……（用力一拍椅背，把他惊醒）这个花样就打成了！

他　（打哈欠）这么一来就把我吓醒了。你织了几件啦？

她　就织一件。

他　我以为你织了好多件呢！

她　有趣极了！

他　（对观众）讨厌透了！

她　亲爱的，作为一个人要不会织毛衣，就太……太干啦！

他　亲爱的，作为一个人要不会下象棋，就太……太涩啦！

她　亲爱的，你准备穿一身什么颜色的衣服跟我结婚呢？

他　我准备就穿这身黑衣服。

她　亲爱的，换一身白的吧。

他　为什么？

她　因为我不喜欢黑颜色。

他　亲爱的，你准备穿一身什么颜色的衣服跟我登记呢？

她　我准备就穿这身白衣服。

他　亲爱的，换一身黑吧。

她　为什么？

他　因为我不喜欢白颜色。

她　外国的丧服才是黑的哪！

他　中国的孝服才是白的哪！

她　白的纯洁！

他　黑的严肃！

她　白的宁静！

他　黑的深沉！

她　白的好，白的好，白的好！

他　黑的好，黑的好，黑的好！

〔两个人从长椅前转到长椅后，碰头儿。

她　白的好，白的好，白的好！

他　黑的好，黑的好，黑的好！

〔两个人从长椅后转到长椅前，碰头儿。

她　你穿黑的就不结婚！

他　你穿白的就别登记！

她　吹就吹！

他　散就散！

她　吹！

他　散！

〔俩人猛地分开，赌气分坐长椅两端。

〔沉默、沉默、沉默。

她　（对观众）闹成这个样子，让我迁就他一回吧！

他　（对观众）僵到这个地步，让我迎合她一次吧！

她　那么我就穿一天黑的吧！

他　那么我就穿一天白的吧！

他
她　（同时对观众）看来，她
他还是爱我的！

她　亲爱的，在咱们的房子里，你准备摆两把什么样儿的椅子呢？

他　我准备摆两把硬椅子。

她　亲爱的，换两把软的吧！

他　为什么？

她　因为我一坐硬椅子就腰酸。

他　亲爱的，在咱们的房子里，你准备摆两把什么样儿的椅子呢？

她　我准备摆两把软椅子。

他　亲爱的，换两把硬的吧。

她　为什么？

他　因为我一坐软椅子背就疼。

她　不会生活的人才坐硬椅子哪！

他　不会过日子的人才坐软椅子哪！

她　软的舒服！

他　硬的结实！

她　软的漂亮！

他　硬的便宜！

她　软的好，软的好，软的好！

他　硬的好，搞的好，硬的好！

〔俩人从长椅前转到长椅后，碰头儿。

她　你摆硬的就不要结婚！

他　你摆软的就不要登记！

她　吹就吹！

他　散就散！

她　吹！

他　散！

〔俩人猛地分开，赌气分坐长椅两端。

〔沉默、沉默、沉默。

她　（对观众）又闹成这个样子，让我再迁就他一回吧！

他　（对观众）又僵到这种地步，让我再迎合她一次吧！

她　那么我就坐几天硬椅子吧！

他　那么我就坐几天软椅子吧！

她
他　（同对观众）看来，他
她还是爱我的！

她　亲爱的，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准备送给你一件礼物。

他　亲爱的，在我们登记之后，我也准备送给你一件礼物。

她　我送给你一副签子，一斤毛线。

他　干什么？

她　以后你下班回家，咱们就在一起织毛衣。

他　（对观众）哎呀，我再不能让步啦！（对她）我送给你一副棋盘，一副棋子儿。

她　干什么？

他　以后你下班回家，咱们就在一起下象棋。

她　（对观众）哎呀，我再不能容忍啦！

他　坦白地说，我是不喜欢织毛衣的。

她　直率地讲，我是很讨厌下象棋的。

他　我劝你放弃织毛衣！

她　我劝你放弃下象棋！

他　我劝你撅折签子，扔掉毛线！

她　我劝你砸碎棋盘，烧掉棋子！

他　你如果坚持织毛衣，就不必登记。

她　你如果坚持下象棋，就不要结婚。

他　我宁可不要你，也不能不下象棋。

她　我宁可不要你，也不能不织毛衣。

他　要这样，我们就吹！

她　要这样，我们就散！

他　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

她　你不觉得你很讨厌吗？

他　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粗俗、邪恶、缺乏教养的人！

她　一瞧，就知道你是一个轻浮、造作、毫无定性的人！

他　看，你有一对多么粗俗的眼睛啊！

她　瞧，你有一副多么轻浮的嘴唇啊！

他　看，你有一双多么邪恶的耳朵啊！

她　瞧，你有一只多么造作的鼻子啊！

他　看，你有一头多么缺乏教养的头发啊！

她　瞧，你有两道多么没有定性的眉毛啊！

他　我爱你完全是个误会！

她　我爱你纯粹是个错误！

他　你回家穿着白衣服，坐着软椅子，织你的毛衣去吧！

她　你回家穿着黑衣服，坐着硬椅子，下你的象棋去吧！

他　但愿从今天起，再看不见你！

她　但愿从现在起再遇不着你！

他　分别了！（欠身）

她　分别了！（欠身）

她
他　分别了！（一起欠身）

〔他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快步走下。

〔一会儿，他们走了上来。

他　（对观众）难道这种女人配叫做：思想深处的花朵吗？（打自己的头）我糊涂啊，我糊涂啊！（向她）呸！（冲下）

她　（对观众）难道这种男人配叫做：灵魂底层的宝石吗？（捶自己的胸）我愚蠢啊，我愚蠢啊！（向他）呸！（冲下）

他　（冲上。向她）只要天上还有云彩的时候，我就不会爱你！只要地球上还有动物的时候，我就不会爱你！呸！（冲下）

她　（冲上。向他）只要大海里还有波浪的时候，我就不会爱你！只要土地里还长植物的时候，我就不会爱你！呸！（冲下）

〔他们俩一齐冲了上来。

他　你爱我，对我是一种残酷！

她　你爱我，对我是一种折磨！

他　你同我结婚，那是不能想象的！

她　你同我结合，那是不可思议的！

他　永别了！（欠身）

她　永别了！（欠身）

她
他　永别了！（相对欠身）

〔他们分别左右快步下。

〔报幕人上。向左右一望，摇头。

报　各位观众，他们俩又闹翻了。戏如果演到这里就闭幕，那么我和每位观众都不能不为这两位青年男女庆幸。庆幸他们到底结束了一场危险的爱情的闹剧。但是这出戏还没有完……（退场）

〔他、她分别从左右快步上，当走至舞台正中，擦身走过两三步时，都停住了，互相扭头相望。

他　（对观众）我发现，她在生气时比平和时更美丽！

她　（对观众）我发现，他在激动时比宁静时更神气！

他　（对观众）这是多么热烈的性格呀！

她　（对观众）这是多么豪迈的情感呀！

他　（对观众）她象一团熊熊大火，燃烧着我的灵魂。

她　（对观众）他象一匹脱缰野马，闯进了我的生命。

他　请你走开！

她　请你走开！

他　脚下的土地不是你所有的。（坐在长椅一端）

她　眼前的景色不是你个人的。（坐在长椅一端）

他　走开！（靠近她一些）

她　走开！（靠近他一些）

他　走开！（再靠近她一些）

她　走开！（再靠近他一些）

〔沉默，紧张地沉默。

他　我发现我似乎更爱你了！

她　我发现我好象也更爱你了！

他　离开你，我就感到孤独。

她　没有你，我就觉得寂寞。

他　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了！

她　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了！

他　我们马上去登记！

她　我们晚上就结婚！

她
他　我们快回家取户口本，一小时以后还在这儿见。

他　再见！

她　再见！

她
他　再见！（各自走到舞台一侧，对观众）我多么幸福！

〔俩人匆匆分左右下场。在晨曲、鸟叫声中报幕人上。

报　各位观众，这两位青年一个小时之后，就要去登记了，但是他们除了对于对方的性别一项有所了解之外，相互间连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家庭情况、政治态度、文化程度、工作岗位等，一切都毫无所知。他们的幸福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他们的结合，除了给他们的父母、邻居、亲戚、朋友和机关、团体、街道、法院带来许多麻烦之外，对社会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今后的生活除了吵架、拌嘴、生气之外，又会有什么内容呢？假如他们有了孩子，那么就会使孩子也在痛苦和空虚中生活，造成两代人的不幸！这样看来，刚才这个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尾，就使这个节目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质了。因此，作者把这个能使人发笑的节目，又叫做：爱情的闹剧。（他、她从左右登场谢幕）谢谢您聚精会神地看完这个节目，谢谢您的掌声！（三人抚胸垂首向观众致谢。幕在音乐声中徐闭）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相声艺术问答

按： 这是何迟同志在卧病中答天津市文化局戏研室张国贤同志专访所问关于相声艺术问题的对话，兹辑录于下。

一 我怎样写起相声来

问： 自今春听到给您全面落实政策的消息以后，很多读者对您的健康情况十分关心，也有不少读者知道您对相声艺术有很深的造诣，希望和您探讨研究。现在让我提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请您解答一下好吗？

答： 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专家，对于相声也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只能算一个普通爱好者。如果谈爱好的话，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象戏曲、话剧、电影、美术等，喜欢这些艺术的程度也并不亚于相声，所以我是个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样样稀松的人。一会儿耍刀、一会儿耍枪、一会儿又要护手钩，所以到现在都快六十岁了，还是一个没有专长的人。至于相声，我确实写了几段，都是“逼”出或“挤”出来的。因为写了个《买猴儿》，各个刊物邀我写东西，就都点名要相声，于是就造成我是相声内行的假象，其实我只是个“半通”。真正的专家，象天津的马三立同志，北京的侯宝林同志，已故的老舍先生、张寿臣先生，在他们面前，我还是个学生。您要提

出很多问题考我，我不是交白卷，就是至多考五六十分，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问：从您熟练地驾驭相声这一艺术形式的能力来看，想必很早就接触这个曲种了吧？

答：是的。这得由我父亲说起。

我父亲在清末曾经中过秀才，并且经过殿试考中拔贡。辛亥革命以后，秀才兼拔贡的资格就不起作用了，于是当了小学教员。按说象我父亲这样的人，应该是个老学究了，其实不是的；他喜欢戏曲、曲艺和话剧。在他当郑州私立第一小学校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到郑州，在他任职的学校里读书。当时的学校时常举行“恳亲会”、“童子军建立几周年纪念会”一类的活动。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我父亲为了培养我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能力和勇气，就亲自写快板，叫我和另一位同学说，一直练习到非常熟练的程度时，才让我在“恳亲会”上正式演出。一次，演出居然成功，他还领我吃了三个冰淇淋，算是奖励。这次演出全仗着词拱嘴，才没砸锅。从此，我就敢登台了，当众讲话也不怯懦和羞涩了。以后一有这样的场合，就叫我演一个节目，于是我就和一位长得很胖的同学说起相声、演起双簧来了。这可以算是我和相声艺术最早结下的缘分吧。距今将近五十年光景了。

问：您表演的第一段相声叫什么名字？在这以后又是怎样进一步学习这种艺术的？

答：我记得我说的第一段相声是《对对子》。

在这段相声中，有这样一些对子：

风吹马尾千条线，

雨打羊毛一片毡。

风吹水面千层浪，
雨打沙滩万点坑。

芭蕉伸绿掌，给我给我！
荷花舒粉拳，打谁打谁？

屎壳郎撞南墙，嘎嘣——蛋儿——嗡；
癞蛤蟆跳北海，噗咚——圈儿——呱。

本来我父亲叫我说这段相声的目的，是为作诗打基础。但是与他的愿望相反，我不但没有学作诗，反而在读郑州明新中学的时候，经常逃学，天天下午到郑州北河沿听相声和评书去。

当时在郑州只有两个人说相声：一位叫单松亭，一位叫郭稽东。我听了他们三四十段相声。这两位相声演员就是我最初的老师。听相声的结果，是在初中时代连续留了两次级。

一九三五年我父亲病倒了，等他痊愈以后，我就跟他回到了北京。因为我的功课不好，考了四五所国立中学都没有考上，最后到一所私立中学去考试，却考了第一名。从此我在北京读了初中三年级。上半天到校上课，下午就到西单商场去听相声。

当时在西单商场说相声的有高德明、绪德贵、张傻子、汤瞎子、大面包等老辈相声演员。我从这些位老艺人身上听会了几十段相声、二十几段太平歌词，还学会了演双簧。这几位老相声演员，也是我的先生。最近我读到《战地》增刊（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侯宝林的一篇文章，原来他也是同这些位老先生学艺的，这样看来，我和侯宝林同志就成了间接的老同学了。

问：我们听过您创作的几段相声，感觉到颇有新意，在风格上和传统相声是不同的，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创作方面的经验？

答：一九三五年在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在学校里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因为年纪小，这一运动给我影响最深的，只是知道了中国有个共产党，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我父亲预感到北京城将要成为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对象，便想方设法给我找职业，于是我考上了陇海铁路客车招待生训练班，我就又回到郑州去了。后来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我曾经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

一九三八年初，我在西安看了丁玲、周巍峙等同志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出，听到不少以抗日为内容的大鼓、相声、太平歌词等。他们把演出过的节目印成小册子，其中有苏醒之写的相声和太平歌词《十字段》，觉得很新鲜，由于我在当时还没有创作能力，因此就用这个小册子的材料当做我演出的节目。那时候，我曾在西安街头、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表演过这些节目。我还记得《十字段》有这样的句子：

一字写出来一枝枪，拿起枪来打东洋；

二字写出来下面长来上面短，长长短短要抵抗。

…………

…………

五字好象交叉的镰刀斧，世界上的工农把我们帮。

就因为我唱这个《十字段》，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是给共产党做宣传。

写这个段子的苏醒之同志，一九四一年我们曾在晋察冀的平山县相遇，并且在晋察冀文联成立大会上，合说了一段相声

《孔子正传》。全国解放后，我在报纸上见过一段新闻报道说苏醒之在佳木斯市当了市长。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再见过面。

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被党组织保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以后，我就开始了崭新的革命生活。

一九三九年春，我从抗大工人大队（当时的队长是罗华生）转入工人学校。

在工人学校我认识了一位药剂师，名叫张惶。他是北京人，瘦高的身材，近视眼，嘴角总是向上的。当年他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约比我大四五岁），会许多段相声，还会弹三弦，会唱太平歌词。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合作说起相声，唱起大鼓来了。

我们两个人从业余演员变成了专业演员，大约合作了七八年之久。晋察冀边区只有我们两个人说相声，当时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张浩同志曾多次看到我们的演出。有时军区首长聂荣臻、程子华等同志也听过我们演出的相声。

问：在这个时期内，您所表演的相声有什么特点呢？

答：我们最初说的相声多半是旧瓶装新酒。比如《拉洋片》这个节目，是随着演出的对象不同，结合着当时的政治任务变换着洋片的内容。还演过《对对联》，也是随着政治任务而变换内容的。

再有就是经过整理的传统相声，例如《猜灯迷》、《改行》等。《改行》这个段子不是写鼓王刘宝全等人改行，而是写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郝寿臣等人，在敌占区受压迫改行的。虽然都是些老段子，但却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的再创造。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节目，我们两人说了大约有三十多段。

附带说一下，表演这些节目时，一方面为了配合解放区各种

政治任务，一方面也是为了"垫场"。因为当时演戏的时候，物质条件差，换布景的时间长。每当这时就把我们两人推了上去，一直说到后台把景摆好才下来。有时候说到眼看就要结束了，忽然二道幕的缝里传出了"何迟别下台"的声音，于是我们两人就由这一段相声，搭个桥，转入另一段相声。也有时，我们正说到热闹的高潮，观众也正哈哈大笑的时候，二道幕中却传出"何迟！两分钟后就下来"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得想办法，随机应变地找个笑料下台。

下台之后，赶紧脱去说相声的服装，匆匆地换上一套歌剧或话剧中所饰角色的服装。因为，当时几乎每个晚会上，我都身兼数职，既是舞台管理，又是某一个戏的演员；而在两幕戏之间，还要说段相声或唱段大鼓；在歌咏队里还要当个歌咏队员，或者打打锣鼓。那时候的演员撂下耙子就是扫帚，既是演员又得管理服装、道具、灯光、布景，虽然十分紧张，但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

如此看来，我说相声是带有业余性质的。当时在我头脑里认为说相声总不算"正统"艺术，只有写大歌剧、话剧，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这种思想后来也起了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观众十分喜欢听相声，一方面由于我下决心创作新相声。

问：您写的相声有时有些戏剧手法，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是怎样从戏剧中吸取营养的呢？

答：我在联大文工团时，虽然图书资料很少，却偶然找到一大厚本《莫里哀选集》，还有契诃夫的几个喜剧剧本。我带着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读了《可笑的女才子》、《悭吝人》、《打出来的医生》、《心病者》以及《求婚》、《蠢货》等七八个喜剧。同时，我们也排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我

饰演波布钦斯基，演出了三十多场。还看了联大文艺部演的果戈理的《婚事》等等。

这些喜剧给了我很大影响。自此以后，我就开始写起相声戏和喜剧来了。我写的喜剧有《二大伯》、《双打赌》、《两个包袱》、《眼睛亮了》……等十几种，都是话剧。我写的相声戏《喜信》、《二五减租》、《某甲乙》等五六种。这些作品都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比如《二大伯》是配合誓约运动的。《两个包袱》是为了在政治攻势中争取伪军反正的。《喜信》是为了讽刺在敌人"扫荡"中投敌叛变分子的。《某甲乙》是配合整风运动的。

所谓相声戏，就是用相声的语言和表现方法写成的小戏。在表演上同话剧相似，人物性格是从语言和动作中显示出来的。以上这些戏，除《二大伯》外，都是由我和张慢同志自编自导自演的。当时曾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喜信》曾在油印的《晋察冀戏剧》上发表过。由于创造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曾得到在当时可以买到二斤豆腐的奖金。我记得我买到豆腐之后，跟伙房要了一点盐，要一棵葱，和侯金镜、张慢还有几位同志，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稿费和奖金。

在这以后，我认识到旧瓶装新酒是不能很好地完成政治宣传任务的，因为只是套用相声而不是活用相声。也认识到只会些传统相声的段子，是远远不够用的。这种旧形式的运用，既有所删除，也就必然有所增益，其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这里还有一个借鉴问题。如果我不向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学习，是写不出喜剧，也写不出相声戏来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在联大文工团和抗敌剧

社工作。当时的文工团和剧社是非常重视政治学习的，每天都规定有两小时甚至更多时间。这个时期我陆陆续续地读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许多篇著作。特别是整顿"三风"运动和文艺整风运动，结合文件检查自己，这对我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我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社会上各阶层人物的能力。

二　买猴儿创作经过

问：《买猴儿》是您创作的第一个相声作品吗？

答：不是的。我写的第一段相声，是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工人学校。当时，延安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生活。学校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几乎每周都开一个娱乐晚会。我写了一段名叫《共产主义的工人学校》的相声，是幻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后，工人学校将是什么样子。意在说明：要想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必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先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必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先巩固抗日根据地；必先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最直接的是我们第二天早晨还得上山开荒。现在想来，这段相声充满了糊涂观念。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已经消灭，那时哪里还有什么工人学校呢？而您所提到的《买猴儿》则是我写的第十二个相声作品。

问:《买猴儿》这段相声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答：您问我为什么会写出《买猴儿》这段相声的，得从头说起。

一九五三年我听了天津市委组织部长一个报告，其中谈到商业部门的一些混乱现象，由于有些干部不负责任，造成的浪费是极其惊人的。我听后非常痛心。想到：我虽不是商业部门的干部，但是却有责任协助党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打算写个话剧，或者是写个活报剧，但苦于没有更为丰富的题材，无从着手。有一天在和同志们闲谈当中，作家艾文会同志告诉我一件事：天津市有一个公司本打算买二十箱猴牌肥皂，结果却买回两只猴来。这是一件实事。猴牌肥皂是擦瓷器用的特制肥皂。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写相声的绝妙题材。于是在我头脑里就跳出个“马大哈”来。

“马大哈”这个词也不是我创造的。在华北军区抗敌剧社工作的时候，剧作家杜烽同志下部队时从战士们的口头上听来的。是当时战士们的口头创造。

有了题材，有了人物，并不等于就有了作品。于是我就在我所了解到的生活基础上，发挥创造的想象和幻想，把“马大哈”性格当做一条主线，安排了“马大哈”的对象、王文书、采购员、科长、村长等这些人物。

我有向人说故事的习惯。《买猴儿》这个故事，每向同志们说一遍，就有所发展，有时也去掉一些东西。听到别人意见的时候，我认为好的，就采纳进去；当时戏研室的一些同志就曾提出过很好的意见。“马大哈”去四川就是根据吴同宾的建议写进去的。

这个故事，我一有机会，就给别人从头到尾说一遍，断断

续续说了五六个月之久，腹稿完全成熟了。我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来了。后来再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改动。

如果您问我写《买猴儿》的动机是什么？那就是：我热爱社会主义，当“马大哈”这类人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利益时，我有责任揭发他们，批判他们。把他们拿出来示众。至于这段相声发表演出以后。居然惹出了轩然大波，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问：关于《买猴儿》这段相声的写作，您在艺术实践当中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答：从我着手构思《买猴儿》这段相声时，我就想到：相声是一种传统艺术形式，要表现新的内容就需要对原有形式加以改造和发展。如果同志们仔细看一下《买猴儿》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既有传统的东西——这是主要的，也采用了话剧、评书的成分。

比如，一开始甲乙见面那一段，两个人一个从上场门上，一个从下场门上，互相都好象彼此见过面，但又认不出对方来。这个动作反复了三次，然后才开始对话。这在原来的传统相声当中是很少见的。这个开头很象喜剧。

对话之后，三言两语就提出了买猴的问题，很快进入了主题。这一点是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学来的。《钦差大臣》开始，县长一上场，第一句话就是：“诸位，听说有一位钦差大臣将要到咱们这里来了。”《买猴儿》也是这样点题的。

此外，《买猴儿》的语言，写的还算精练、整齐，有时使用排比的方法，这种语言既是传统相声当中所固有的，也是向莫里哀学习来的。整个《买猴儿》的笑声是随着情节的发展，由人物性格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而不是故意贴上去的。这一点既是传统相声当中所固有的，也借鉴了喜剧的表现方法。

其它象采购员买回五十只猴之后，才挑明通知是“马大哈”写的，这种补叙的手法是从评书和电影当中汲取来的。这就使得《买猴儿》在结构上有了我自己的风格，可说是在艺术形式方面的一点尝试吧。

问：请您再谈谈《买猴儿》这段相声的现实意义。

答：围绕着“马大哈”周围的一些人物，其实也都是一些“马大哈”，比如“马大哈”的对象在上班时间经常给“马大哈”打电话，邀“马大哈”看戏、看电影，严重地干扰了“马大哈”的工作；比如：做桐油炸丸子的大师傅，用香油油桌子的油匠师傅，也都是“马大哈”；再比如领导“马大哈”的那位科长，在介绍信上事先就签字盖章，因而给百货公司造成了许多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这是一个官僚主义者，是造成买猴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所以《买猴儿》这个段子，归根结蒂讽刺的是官僚主义者。还有，就是那位去东北，奔广州，走四川，辛辛苦苦买回猴来的采购员，也是一位“马大哈”。还有一些“马大哈”，是隐藏在这段相声的字里行间，没有明确指出来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他们。

以一个“马大哈”为中心，围绕着许多“小马大哈”，这种写法是从鲁迅先生的名作《阿Q正传》中学来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物叫小D，鲁迅先生曾经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来源：“……‘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于是我写的这段《买猴儿》，就有了大起来和“马大哈”一样的小D了。此外，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故事并不连续，而是以阿Q性格作为主线来写的。在写《买猴儿》的时候，我也多少学习了这种写法。“马大哈”这个人物在《买猴儿》的后半部，没有出现，采购员的行动比“马大哈”的行动还多，但采购员的行动，是

为了表现“马大哈”的危害性而设计的，同时，也从侧面隐喻了“马大哈”的性格。一直到最后猴儿大闹百货公司，也是为了再次批评“马大哈”的危害性。有的同志批评我：“猴儿大闹百货公司，象征着作者大闹社会主义，因而是反党的。”我觉得持有这种见解的同志，也可能是从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出发，但是这些位同志却忘记了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我这段《买猴儿》，已事隔四分之一世纪，现在再演出这段相声，竟然还有它一定的效果，这说明在社会上仍存在着“马大哈”。由于林彪、“四人帮”在我国横行达十年之久，今天社会上有许多不良现象，比“马大哈”严重得多得多，所以《买猴儿》这种题材，在今天已经不能起很大作用了，我要努力再写出一些更加合乎时代要求的讽刺作品。抓住那些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某些害群之马，象牛虻似地狠狠叮它一口！

《买猴儿》当中的官僚主义者，他签完字，盖完章，就溜之乎也了。而他领导下的人，只要见到科长的签字盖章，就坚决服从，积极照办，去完成买猴任务，既不做更多的思考，也不怀疑买猴的不合理性，这种人是混饭吃的人，而不是革命者，其危害性比“马大哈”还要严重，这种人如果不从精神奴役的笼里囚跳出来，早晚要栽大跟头的，有志于写讽刺文学的同志，为什么不写一写这种“套中人”呢？

三　题材与灵感

问：请您结合自己的相声创作，谈谈是怎样从现实生活里汲取题材的？

答：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把他观察到的某些生活现象，概括总结成为理论，向社会发表他的看法的。他把自己的看法、思想，直接说出来，阐明他对社会上的事物的意见。而文艺工作者却不这样。

文艺工作者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把他在观察社会当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和看法，经过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概括在艺术形象当中体现出来。文艺工作者最忌讳在他的作品当中赤裸裸地叙述他的思想。

有人说艺术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却不够全面，镜子只机械地、平面地反映生活，而艺术却不是机械地、平面地反映生活，更要紧的是革命的艺术还能积极地推动生活的前进。

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各的特点，谁也不能代替谁，正象各种各样的花，都有自己美的特点，谁也不能代替谁一样。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他可能掌握一种到几种艺术形式，如果他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驾驭他所从事的艺术形式的技巧，并且有着相应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以及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那末，他就会以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观点来观察生活。他就会在生活中获得他们需要的题材。所以，在一个有经验的作家头脑里，内容和形式是同时出现的。正因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形式的不同，因而所要求的题材也各异。写小说的同志需要的题材，往往为写戏剧的同志所不取；写诗歌的同志所汲取的题材，往往到了写电影的同志手里，成为没有用的东西。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题材，才能恰当的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作者所要表现

的内容。就是都从事某种艺术形式的写作，也往往因人而异。同样一个题材，由甲、乙、丙、丁四个人同时以同一艺术形式创作往往也很不一样，或完全不一样。这就有一个每个人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问题。

前头这一段话，似乎走了题，因为您问我的问题是：怎样获得相声题材的，上面似乎没有直接回答您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以为在创作方面，不管你所从事的是哪一门艺术，都有它的共性和个性，所谓“戏法儿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现在把话拉回来，谈谈我自己在相声创作方面是怎么获得题材的。

《买猴儿》的例子在前面已经谈过，不再重复。下面谈一谈我是怎样写出《高人一头的人》的。

这段相声的题材是直接从生活里得来的。

有一次，有一位同志问我：“你的作家协会会员证是多少号？”

我回答说：“是×××号。”

他说：“我的会员证是×××号。”

他比我少一百几十号，这就意味着他入会的时间比我早得多。

又有一次，有一位同志问我：“你的钢笔是什么牌的？”

我说：“是金星牌的。”

他说：“我的钢笔是派克牌的。”

又问我：你的钢笔敢剟在桌子上吗？

我说：“不敢。”

他就拔出钢笔来，猛地把笔尖剟在桌面上。

还有一次，我听到有两个人对话：

甲 你受了什么处分？

乙 我受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

甲　我也受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

甲　你的处分是哪儿批准的？

乙　是局党委批准的。

甲　我的处分是市委批准的。

类似这种情况，我在生活中直接、间接听到了许多次。我就在这种基础上加以创作的联想，一直联想到：这个人的儿子连吃臭豆腐也比别人吃的多一些。于是就产生了相声《高人一头的人》。这段相声写出来之后，就比我在生活中直接或间接遇到的这种人物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化，于是也就更有普遍性了。

这种“高人一头的人”，是到处存在着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常被人所忽略，往往是群众已感觉到了却未完全理解的事物。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这种人便成了一个典型人物。当观众听完这段相声之后，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人时，就立刻想到：这是一个“高人一头的人”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生活当中某些“高人一头的人”听完这段相声后，也会从中发现自己的这种毛病，从而收敛起一些，或者得到改正。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推动生活前进的含义。如果文艺不起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那末我写这段相声还有什么意义呢？

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生活里来的。相声题材就必然受着相声艺术本身特点的限制。而相声艺术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有的同志曾经叫我给相声下个定义，这个定义我是不敢下的。如果勉强谈一点想法的话，那末，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相声是曲艺的一个品种，是以能引人发笑为特点的语言和表演艺术。

《买猴儿》是一种写法，《高人一头的人》又是一种写法，

这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我的意思，非勉强我用另外一种写法就不一定写出来了。《买猴儿》的情节比较复杂；《高人一头的人》的情节比较单纯，它是采取两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来刻划人物的。这样看来，相声这门艺术当中又有着不同的样式和手段，其所以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主要是被内容所决定的。

最近我写了一段相声，名叫《似曾相识的人》，当中使用了五种道具：手表、皮鞋、上衣、钱、介绍信等等。有人说："这是戏，不是相声。"不管叫它什么吧，叫做喜剧也好，叫做相声也好，叫做"相声剧"也好，这都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要看：在这段作品里是不是表达了我所要表达的内容。在这段相声里我企图刻划一个狂妄自大、愚昧无知、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唯成分论、实用主义、敲诈勒索、向人行贿，问题暴露后先要流氓，躲不过去，做假检讨……这样一个中"四人帮"流毒很深的人物。他不同于"马大哈"，也不同于"高人一头的人"，更不同于"开会迷"。为了表现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我采取了传统相声当中《扒马褂》和《福寿全》的表现手法，也采取了一些喜剧的表现方法。我对艺术形式，特别是在运用旧形式方面，是力主创新的，于是就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这很可能被认为是非驴非马的东西。非驴非马是什么呢？是骡子——骡子这种东西，比驴力气大，比马耐性强。抗日战争当中，剧团、报社、后方机关，在反"扫荡"当中得到骡子的助力不小。如果有人说我这个段子是骡子，我并不感到是对我的一种讽刺。就是说它是姜子牙骑的"四不像"，也是可以的。其实，它还是相声，不过有所发展而已。

这话说远了，让我再扯回来吧。

问：是不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可笑的事物，就能做为相声创作的题材呢？

答：我看是不行的。让我再举两个例子。

比如：某工厂有甲乙二人打赌，甲对乙说："如果你把这五斤馒头吃下去，我输三十块钱。"乙果然吃了下去。当乙吃完之后，甲却违反自己的诺言不肯拿出钱来，于是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去找工会，工会不管；去找行政，行政不管；再去找支部，支部也不管。乙在盛怒之下，告到法院。法院把双方传去，问明情节，调查属实，结果宣判：对双方都以赌博罪论处，每人罚款三十元。

这件事可乐不可乐呢？非常可乐，但却绝不能写成作品，如果把这件实事写成作品的话，就成了"暴露文学"，成了讽刺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思想空虚，是对社会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然这种事例是极其个别的，但如果写成文艺作品，就成为有普遍性的东西了。画家可以画鳄鱼、蛇、字纸篓，而不去画大便、鼻涕、毛毛虫之类，因为把这种形象采用到作品中，本身就破坏了艺术。因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一个原则来，这就是：我们绝不能自然主义的来看待生活，否则写出来之后，很可能是一篇毒草。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件实事。我的舅父（姑隐其名），他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爱数钱。在花银元的年代里，他把一元的、五角的、两角的、一角的，都分门别类的放在几个小木匣子里；把五元的、一元的、二角的、一角的票子，都分门别类的包在纸包里，并且在木匣或纸包上用工笔小楷加以注明。如果票子上有破损的话，还用薄纸裁成小纸条，用糨糊贴补起来。同时他把新票子和旧票子，也分开存储。把银元当中

“站人”的，“袁大头”的和带有“龙形”的，也分别存放。少说一天要数上两遍到三遍。

我的表哥是设计火车头的三级工程师，解放后每月收入达二百八十元之多。在我表哥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每月的薪金必须原封不动的交给我的舅父，然后由我舅父再发给他每月的零用费。有一次我的表哥要出差到外地去，向我舅父要三十元人民币买一件雨衣和一双雨鞋。我的舅父嫌他要钱过多，就建议我表哥买几张东昌纸糊一件雨衣，再刷上桐油；雨鞋呢？就用我外祖父的“遗产”，一双“油毛窝”来代用。结果我表哥只买了把雨伞就出差了。由于我舅父爱喝杏仁茶，就给我表哥娶了一个卖杏仁茶的女儿做媳妇。

我舅父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我表姐伺候的。每天两遍酒、三遍茶，晚上灌汤婆子，早起倒夜壶。他不吃别人炒的菜，只吃我表姐炒的菜，于是把我表姐留到二十八岁才出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算是很老的老闺女了）。我舅父为贪图彩礼，就给我表姐找了一个比她年纪大一倍的老头子当女婿。彩礼是丰厚的，我舅父自己留下了多一半，只把一双四两重的金镯子声明给了我表姐，但是实物却留在我舅父家中，存放在一个极其秘密的所在。存放的时候，只有我舅父、表姐和我母亲在场。但过了没有几个月，这对镯子却不翼而飞了。究竟是谁偷走了呢？一直是个迷。直到我舅父弥留的时刻，给他穿“装裹”的时候，这个“贼”才被发现。原来这对金镯子就拴在我舅父的裤腰带上。

这个题材可以不可以写成一段相声呢？当然可以。但象我舅父这样的悭吝人，是一九二〇年左右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个题材，是北京解放之后，我才得到手的。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又过

去了三十年。这个题材如果现在再写成一段相声的话，就失去了它的时代感。这种悭吝人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几乎绝迹了，即使有他们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写出来也会成为无的放矢的作品。这样看来，我们在捕获相声题材的时候，就不能不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终于放弃了把这个题材写成相声的念头。

除了上面两个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虽然这个题材也还有着较好的现实意义，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也适于用相声形式来表现，但是写出来后，却未必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兴趣和他所经历的生活，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距离很大，因而写出来也未必为群众所接受和理解。

就此，让我再举两个例子：

比如我在“牛棚”里曾经想到过这样一个题材：有一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药水，如果把这种药水喷洒在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上，只要这个尸体还留有骨头的话，就能把这个人起死回生，再活十年。这位科学家被“四人帮”的爪牙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在他被关进“牛棚”之前，偷偷地把他所发明的，可以使四五个人起死回生的药水，交给了一个诗歌爱好者。这位诗歌爱好者利用文化大革命当中串联的机会，先后找到了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四个人的坟墓，于是这四位大诗人都起死回生了。于是青年诗人就把这四位大师请到他家去住。有一天，正当这四位大诗人饮酒吟诗时，“四人帮”的爪牙们突然闯进屋来，不容分说，便把他们揪走，关入牛棚。那位诗歌爱好者，当这群打手闯进他家时，机警的跳墙逃走，躲起来了。这四位大诗人的作品，被“四人帮”爪牙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诗，群起而批之（当然批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让他们写

检查。这四位诗人只知道唐朝时代的事情，不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们的检查就被认为是一种抗拒行为，因此必须从严处理。于是李白就赶了大车，杜甫就掏了厕所，元稹就去垫台田，白居易就被罚去养猪。这四位大诗人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患了重病。但是仍然不理解为什么竟受到这样残酷待遇。他们被关在一个“牛棚”里，共同合作写了一部《牛棚诗钞》。当“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们才被放了出来，回到那位诗歌爱好者家中。这时李杜元白四位诗人就用联句的形式感慨自己的遭遇，诉说自己的委屈。这位诗歌爱好者预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一方面是为了送别李杜元白，因为他们已经活了十年，药力即将不起作用了。诗歌爱好者知道那位科学家已经含冤逝世了，就想用手里仅存的那瓶药水来救活那位科学家时，那位科学家的尸骨早已化为灰烬，不能救活了。这位诗歌爱好者终于得到李杜元白的真传，诗作大有长进。当四位大诗人再次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古风，悼念四大诗人并庆贺“四人帮”的倒台。这段相声可以叫做《生而复死的人》。

再一个例子：是一位专门研究“小学”的老先生。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上高中，三儿上高小。这位老先生在家里是绝对不许他的儿子念错字的。比如：“过”字有两种念法。“过(读guò)则勿惮改”。“禹王治水，三过(读guō)其门而不入”。《史记》的《滑稽列传》，“滑”要念gǔ，“滑个跟头”的“滑”应该念huá。矛盾的“盾”字，古音念shǔn，“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盾”字才念dùn。比如：“每下愈况”是正念，现在都读做“每况愈下”。类似这样的字句，这位老先生在自己家里是绝对不许自己的儿子念错的。但是有一

天，当他去参观他的三个孩子所上的学校时，发现不仅他的孩子不按他教导的那样去念，而且连教员也念错了。这位老先生回到家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都回来了，他在门外听到三个儿子在谈话时，只要他本人不在家中，就不按照他教导的去念这些字句。老先生进门之后，引用诗词歌赋和文字变迁史，向三个孩子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念错了的。越说越激动，竟被气得休克了，三个儿子把他抢救活了之后，由于心里很着急，当着他的面又把字念错了，这位老先生又被气得挺了过去，呆了一会工夫才苏醒过来，看了看三个儿子，叹了口气说："既然成千成万的人都跟你们一样念法，以后你们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吧！"如果把上述材料写成一段相声，结尾可以这样处理：

乙　老先生现在怎么样啦？

甲　这位老先今天早晨还吃了仨烧饼、俩馃子，一碗豆浆和一碗馄饨呢。

乙　那末，那几个字老先生现在怎么念呢？

甲　他也跟大伙一样的念法了。

这段相声的题材大致如此。这段相声写出来可以叫做《"过、滑、盾"的悲喜剧》。

这两个例子，前者借古人之口来鞭挞"四人帮"的暴行；后者则讽刺了保守主义者。这两个题材可以写不可以写呢？我认为是可以写的。写出来之后，会别具一格，很有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在剧场中听相声的观众，如果没有一些诗词的基础和语言文字的知识，是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的。再加上我自己卧病在床，精力不足，同时对于诗词和语言文字的知识也有限，所以在我考虑写作时，就把这两个段子放弃了。因为，如果真的写

了出来，只有在大学中文系里的联欢晚会上说一说，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因为这两个段子的观众面太过于狭窄了。

由此看来，相声的题材是有它自己特点的。首先，它必须具有喜剧性。生活中可笑的事物当然是相声和一切喜剧艺术题材的源泉，但不是所有可笑的事物都能写成相声。它必须具有典型意义，即所谓普遍性。必须反映时代的情绪而又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理解。群众性和时代感是喜剧题材的坚强柱石。至于生活中可笑的事物要变成相声创作的题材，还需要经过锤炼和扬弃的过程。可喜的东西不一定是可笑的，必须紧紧把握住喜剧性矛盾，没有矛盾就不能把可喜性转化为可笑性。当然，作为喜剧艺术来讲，它比其它艺术更强调真实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要以为喜剧艺术允许夸张就不强调真实，不是的，在我看来，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喜剧艺术是尤其应该强调它的真实性的。

以上所说的话，是我曾经想到的问题，谈不到是什么理论。是否正确，也必须由广大的从事相声创作的同志们去加以评定。这道试题我就答复到这里为止吧！

问：进行文艺创作，包括写相声在内，有没有“灵感”这个东西呢？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究竟有没有“灵感”？首先要看怎样认识“灵感”这两个字的含义。如果说“灵感”就象打个喷嚏一样，打出来之后，鼻子不痒了，也不酸了，全身舒畅，于是作品就出来了。这样的“灵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有些作家脑子特别灵，就凭他的聪明和智慧，脑子一转悠，就“结构”出一个作品来。这样的“灵感”也是不存在的。

我所要说的，还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一个作家要写作

品，首先决定于这位作家的世界观和他对生活的理解。此外，还必须有掌握这一门艺术的技巧问题。

我想举几个例子。比如：焦裕禄同志，他所领导的兰考县流沙为患，生产一直上不去，由于他有高度的责任心，对人民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朝思暮想，如何解决流沙之患，以提高生产。有一天他开会回来，看到一位老农，正在为坟头培土。焦裕禄同志突然发现在一片沙漠中只有这位老农家的几个坟头并没有被流沙吞没，于是他马上停下来，向这位老农请教。原来坟头旁边种了几棵泡桐树，这位老农就向焦裕禄同志介绍，泡桐树的根扎得广而深，可以把沙土巩固在原有的地位上。经焦裕禄同志反复研究，并亲自做试验，掌握了控制流沙的规律，于是就在全县推广种植泡桐树，终于制服了流沙，提高了生产。从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焦裕禄同志有着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有着社会主义主人翁的高度觉悟，所以才能从一个偶然现象当中得到启发，经过他和许多干部观察、研究、分析、体会，把那位老农治流沙的经验，加以提高，成为一种能在全县推广的治流沙的科学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突破一点，吸取经验，加以提高，使之成为有系统的更加科学的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样说来，焦裕禄同志从老农身上得到的启发，算不算"灵感"呢？我以为这可以算是一种"灵感"，这种偶然得到的"灵感"是有其必然性的。如果焦裕禄同志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看到这位老农家那几个坟头，就必定会忽略过去，同时，如果不在这个老农治流沙的个别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也不会解决治流沙的问题。

创作也是一样。在艺术创作上采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得到的是棉花，那末

在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就不应该是棉花，而就应该是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服、被褥或是其他纺织品。这就是说从群众中来的原料，这些原料通过我们头脑加工成为成品——也就是作品，再到群众中去。但加工成为作品之后，这个创作过程并未终了，还要经过群众的检验和批准，进行再加工。因此，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不热爱社会主义或缺乏社会主义主人翁感情的人，他就不会同人民的思想感情相一致，他不知道人民正在想些什么，关心什么，有哪些问题急需解决，他就永远不可能写出同人民心连心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出于政治责任心而不得不写的创作冲动——即“灵感”。

比喻总是跛足的，我这个例子如果还不能说明“灵感”的含义，那末让我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

一九四八年我在安国县奉柏村搞土改，住在一位贫农老大娘家里。这天，老大娘全家吃包饺子，我去打醋，拿了一个大海碗，到一家小铺先拿出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二分钱的钞票买醋，没想到这个小铺的掌柜给我打了满满一海碗，并且倒上了大致有半两多的小磨香油，我估计这至少需要一角钱，当时我又拿出一些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我看到他的表情，在阿谀奉承的微笑当中带有很不自然的成分，当我端着这碗醋回到大娘家的路上我就考虑：为什么这位掌柜对我如此“慷慨”呢？是不是由于我是土改干部，而对我特别加以“优待”呢？

我带着这个问题，在贫下中农中进行调查。原来这位小铺掌柜做这个买卖已经有二十几年历史了。附近村庄的农民也常到这个小铺买些油盐酱醋、煤油、白酒之类的东西。他家没有土地，可是多年来积蓄了一些银元和大量铜子。这一家共四口人：有位老掌柜的，掌柜的夫妻和一个儿子。全家人的心都在“敲

鼓”，担心在土改运动中没收他的浮财。他家的生活水平并不算高，大致相当于富裕中农，如果把浮财给他没收，他家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了。

土改政策是规定不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于是我又连续以买东西为名，故意去了几次，观察他家的生活，最后写出一个话剧，名字就叫《别敲鼓》。当这个戏演出时，我故意把这位掌柜的夫妇，安排在前几排观众席里，观察他的反应。其结果是他们看了这出戏之后，心神安定了，眉开眼笑了，当我再去花二分钱向他买醋的时候，不但没有饶香油，醋的分量大致比第一次减少了两三倍之多。这样，这位掌柜的放心了，做土改干部的我，也放心了。我去买醋是偶然的，但是我费很多心思去分析这碗醋和香油，做调查研究却不是偶然的，如果把我第一次买醋所受到的启发叫做“灵感”的话，那是我研究了土改政策的结果。

总之，一个搞写作的人，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立场上，来观察一切事物、一切阶级和阶层。生活不负苦心人，生活，只有生活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无论你写的是哪一种形式，都到生活中去吧！在生活当中你一定会得到你所要得到的东西。

由此看来，“灵感”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敏感，是一种酝酿已久，一旦成熟的思想飞跃，是一种由渐变到突变的诱发因素。它可能是由外界的偶然发现引起的，但不是心血来潮的盲目产物，而是蓄之已久，猛然催发的艺术升华。不仅艺术创作需要敏感，艺术欣赏和艺术评论也同样需要这种敏感。

说到这里再回到《买猴儿》的创作方面来。作家艾文会同志

告诉我：买猴牌肥皂却买回两只猴来，听了这个故事，我心里猛地一动，这个情节首先象磁石一般，把我头脑中存在许多年的“马大哈”吸引出来了。于是取此一端，生发开去，写成了《买猴儿》这段相声。我以为这种创作上的现象，也可以叫“灵感”。“灵感”这个词是可以存在的，不过在解释上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解释和唯物主义的解释。

四　谈“笑”、“典型”及“真实感”

问：何迟同志，您刚才说过“相声是以能引人发笑为特点的语言和表演艺术”，那末，笑的特点和规律性是怎样的？您在相声创作中又如何体现出这个特点呢？

答：谈到笑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我看喜剧或听相声的时候，也同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笑得更强烈，有时候甚至笑出眼泪来。但是要问我：“你把你为什么发笑的道理讲一讲。”这就把我难住了。正象我平时可以自然流畅地说北京话，忽然给我出了一个课题，偏要我来作一个报告《你是怎样说北京话的》一样，我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笑”这个题目，已经有不少同志议论过，在中外美学论文当中，也有不少人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我不想从“笑”的定义出发来谈这个问题。我想仍然以《买猴儿》为例来说说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由于群众对这个段子比较熟悉，自己在创作时也颇体会了些其中甘苦，所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因此说起来比较方便。

咱们还是由《买猴儿》的题材说起吧！

这个题材原来是某公司要买两箱猴牌肥皂，结果却买回两

只活猴来。我听到这个题材以后，对这个题材多少有些修改和发展。第一是把某公司确定为百货公司，第二是把两只猴增加到五十只猴。

由于百货公司是绝不会经营买猴和卖猴的业务的，但是作品中的百货公司却居然买回许多猴来，这种不协调首先使这个题材具备了喜剧性题材的基础。

所以把两只猴增加到五十只猴，是因为仅仅买两只猴，在本市可能早就解决了。譬如到动物园去协商，匀两只猴，是可以办得到的，但购买五十只猴，就解决不了啦。这就势必把买猴这条主线延伸了出去，因之就为发展喜剧性的矛盾开辟了广阔天地。

再说猴子这种动物是比较灵巧、敏捷、聪明，善于摹仿的，其本身就有些可笑，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是一种可爱的动物。如果不用猴，硬是把这个题材改成百货公司要买五十箱猪胰子，结果买回五十头猪来，就不会象买猴那样风趣可笑了。如果再改成百货公司要买五十箱虎牌肥皂，结果买回五十只虎来，这就会使听众觉得有些害怕，随时都提心吊胆，因为已经不成其为喜剧性的题材了。也是就说：相声作者不仅要有在生活中选择题材的敏感性，而且即或是所获得的题材比较适合于作者的需要，也还要加以发展，不但要敏捷地抓住这个题材，而且还要提炼这个题材，使之能很好地表达作者意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百货公司买猴，这种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甚至于是不可能有的，但是那位采购员，却用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周游了半个中国去完成可笑的买猴任务，这就产生了内容（买猴）与形式（采购员对完成买猴任务的严肃态度）的矛盾，或者说是两者的不协调。所以我们说：滑稽可笑

产生于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反之，一件严肃的事物（内容）却用一种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也可以使人发笑。比如："马大哈"把桐油标签贴到香油桶上，把香油签贴到桐油桶上。比如：那位科长在没有写字的介绍信上先盖好图章并签了字。比如："马大哈"的爱人在"马大哈"上班时间，三番五次地给"马大哈"打电话，邀他去看戏看电影等等。这也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

《买猴儿》最可笑的几个地方，象桐油炸丸子、桐油大八件、香油油桌子、香油油椅子；象采购员在村民大会上那段讲话；以及最后群猴大闹百货公司等等。这些笑料都是由"马大哈"的恶作剧造成的。这一阵一阵的笑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被买猴这条主线串联起来的，是演员在叙述买猴这个喜剧性情节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就象许多珍珠被一条线穿起来，成为一条完整的项练一样，游离于这条线外的珍珠，在我看来是相形见绌的。相声也是如此，脱离主线和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笑也很难说是上乘的。

在《买猴儿》这个段子里，我注意到一开头就把观众带到喜剧的气氛中去。比如：二人刚见面后：

乙　咱们早就认识，你忘啦，去年夏天我结婚，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双心牌的暖水瓶。

甲　哦？

乙　我送给你五块六角钱。

甲　（想，自言自语）我送给他一个暖水瓶，双心牌儿，这么大的；他送给我五块六角钱。（问乙）这是在哪儿啊？这是……

乙　（不在意地）在百货公司啊！

甲　嗐！那是你花五块六角钱买了我们一个暖瓶。

乙　（严肃地）那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啊！

甲　我亲手交给你的？嗯，我是得亲手交给你。那年我正在百货公司暖瓶柜台当售货员哪。你花钱买暖瓶，我不交给你交给谁？那是买，不是送。

乙　哎，这么说不显着亲热吗！

甲　没这么说的！

这几句喜剧性的语言，不仅使观众产生了笑声，而且给以后发生的"买猴事件"在气氛上做了准备和渲染。结尾的时候，我使用了一个比较有回味的"底"：

甲　……有一天我到公园玩去，远远儿的就瞧见马大哈啦！一见我，他直害臊，我赶紧过去握了握手，我说："老马，别看你罚我走东北，到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我还得谢谢你！"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说："这回幸亏是'猴儿牌肥皂'，要是'白熊牌香脂'，我非跑北冰洋去不可！"

乙　那你就游遍全世界啦。

这个"底"虽然不会引起观众哈哈大笑，却比较幽默含蓄，不脱离主题，比较有分量而且能压得住场。现在有些相声，开头和结尾常常为了取得剧场效果离开主线，我以为这种贴上去的笑料，虽然剧场效果比较好，在艺术上却总是不够完整。

在《买猴儿》中，依附于这条主线运用了"无巧不成书"的手法（如：每逢"马大哈"要办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的对象不早不晚必在这个时候来电话），运用了两个完全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东西，巧妙地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手法（如：桐油炸

丸子，桐油大八件；香油油桌子，香油油椅子等等），还运用了把人置之于尴尬的境地，使之哭笑不得的手法（如：采购员在村民大会上的讲话，他把明明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硬挤出若干道理来，动员猎户们上山逮猴等等），这些例子也说明相声把生活当中的笑，加工成为艺术当中的笑，是可以总结出许多手法来的。这种手法，我们管它叫"程式"也是可以的。一个相声作者，头脑里要储藏许许多多形成笑料的程式和手法，并且灵活地驾驭它们，才能在获得题材后，写出一段笑如串珠般的相声来。

问：相声里除了笑，也有悲剧性的东西吗？

答：喜剧和悲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拿《买猴儿》来说，有没有悲剧性？我以为是有的。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由于"马大哈"的错误，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产，比如：这五十只猴儿对百货公司是全然无用的，猴儿本身的价格，加上托运费、饲养费、包装运输费、采购员的差旅费，以及五十只猴儿大闹百货公司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加起来是一笔可观的价钱。这都是百货公司直接遭受的损失。如果再加上某学校全校会餐所做的菜肴，糕点公司所做的点心，这笔间接的损失也是很可观的。从这方面讲，不能不说是悲剧性的。但是这种悲剧性不是毁灭性的危害。

假如我们这样设想：其中有几只猴儿把电线拉断了，这股线搭在另一股电线上，因为引起了火灾，把百货公司烧掉了，并且造成若干人的伤亡，这种悲剧性就成了毁灭性的悲剧，它不但不能引起笑声，反而使观众恐惧和憎恶，于是也就失去了"马大哈"。

再如：买回来的不是猴，而是老虎。"马大哈"把关着老

虎的笼子打开了去接电话，从而放出了五十只老虎，其后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样也就毫无喜剧性可言了。

话虽如此，我却即兴想起了这样一个题材：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他们听到了《买猴儿》，极不满意，认为是"耍贫嘴"；一定强迫作者写成买老虎。那末所写出来的东西，与《买猴儿》相比，就是另外一个题材，也必须用另外的、与《买猴儿》迥然不同的手法来处理，那末这段《买老虎》如果写出来，可能也会令人发笑，但是悲剧性会更强烈了。这就是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必须要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

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这里所提到的"美好事物"，常常和崇高联系在一起。当观众看到这种崇高的人物被毁灭的时候，常常流出同情的眼泪，这眼泪是观众的思想感情同这种崇高人物的思想感情相一致的结果。所以，有人说：悲剧可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做为喜剧性很强的相声艺术，特别是讽刺相声在他的内容中，常常并不出现那种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人物，那末，相声艺术能不能净化人们的思想感情呢？我看也是可以的。

相声当中有没有正面人物？有，那就是作者。相声常常讽刺一些不崇高的人物，从而产生一些笑声，这笑声便是相声艺术的正面力量。在笑声中隐藏着的正面人物，便是作者。而笑声本身是对丑恶事物的否定，因为作者是以崇高的道德品质，去反对那些不崇高的、甚至是一些很恶劣的道德品质的，因而在相声艺术的表演过程中，在观众中所引起的笑声中，象在悲剧中引起观众的眼泪一样，同样能起着净化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故而，在相声艺术中排斥那种庸俗的笑、从外部贴上去的笑。因为这种笑声只能刺激观众，并不能感动观众。

问：是不是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构成了一切相声作品使人发笑的因素？

答：不。刚才我从《买猴儿》的例子当中，引申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可以产生笑声，但这一条并不是唯一的规律性。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也能产生笑声，比如：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守株待兔、削足适履、画蛇添足、揠苗助长、东施效颦、瞎子摸象、掩耳盗铃、对牛弹琴等等，这些故事都是可笑的，其所以可笑，就是由于主客观相矛盾。这些故事讽刺了各种各样的主观唯心论，换句话说：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必然派生出动机与效果的矛盾。这些人常常办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谓："掘井九仞不及泉，又从而之他，用力虽勤犹弃井也。"这种人也可能每天忙忙碌碌，而结果却一事无成。其他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出尔反尔、不能自圆其说，这种性格上的自我矛盾，也能产生笑料。

再如：理论和行动的矛盾，也能产生笑料。所谓"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就是。

总括一句话：笑料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失掉平衡，造成不协调而产生的。深邃的哲理性包孕于笑料之中；笑料则以其哲理性的内涵发人深省，产生隽永的快慰，并获得道德规范上的教益。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或可资佐证。

以上几句话，只是个人学习这门艺术的体会，并没有把这几句话当成某种规律性的意思，但是作为以讽刺为主要性能的相声艺术，它虽然反映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我以为主客观的矛盾，是产生一切矛盾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个提法是否妥当，有待于同志们的指教。

问：组成相声中各种笑料都有哪些手法呢？

答：至于组成各种笑料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一段相声当中，就可能运用许多使人发笑的方法。如：巧合、打搅、打岔、曲解、圆谎、反常、尴尬、惯性、错觉、误会，等等。又如：两件性质不同的事物，荒诞地连在一起；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不合理地搅和在一起；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褒暗贬，暗褒明贬；强辞夺理，不懂装懂；出尔反尔，歪打正着；重叠反复……等。

这些手法都可以引出笑声来。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准备多讲。但是需要申明的：这些手法必须依附在喜剧性的题材上，才能产生笑料；如果依附在一个悲剧性的情节上，有时也可能产生悲剧的效果。比如：拿重叠反复来说吧，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述说她的儿子毛毛是怎样被狼吃掉的时候，不但不可笑，反而增加了悲剧性的效果。

又比如：巧合的手法，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就运用了一连串的巧合。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一对相爱的人，但同时双方的家庭，又有着不可调和的世仇。当牧师赶往朱丽叶的墓地途中，恰好遇到该地发生了瘟疫而不能通过。在这出悲剧当中，误会和巧合就毫无喜剧性可言。所以这些手法，虽然是相声艺术当中常见的，但却不等于是相声独有的。

问：您谈了不少有关相声的笑料问题。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笑，到底是目的呢还是手段？

答：在相声艺术上，我以为笑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与目的相结合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为一个作者要写一件作品，正象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一样，这个作者是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观，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完美

的艺术性相结合的统一观，来观察生活，提炼题材，进行创作的。

说“笑是手段”，往往会使人误认为在一段相声当中，只要加进或贴上一些笑料，以便引人入胜，使观众便于接受他所要宣传的思想内容；说“笑是目的”，就会使相声艺术陷入艺术至上的偏颇。这样的笑，往往使作品陷入形式主义和艺术至上，而且往往会出现一些庸俗、低级、无聊的笑料，就不会收到寓庄于谐的效果。因此，我以为：笑不是一种诱饵，而是一块合金，是目的和手段水乳交融的统一物，这个认识是否正确，从实践中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问：相声中的典型应该怎样塑造呢？

答：拿《买猴儿》里的“马大哈”这个典型为例，这个段子产生于一九五三年，正是解放初期，经过三年恢复后，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这个时期全国人民由于刚刚从黑暗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从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随着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团结、允许我们在和平环境里进行经济建设的革命秩序。当时百废俱兴，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以外，其他中小型企业还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这当儿我们管理大型国营企业的经验还不很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差错，这是当时写《买猴儿》的大的典型环境。

具体到百货公司这个国营企业来说，除了主要领导干部以外，大部分是留用职工。拿“马大哈”这个人来说，仅仅是一个百货公司的采购员，但在《买猴儿》中介绍这个人物时，他才刚刚搞恋爱，可见年龄并不太大。这个人是个小职员，是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未解放之前，这个人很可能为了怕砸掉饭碗，每天老老实实按时上班，按时下班，

一丝不苟地混他的事由。这个人身上的“马大哈性”，在解放之前也可能只表现在他的家庭当中、亲戚朋友当中，在百货公司里却不会象《买猴儿》当中所描写的那样突出。正因为解放了，这位“马大哈”政治上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经济上也有所改善，但是思想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刻的改造，因此在他身上本来潜伏着的“马大哈性”，就在百货公司公开地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如果百货公司只有这一个“马大哈”，他的“马大哈性”也许不这样毫无遏制地流露出来，正因为他的周围是受到了许许多多的“马大哈”所包围，比如他的对象和采购员，以及那位也带有“马大哈性”的科长。这些人就把他身上的“马大哈性”，引发了出来。这就是“马大哈性格”之所以形成的小的典型环境。

上面所说的这一典型的“马大哈性格”，是真实的，可以使人相信的，会被观众承认的。这个段子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时过境迁，如果今天再叫我写一个“马大哈性格”，由于今天所处的时代，今天百货公司的具体情况已经和过去迥然不同了，所以我也就再也写不出另外一个“马大哈”了。

问：方才您谈到“马大哈”这个典型是真实可信的，那末，相声艺术的真实感和其他类型的艺术形式的真实感有无区别呢？

答：由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虽然也有表演，但这表演同话剧、电影的表演是不一样的），有时使用了夸张的手法，而且夸张的幅度很大，比如《买猴儿》中用桐油炸丸子，做大八件；采购员到东北、广州、四川去买猴，以及猴儿大闹百货公司等等，这些情节都是非常夸张的，在相声里说出来是会被观众所承认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情节用另外的形式来表现，写进话剧里或是拍成电影，那就会成为十分荒谬而不可置信的了。

在这里，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在传统相声里有一段《风赞》：“提起这阵风，当下天地变：只刮得南山鸟碰北山鸟，只刮得北山鸟啪啪啪碰南山；只刮得磨盘满地滚，碌碡满场转；只刮得豆腐房连人带豆腐到了万里云南，啪！又翻回山海关。”但是当相声演员说这段《风赞》的时候，听众是会承认这阵大风的，也不会指责相声说这阵风是不真实的、不合理的。但如果把这阵风插进一种由真人扮演的故事片当中，虽然加上配音和配乐。但观众从视觉和听觉方面看到这阵风时，不但和整个影片处理手法非常不谐调，而且会变成荒谬和不可置信的了。这是相声艺术中形成真实感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真实感有很大区别的地方。

从这里我又想到童话和神话，写的不是人间的事物，其所以使人听了感到真实，是由于幻想的同一性。相声之所以使人听了感到非常真实，是由于夸张的同一性。从艺术上来讲，如果这个夸张的同一性被破坏了的时候，相声的真实性也就随之被破坏了。这样看来，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正确处理，和对于夸张幅度的正确处理，题材和细节的正确处理，融合起来才能形成相声艺术的真实，才能被观众所承认，也才能使观众有所联想，有琢磨劲，象咀嚼橄榄一样，在口颊中留有余味。

《买猴儿》当中的“马大哈”、采购员、科长、“马大哈”的对象、村长等人物，究竟长的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拿什么道具？在这段相声里一字未提。如果在作品中描述这些东西，是多余的。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些东西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在观众每个人的头脑里去创造这些形象。所以，相声作者进行了第一次创造，演员进行的是第二次创造，观众又进行了第三次创造。是不是有

这种观众的第三次创造呢？这个问题由相声观众答复去吧。

问：有些观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买猴儿》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答：在买猴的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采购员、也不是“马大哈”，而是那位科长。所以《买猴儿》的讽刺锋芒所向，是那种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这也就是《买猴儿》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我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这也是为了叫观众经过一阵琢磨才能明确的。

作家在作品中要善于隐蔽自己的思想，不要把自己的政治见解赤裸裸地说出来，而要把它熔铸在感人的形象中，蕴藉在整个作品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处处不说政治，处处不离政治。”这不仅是写相声应该如此，其他艺术也应该如此，这也许就是形象思维的特点之一吧！

五　讽刺与分寸

问：请问相声艺术是不是一种专门用来讽刺敌人和一些不良现象的工具呢？

答：方才咱们讨论了关于笑的问题，下面就讽刺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

什么是讽刺？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都谈过了。特别是伟大的鲁迅先生，把讽刺、幽默、夸张……等问题谈得深刻而具体，因此，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重复。我想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让我先来说说相声艺术的讽刺作用和歌颂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富有讽刺和幽默的传统。象《史记》的《滑稽列传》当中所记载的那些例子，如优孟、优旃、东方

朔、淳于髡……等人，之所以列入《滑稽列传》，就是因为他们擅于讽刺。在谈话当中寓讽谏于笑声之内，从而使那些被讽谏的君主们，在笑声中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在唐宋时期的参军戏里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故事中，所用的手法，有些和今天的相声简直一模一样。在传统相声几百个段子当中，绝大部分也都是以讽刺为主要内容的。在现代的相声创作中，大部分也是以讽刺为主要内容的。所以我主张相声艺术应以讽刺为主。

但是，为了扩大相声艺术题材的领域，为了发展相声艺术的功能，当作者对某些新生事物有了强烈感受，从而产生歌颂这些新事物的创作冲动时，他写一段歌颂的相声，我想这不仅是应该允许的，而且是应该鼓励的。

有没有既不是讽刺，又不是歌颂的相声呢？我以为是没有的。有人也许会举出象《戏剧与方言》、《学唱〈拉兹之歌〉》这类节目。我以为它们应算在歌颂相声的范畴里。歌颂的就是演员自己。是演员的机智、智慧、幽默的性格，而且摹仿得越象，就越能表现出上述的性格和品质特点。这种性格和品质在广大人民群众里也是有的，但通过演员的表演，就使性格更加集中和典型化了。如果演员有一个很好的台风，有文化气质，人们欣赏时一定心情舒畅，非常愉快。这其实也就是折光的间接地歌颂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反之，如果刚才所说的这位相声演员专门摹仿某些戏曲演员的缺点，那末，就不成其为歌颂相声而成为讽刺相声了。但是这个例子并不是“歌颂相声”的典型的例子，为了以实际行动答复相声能不能完成歌颂新社会的任务，我想写这样一段相声，名叫《五福临门》或名《龙凤配》。

它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某甲本是职员成分，但被错划为

富农；他的三个儿子虽然是农业的生产能手，却都搞不上对象。某甲的父亲是富农成分，自从解放以后，奉公守法，积极生产，但他也为自己的三个孙子找不上对象而着急，甚至急得得了高血压、心跳过速的疾病。某甲是在县城里工作的，并不经常回家，这位老人便领着三个孙子脱坯备料，攒下钱来盖房，没有几年工夫就给每个孙子都盖了三间土坯房，并且置齐了结婚时最起码应该有的日用家具。可是某甲的三个儿子仍然找不到对象。这一天忽然敲锣打鼓来了一伙人，在他家的门口贴了"喜"字，并且贴了用红纸写的一张大字报。原来是经过党委研究，把某甲错划的成分给予改正。于是没过几天的工夫，他的三个儿子便都有了对象。结婚后不久，媳妇就都怀了孕，小哥仨都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就在这个时候，门口又敲锣打鼓，贴"喜"字，原来是给老头把"富农"的帽子摘掉了。这之后，老头的病也很快的痊愈了。某甲的三个儿子叫大龙、二龙、三龙，他们娶的媳妇叫大凤、二凤、三凤，所以这段相声可以叫《龙凤配》。改正某甲错划的成分是一喜；三个儿子结婚是二喜；有了小孩是三喜；摘掉老头的"富农"帽子是四喜；老头的病好了，是五喜；所以这段相声又可以叫《五福临门》。

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通过这个题材我想表现的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对全国阶级状况做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深得民心，使我们的团结面更加扩大了。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了。这样的歌颂相声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会小于讽刺。写出这种相声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只会有利，不会有害的。所以，我以为：相声艺术除了可以讽刺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不正之风的内容外，还可以写一些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歌颂打倒林彪、"四人帮"以后新风尚的内容。

问：在相声作品里，对于人民内部进行善意的讽刺和对敌人的辛辣讽刺是怎样区别开来呢？

答：这主要是由你所讽刺的对象——它的行动和目的，来加以区别的。

咱们还拿《买猴儿》做例子："马大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但是他的动机却不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不自觉的流露。这个人虽然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却没有极其卑劣的道德品质方面的错误，所以，听完《买猴儿》以后，观众对他不会产生恨之入骨的憎恶感情。我写这段相声时，考虑到"马大哈"是有缺点的自己人，所以对他的讽刺只是让他洗了个热水澡，目的是教育他洗掉泥垢，从而使他轻装前进。所以《买猴儿》的笑声是轻松愉快的，也使观众想象得到："马大哈"这个人是不难改造的。对于人民内部问题的讽刺，必须满腔热诚，善意帮助。

至于对敌斗争，用相声讽刺敌人，我反觉得不太好写。比如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做靶子，把"纪要"这个反面材料编一段相声，我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就是说：那种大奸大恶、大逆不道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只能正面地揭露批判，难以作为相声艺术正面的题材。

但如果是采取"取其一端，生发开去"的办法，深刻地挖掘这个侧面的本质，通过某些可笑的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夸张放大，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来表现他们的本来面目，象《帽子工厂》、《如此照相》、《舞台风雷》、《特殊生活》等这样的写法，还是可以收到较好效果的。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写了一段《"四人帮"末日记》，把王张江姚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写了进去，而且是以正面抨击加以表

现的。这段相声也写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那些本质方面的东西，还写了他们挥霍浪费、生活作风方面的腐朽东西；在形式方面有江青唱京戏，王张姚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快板，最后，用一篇“祭‘四人帮’文”来做结束，形式是活泼多样的，如果当时能够演出，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今天却不能演出了。因为当时距离“四人帮”垮台仅仅是五个月左右，我所掌握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两年半后的今天，对“四人帮”反动本质的理解逐渐加深了，对他们罪行材料掌握得比较多一些了，回头再看《“四人帮”末日记》，就发现假想的成分多，事实的根据少，就象当我们懂得了产生地球和月亮的科学道理之后，就再也不会产生第二个嫦娥奔月的神话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教训，就是对敌人的讽刺，也必须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不是表面上越坏越好，把他们的形象丑化和糟践得越不象样越好。所以，我以为采取“举其一而反三”的办法，或者“从一粒沙看全世界”的办法，往往比正面地表现敌人的罪恶要深刻一些。当然，这只是指容量较小的相声而言，并不全同于电影、话剧、小说。

问：有的同志认为近三年来出现的新相声，讽刺了“四人帮”散布的种种流毒，讽刺了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象特权思想、走后门等等，于是就把它们叫做“暴露文学”。这种提法您认为妥当吗？

答：我以为是不妥当的。所谓“暴露文学”一般指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世界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致上都揭露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挖了当时社会的墙脚，暴露了制度的黑暗，我们管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叫“暴露文学”。它们也只有在暴露这一点上对人民有利。象果戈理的

《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就是如此。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是站在地主贵族的立场上来写的。由于他看到了自己阶级的腐朽、堕落、暮气沉沉、毫无生气，于是他就把本阶级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主要是地主贵族）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用以告诫本阶级的人："大家看看吧，如果再不改弦更张，那咱们这个阶级就要灭亡了。"可是《死魂灵》第一部问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社会上极大的震动，起了与果戈理期望完全相反的作用，于是作者困惑了，甚至让自己的作品吓倒了。在第二部里，果戈理打算描写地主贵族阶级的正面人物、先进人物，但是，果戈理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他的理想人物，虽然第二部也写出来了，但都是一些没有血肉的说教者，所以，果戈理最后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在他逝世以前，终于把《死魂灵》的第二部，用火烧掉，并且发了疯。这也就是果戈理世界观和他的作品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悲剧。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拉回来，看一看三年来我国所产生的新相声是不是批判和讽刺了咱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呢？我的见闻有限，还没有发现。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四人帮"并不是由于施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产生的，恰恰相反，产生"四人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我国的封建统治历史很长，经济文化落后，再加上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影响，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才被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钻了空子。"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所执行的那条极左路线，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讽刺和批判"四人帮"的流毒，是同旧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斗争的继续，由于作者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广大劳动

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用相声艺术向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正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正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正是维护党的领导的表现，正是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现，怎么能说是“暴露文学”呢？

同时，这种新相声艺术也绝不是批判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作者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绝没有象果戈理似的那种矛盾。

再拿《如此照相》做例子：在这段相声里，讽刺了林彪、“四人帮”阉割和践踏了毛泽东思想，讽刺了他们一手制造的形式主义，虽然其中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说过的个别词句，但是却没有丝毫讽刺毛泽东思想的意思，他暴露的是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所谓“高举”，并没有暴露和嘲笑社会主义制度，怎么能说《如此照相》是“暴露文学”呢？

我们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说：当我们写一段新的相声作品时，要站得高、看得远，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回顾过去，看待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写已经发生的事，也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在选择题材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仅允许有联想，而且可以有幻想；不仅可以采用幽默的手法，而且可以采用滑稽的手法，甚至可以采用怪诞的手法。这一点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相声艺术和童话、神话、寓言，是有着一脉相通之处的。

但是，不管你怎样写，作为观念形态的相声艺术，必须为巩固和加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前我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所以说相声艺术必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相声艺术长于讽刺，那末，我们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在一起，为扫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而进行勇敢的斗争。

在这里，我提到了“勇敢”二字，这是因为写这种讽刺相声，还会遇到某些阻力，要冲破这种阻力，就需要有些胆量！

我先说几句似乎与本题没有关系的话。我想起一件小事情来。大概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节，当时我在抗敌剧社工作，除夕之夜我和几位同志打扑克牌，打到半夜，大家都饿了，于是我就到老乡家的一间小东屋里去——这是一间土坯房，准备拿些麻秆来引火煎饺子吃。小东屋非常黑暗，当我划着一根火柴时，忽然看见一位满脸浮肿，头戴黑绒帽的老大娘坐在那里，两眼紧紧地盯着我。把我吓得心里直跳，使我立刻想起了《聊斋志异》里《喷水》那段故事。为了弄清情况，我定了定神，又划着一根火柴，撅了一根秫秸，点着秫秸后继续照了照，这才清晰地看到原来是一张桌子上立着一张镜框，镜框里面镶着一张一尺多长、八九寸宽的老大娘照片。照片后停放着一口棺材。这时候，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于是抽出几根麻秆，回到我们住的屋子里去，大家一齐动手煎起饺子来。

这件小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恐怖和害怕，是由于对对方不了解，不清楚，才造成的。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老大娘不是“鬼”，而是一张照片时，我就不害怕了，我就勇敢起来了。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勇敢就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能够认清对象的本质，同时还得克服自己头脑当中的旧思想残余。而文艺创作也是一样，如果头脑糊涂、僵化、不清醒，不能知己知彼，那末你在创作相声进行讽刺的时候，就会拿不定主意，不敢下笔，不敢下决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又

怎么能勇敢地写出好的讽刺作品来呢？这件小事似与本题无关，细想起来却又有关。说出来算做一个比喻吧！

所以，您要问我胆量从何而来？我以为：

第一、要站稳自己正确的立场，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之符合客观实际。在当前来说，要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极其重要的课题。

第二、要弄清我国各个战线上所存在着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三、要进一步研究相声艺术的特点和表现手法。

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问题。新相声的出现，绝不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展得完美无缺。就是被公认为较好的相声作品，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远远不能满足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要缩短这个距离，只有在实践中学习，再实践，再学习。

问：请您谈一谈在相声创作当中，作者是怎样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掌握党的策略的。

答：写讽刺相声必须注意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掌握党的策略。还是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九四三年左右），我写了两个相声戏，一个演出了，另一个没有演出。咱们先说没有演出的。

在反"扫荡"当中，我们转移到冀晋交界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个地主，叫张四福保。这个人当时已经九十岁了。这是个土财主，占有四架大山。当农民在山上开荒垒梯田时，他是看在眼里默不作声的，但是当农民把生地种成了熟地之后，他就开始收租了。既收货币地租，又收实物地租，还收徭役地租，完全是超经济剥削。他家佃户要轮流到他家挑水劈柴，打扫卫生，起粪垫圈，推碾推磨，用毛驴接送

亲戚朋友……。佃户们养鸡要给他交"租鸡蛋"，五月节要交"租粽子"，八月节要交"租月饼"。他家办红白事，佃户们不仅要出份子，而且抬轿、发丧等等一切事情，都是由佃户担承，因此佃户们对这个张四福保是恨之入骨的，但是在解放前的旧社会，谁也告不倒他。这个地主自己出钱在县衙的监狱里盖了两间自用监牢，准备给告状的佃户们使用。他还雇佣了两个黑刀笔，随时准备和佃户们打官司。其结果是谁告他谁进监狱。

这个地主外表上对吃穿不怎讲究，吃的常常是莜麦面的猫耳朵、棒子面饽饽之类；穿的是佃户家织的粗布，几十年如一日，夏天穿土布的衣裳，冬天穿靛蓝色长袍黑马褂。

他一生只有一个嗜好，就是攒钱。他攒钱的方式与众不同，除银元外，他把毛票、铜元也都买成银子，然后连银元一齐熔化，铸成一个大圆球，每个圆球大概都有几千两重。据说在他家地窖里有七八个这样大的圆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即或有人抢劫，也不可能把圆球搬走；何况他家还有不少看家护院的人。

这个地主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军阀统治时期里，他每年必到太原去逛一次妓院。每年腊月二十七八到正月初五，他都住在妓院里。而且要包下太原市七八个妓院当中所有妓女，按照皇帝家三宫六院七十二个偏妃的规矩，包下九十九个妓女，租下九十九套按照品级不同而穿戴的舞台服装。并且给自己也租赁下几套皇帝穿的戏装，他带去的人也一律按太监打扮。在这七八天当中，对他都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在这方面他是不怕费钱的。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我所记录下来的材料全部写了出

来，总之，这是一个封建土皇帝。我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个相声戏，名叫《一坛酒》。内容是这样的：

地主张四福保和他的管家，在过生日这一天的夜间，从地下把埋了几十年的一坛酒挖了出来，他和管家一边喝酒，一边谈心。这个地主把心里话都对管家说了出来，最后在结尾部分，他封他的管家为开国大丞相。

这个相声戏写得喜剧性很强，语言很锋利，把这个地主的心灵挖掘得淋漓尽致。当我给同志们读第一遍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写的很好。但是进一步推敲，同志们却认为不能演出。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地主阶级是要想一切办法团结在抗日阵营当中。对地主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还不是土地改革、消灭土地剥削的政策。从策略上讲，是要分化地主阶级，使阶级矛盾不超过民族矛盾。因此，这个相声戏如果演出了，就会一方面极大地激怒了所有的佃户和贫下中农，另一方面也会使看到这个戏的地主们惴惴不安，从而不相信党的减租减息的政策。这就是说：你所进行的讽刺，如果不符合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就会产生副作用，这一点是一定要认真注意的。

另一个相声戏，名叫《喜信》。在这个相声戏里所描写的那个地主，我也是见过的。这个地主和前面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这个地主有几千亩地，其中有少半是水浇地。他经常炫耀说：“要饭的吃了我家的饽饽，也得把大便留在我家的地里”。

我在他家住过几天。他家的大门可以并排出入两辆大车。院门是三寸多厚的木板做成的，上面钉着铁条和大钉子，里面有两道门闩，三根顶柱。他家的院墙足有两丈多高，上面有女儿墙。

这个地主家有好几层院子。水井、伙房和牲口棚，都在第一道院子里。第二道院子是由晚辈们住着的。第三道院子包括客厅、佛堂和供祖先牌位的屋子。第四道院子才是地主和他的大、小老婆住的地方。在四道院子里，除第一道院子外，都种着石榴树，放着大鱼缸，高搭着天棚，喂着肥狗。最后一道院子是他家的粮库。储粮的粮仓，全用青石板砌成，真是“家有万石粮，前仓堆后仓”。

这个地主在敌人“扫荡”的时候，连他带他的全家都给抓去了。于是这个地主就投降了，甚至把他的儿媳和女儿都供给敌人淫乱，把已经坚壁起来的粮食刨了出来，供给敌人食用。并且领着敌人到山沟里搜查革命干部和抗日群众，因此他当了“维持会”的会长。

根据这些材料，我写了他家的两个长工，到已经解放的一个大镇子里去卖羊皮。而这个地主的一个儿子就恰好是在这个镇子里做买卖的。由于离家较远，反“扫荡”刚刚结束，他并不知道他父亲的情况。于是这两个长工就用明褒暗贬的手法，把他父亲投敌叛变和被抗日政府镇压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个地主的儿子。这个相声戏写得讽刺性很强，十分辛辣，多次演出都收到一定的效果。

这个人也是个地主，但却变成了汉奸，做了敌人的帮凶，是双手沾满抗日人民鲜血的地主。这样的地主当然就不是团结的对象，而是严厉打击的对象了。把他镇压是符合当时党的政策的；对他的儿子来说，虽然镇压了他的父亲，但是他的儿子是工商业者，是团结对象，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参加他父亲的那种反动行动，所以仍旧做他的买卖。这也是符合抗日民主政府所规定的政策的。

两个相声戏，一个由于不符合党的政策，不能上演；一个符合党的政策，得到普遍上演。所以，在今天，我们写讽刺相声的时候，必须接受这种经验教训，认真遵守党的政策和党的策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的需要服务。

我所说的要站在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立场上，这是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司令部，党的政策和策略，不仅顾及到人民的当前利益，而且顾及到人民的长远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一些当前的利益。党制订政策的时候，不仅以我国的国内形势为依据，而且还要从全世界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党站得高看得远，往往党觉察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觉察到，党了解到的许多问题，往往我们还没有了解到。因此，我们必须把党的政策和策略当作我们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我说是指导思想，这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相声创作的时候，党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指导我们应该讽刺什么、歌颂什么，而不是要我们在一段相声里去图解党的政策。同时，这种指导思想，同我们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是一致的。当然在这里我不否认，而且还提倡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加强独立自主的分析、研究、观察、体验种种生活的能力。所以，我认为从广义来说，文艺家也应该是一个政治家或思想家，我反对那种看风使舵的风派人物，但是我不反对当我们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了解之后，发现了一些党尚未发现，或尚未察觉到的某些事物，通过文艺形式向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最近我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个写相声的题材，他提出：某小城市人口不过三十万人，而政府机关所设立的委员会、办公厅、局、处、科、股、公司，竟占这个城市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之多（还

不算民间团体）。这些机关，彼此之间都是“关系户”，只为干部服务，不为人民着想，互相之间大走后门，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甚至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写假报道，拍假电视，假报成绩，欺骗领导……。这位向我反映问题的同志谈得很具体，并动员我写一段相声狠狠地讽刺一下这种怪现象。这个城市的问题，我不知道上级领导是否察觉到了。我以为：这种现象在我国许多小城市当中，不可能是普遍的现象，如果写成相声说出去，典型意义不大，而且可能造成不小的副作用。同时，我没有亲自到这个城市去观察了解，缺乏感性知识，硬要闭门造车，是写不出来的。因此，作为一个党员，我只得把这位朋友的信，转给有关领导部门，由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这样处理，也是在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指导下，才采取这样的处理方法的。我没有写这个讽刺作品，是出于从政治上考虑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位朋友送给我这一题材，我认为是有典型意义，概括性很强，又有普遍性的话，我就会把它写成一段相声，给以辛辣的讽刺。

在今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过之后，党的政策大大地发展了，我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外交路线，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些变化和发展，写出东西来就会违反党的政策，不符合党的策略思想。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会把我们的创作，特别是以讽刺为内容的相声艺术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至于怎样掌握写作相声的火候、分寸，使之恰到好处，而不产生副作用的问题，我还可以再举两个例子：

头一个例子是在抗日战争末期，我写了一段相声叫做《买

毛驴》。情节大致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之多。国民党不仅拉壮丁，而且把村里的骡、马，甚至连小毛驴也拉走了。有一个农民，为了生产上需要，连自己攒带东摘西借，才能凑够买一条小毛驴的钱。这时候正是即将种麦子的季节，于是他把麦种泡上之后，到三十里地外的集市去买毛驴，准备耩麦子。可是，由于通货膨胀，票子不值钱，买一头毛驴需要三头毛驴驮票子。这个农民就从街坊邻居家里借来了一条老驴、一条瘸驴、一条瞎驴，驮着票子去赶集。本来这个农民准备起个大早，当天把毛驴买回来，不料这三条残废驴不听他的指挥，从早晨天未亮出发，到半夜才走到集市，深夜才在店房里跟驴贩子交易成功。可是数钱竟数了一天半，还没数完。等到买好毛驴回到家里时，他泡的麦种已经发芽了，麦子也种不成了。

我写这段相声的用意是：

一、对国民党进行告诫：如果不改善人民生活的话，生产力就会大大下降，对于抗战是十分不利的。

二、把国统区人民生活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作一番对比。抗日根据地没有苛捐杂税，抗日民主政府对没有牲口的农民给以贷款。八路军不随便使用农民的牲口，而且还帮助农民劳动，使农民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这就教育了抗日根据地的农民，使农民更加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更加拥护八路军，更加拥护共产党。

这段相声曾在晋察冀参议会上，当着许多国民党官员的面演出，他们听了也哈哈大笑。在当时，我们是把国民党当作朋友看待的，这段相声取材于国民党自己出版的报纸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听这段相声的国民党官员们，虽然是讽刺对

象，但是他们却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来。

第二个例子是我写了一段暴露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相声。内容大致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某县，党权和政权原来是被CC派统治的，但是却被复兴社这一派给排挤下去了。县党部书记爱唱京戏花脸，县长则会唱老生；县党部女秘书会唱花旦，县政府秘书则会唱丑。一朝天子一朝臣，连县党部和县政府所有国民党职员和勤杂工，也都扮上了跑龙套的。原来县政府有个军乐队，也换成一套京剧文武场，锣鼓铙钹，胡琴唢呐，样样俱全。

这一天，举行纪念周，县党部书记用花脸腔调进行训话；县党部女秘书用“探亲家”的调子唱出了国民党党歌；司仪是县政府唱丑的秘书，他用方巾丑的道白进行司仪，以京剧《法门寺》里贾桂念状子的念法来读“总理遗嘱”，才念了几句，唱老生的县长觉得不合适，推开了唱丑的，他却以老生戏《一捧雪》的韵白读起“总理遗嘱”。读着读着，县党部书记生了气，举起文明棍，唱了四句摇板：“手持钢鞭将你打……”升旗的时候本来应该吹军号，但是却吹起了唢呐牌子。县党部书记宣布“散会”却宣布成“掩门”。他刚一说“掩门”，县党部和县政府的职工，就象龙套似的“噢”了一声。这场纪念周从始至终，是用文武场伴奏的。

这段相声本打算在参议会上说出去。在没有正式演出前，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在剧社先说了一遍，引起剧社同志们全场大笑。

笑完之后，许多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来，认为这段相声虽然技巧上写得不错，可是却牵涉到我们一向尊敬的孙中山先生。如果说出去，不但国民党右派人物会借口攻击我们，而且也会使国民党左派和中间偏左的人物不满意。这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和党的策略了。

从此我接受了一个教训：打老鼠的时候可不能伤了玉瓶儿。

最近我写了一段相声，名叫《票价革命》。写的是一个“四人帮”的帮派人物，是个“左”得可怕的“唯成分论”者，他认为剧伤卖票的价格“不合理”，应该加以“革命”，于是就规定：地主、资本家买票，每张五十元；小业主、小资产阶级、薪金一百元以上的，每张票要付四十元；中农、职员等等要花四角钱买一张票；三辈贫下中农、三代血统工人、三代佃农除花一角钱就可买到一张票外，还附带赠送价值六角钱一顿的夜宵。这样一来，就闹出了许多笑话。

为了区别买票人的成分，他就到医学科学院去求援，要求科学院用电子计算的原理，制成一个“阶级成分测量器”，购票人只要登上这个“测量器”，荧光屏上就会显示出购票人的“成分”。恰好医学科学院刚刚制造出一部能确诊病人究竟得了什么病的机器，于是这位“四人帮”的帮派人物，就自己坐在机器上，进行了一次诊断。荧光屏上立即显示出这个人物的身高、体重、血压、胆固醇、心速……等数据，最后还用很大的字显示出这个人物得的病是“极左型精神分裂症”。他见到这几个字后，怒火上冲，从机器上溜了下来，得了半身不遂症。

对于这段相声的结尾处，有的同志提出异议。他认为不要叫这个帮派人物得半身不遂症，说：“这种人，叫他死了就完啦。可以改成用咽气作为这段相声的结尾。”这个建议没有被我接受。因为我考虑到：我们对“四人帮”，是恨之入骨的，因为他们造成的孽太深了，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太严重了，可以说是死有余辜。但是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

题的话，就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因此，这段相声的结尾，我之所以叫他得“半身不遂”，而没有叫他“咽气”，是因为这类人的“病”虽重，应该医治，而如果叫他“咽气”的话，那就是说此人完全不可救药了，已经没有任何改造的可能性了。这种态度对于分化瓦解“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各种各样人物是不利的。

敌人能不能变成朋友呢?我看是可以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俘虏了不少日本兵和军官，当时我们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蒙蔽而为他们当炮灰的人区别对待的。当我们俘虏了日本兵以后，尊重他们的人格，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从政治上给他们以启发、教育和诱导，结果许多被俘日本士兵，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于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反战同盟支部。在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的时候，这些人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些人甚至于加入了共产党。不但化敌为友，而且化敌为我了。中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溥仪，不是也被我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么。皇帝还可以改造，那末其他人，只要不是“花岗岩”脑袋，我想也是可以改造的。这是写作相声作品时，不能不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

六　谈传统相声及其推陈出新

问：关于相声写作的问题，您谈了不少。至于传统相声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可否给我们剖析一下?

答：传统相声我听得不多，对于相声的历史也没有研究过。虽然曾经gather集过一百三十多段传统相声作品和一千多则笑话，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丢掉了。现在只能凭记忆所及，粗

略地讲一讲。这是最不可靠的。

相声艺术大致上是在民间笑话和古代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门艺术又吸收了戏曲、快书、评书以及当时市井上卖艺人为了吸引观众，在口头上所说的种种开场白，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相声形式。

现在相声的形式，大致上是在清末民初以后形成。地点是北京城内。它的观众除了一部分劳动人民以外，主要是小市民和一小部分流氓无产阶级。自从有了相声艺术直到解放前，大约积累了有二百多段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反映小市民生活的。这些作品的作者，绝大部分是相声演员，也有一部分是穷困文人和八旗子弟。

小市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是十分复杂的。有着上、中、下三层。

在民国初年，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本来从一降生就享有俸银禄米的八旗子弟们，一下子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他们大部分人还有一些积蓄；有的家里还剩几处房子；有的在郊外有些土地；也有的还存了些比较值钱的金银首饰之类。这类人是小市民当中的有闲阶层。他们提笼架鸟，养鹌鹑、玩鸽子、喂蝈蝈儿、养蛐蛐儿，有时候也去看看“杂耍”，听听正在雏型的相声。衣食无忧，生活上悠闲自在，每天要寻些小刺激来排遣心灵的空虚。

也有这样的一部分小市民，经济上动产和不动产很少，由于坐吃山空，已经没落成为城市贫民，但是仍然保持好吃懒做的恶习。有时他们也不得不找点营生过活，比如经营点小买卖，跑跑房纤；或向有钱的亲友借点资本，做点类似“打鼓”的生意（近似高利贷的剥削）……等。他们的经济地位有些捉襟见

附了。因此爱听一些愤世嫉俗的相声，并且羡慕富裕的生活而幻想着如何去损人利己。

此外，在北京这个地方，有些贵族虽然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家里往往还雇佣着厨师、花匠、门房、听差等各种各样的“下人”。这些人也是相声的观众。进入民国以后，清朝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正在台上的军阀政客和已经下台的军阀政客，新兴起的商业资产阶级等等，他们的家里也有不少的“下人”，或者是依赖他们吃饭的帮闲们。这些人也是相声的观众。

辛亥革命在近代史上是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次社会大动荡，最后以同封建统治阶级妥协而告终。这次大动荡，波及面很大，因而各个阶级的人物，升降浮沉，各有千秋。总之，在当时的北京市，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形的社会。在北京城内的小市民是人数很多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虽然在不断地分化着，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当时的统治思想。特别是在京城内，封建的思想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所以，小市民的思想就必然被封建思想所制约。有一段太平歌词名叫《劝人方》，反映了小市民思想的一个侧面。

唱词中说:“闲来没事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回过头瞧见了一个推小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打墙的板儿分上下，哪有十穷九富的。”“山上石多玉石少，世上人多君子稀。”“屈死三分别去告状，宁饿死也别做犯法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又能留你到五更时？”“莫如你趁着胸前有口气在，不如吃点、喝点、乐点……才是赚的。”

上面几句唱词，充分表现了他们“知足常乐，能忍自安”

的思想；表现了他们“满足现状，安分守己”等宿命论思想；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不敢进行反抗，却鼓吹“和为贵、忍为高”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的。这种思想状态，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很有好处。这种小市民，大概就是属于有余钱剩米的，其生活水平优于普通劳动人民。

小市民是徘徊于十字路口的阶层，特别是下层小市民，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同劳动人民大致相同，他们也是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但他们的思想却总想向上爬——爬到上层社会里去，因而在爬不上去的时候，也对当时的社会表示不满，流露出怨恚之情；同时却又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们慕虚荣、爱面子，总把自己列入长袍阶层之列。他们把自己当做“穿鞋的”，把劳动人民看做“光脚的”。在社会上总是吹嘘自己过去的门第如何高尚，过去比你们“阔”多了。北京有句俗话：“不怕家里着火，就怕出门掉在阳沟里”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小市民。

这些就是过去相声的主要听众，换句话说，就是相声的“买主”。有什么“买主”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卖主”。所以，在传统相声的几百个段子里，绝大部分是反映小市民生活的。

当时的相声演员出身都很贫苦。他们的绝大部分都是城市贫民和劳动人民，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由于受当时时代和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的限制，因而这个时期的相声演员熟悉的生活，大多是小市民和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至于演出地点，也只能是在街头路边，或在市场撂地卖艺。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相声艺术得到发展和提高，他们也能出“堂会”了，并且作为“高尚杂耍”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鼓曲、单弦等进入剧场演出了，成为“雅俗共赏”

的曲种之一。

由于他们开始出入某些所谓豪门大户，所以也逐渐熟悉了一部分所谓上层人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要求和习俗，这些便成为他们创作的来源。

相声艺人大多出身贫寒，得不到长期读书的机会，一般地说，文化水平较低。虽属于自由职业者，但同律师、教员和京戏名艺人相比，地位是最低的。他们为了谋生而卖艺，出了家门就是市场和庙会，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从政治方面来看，北京城内虽然发生了几次革命运动，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对于相声艺人和其他下层艺人来说，影响很小。当时五四运动虽然也是划时代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大致还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展开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大概很少有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人考虑到相声改革。相当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传统艺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虽然对相声艺人也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国民党残酷镇压抗日运动，实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反动政策，加以日本侵略者就在北京城内横行霸道，离北京不远的冀东十三县已经落到日寇手中，所以各个娱乐场所，包括茶馆、酒馆，都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相声艺人虽有爱国之心，但在高压之下，多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在相声的传统段子里，反映以抗日为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鲸吞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在敌占区内的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艰苦，对日寇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给以强烈的抵制。日寇为了配合其在华北平原地带的军事“扫荡”，在广大城乡搞了五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天津的名相声艺人常宝堃在舞台上曾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来，人们的生活可‘好’了，洋面两块钱一袋了。”

“多大的袋呀？”

“牙粉袋！”

这种充满激愤的嘲讽，对半夜里起床排队买棒子面，而且售价一日几涨的人民来说，自然会博得强烈的共鸣，同时也必然遭到日伪的残酷镇压，常宝堃遭受到迫害，也是意料中的事。而相声艺术中爆发了这样反抗的火花，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关于相声艺术发展的历史概况，大致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郑重申明：我们看一切问题，分析一切事物，都必须从当时的时间、地点、条件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说传统相声艺术绝大部分反映了小市民的思想、愿望、情绪、憧憬，并没有任何贬低相声演员和相声艺术的意思。伟大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从连环图画里也可以产生凯绥·珂勒惠支。相声艺术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那末，为什么不可以产生果戈理、莫里哀、吴敬梓呢？我一向认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只有对艺术的低级态度，没有低级的艺术。因此，我们对于相声艺术的传统作品，必须承认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对传统相声艺术抱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或抱保守主义一律肯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由于时代不断的前进，相声艺术也必须随着时代而前进。

问：您能否再就相声艺术的改革和创新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答：您出的这个大课题很难答好。我能考四十分就很不错了。我个人虽然也从事过一些尝试，但是说起来真是惭愧得很，还在一九五六年，我曾经当众宣布过："今后我要专门从事喜剧的艺术。"说这话的时候，我才三十六岁，今年已经六十了，这中间白白耽误了二十一年，真是"一事无成人已老"，不过，就算是这二十年不断地从事写作的话，我也未必能写出几段较好的相声来。这是由于我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并不高，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也都不高，尤其是对社会生活研究得很不够的缘故。

我曾经考虑过这个"从不高到高"的问题。想到大致有三点：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向相声艺术的传统学习问题；向兄弟艺术学习和借鉴的问题；以及在不断地实践中发展相声艺术的问题。

问：请您先谈谈如何向相声艺术的传统学习问题。

答：让我先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传统相声艺术当中，什么是民主性的精华，什么是封建性的糟粕。因为我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举的例子未必恰当，好在说错了也不要紧，经同志们指出我再改正。

前面说过，相声是在市井中发展起来的，难免沾染上小市民的东西。但是，它又是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很多传统节目能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就说明，它必定有站得住的地方。因此对待传统相声中的精华与糟粕，必须审慎地辨别，不能"一言以毙之"。而且有些传统相声节目，精华与糟粕往往交织在一起，这就更需要认真分析。象"四人帮"那样把所有的传统相声一律打成"毒草"，统统枪毙，不仅说明他们野蛮、愚腐，也说明他们是破坏民族文化

的罪犯。

例如《打白朗》(过去把白朗丑化为白狼)曾被认为是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其实这段相声根本没提如何打白朗，倒是暴露和嘲笑了军阀的愚蠢和丑恶。四十年代，相声名艺人戴少甫说完这段相声，竟然遭受汉奸袁文会的一顿毒打，罪名是“拿司令糟改”，毒打之后驱逐出天津，戴少甫竟被折磨致死。

又如：《老老年》中有鼓吹今不如昔的内容，但也有讽刺辛亥革命后社会日趋贫困、生活水平下降的成分。总的倾向是破落的小市民向往过去的小康生活，哀叹世风日下的感情。它之所以能流传一时，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人都感到生活日益穷困，多少能唤起一些同情而已。

再如：“侮辱劳动人民”或“侮辱相声艺人”这类罪名，也要具体分析。在旧社会中，相声艺人(包括戏曲艺人)社会地位最为低下，任何人都不能得罪，当然更不能拿上层人物当作笑料。只能拿自己作为“典型”，不惜丑化自己或自己的家属，或拿自己的同行以及和自己地位相近的人作讽刺对象，而不能涉及其他界的人。拿《闹公堂》来说，逗哏的人虽然说自己当了“县长”，但他所带去的一帮人仍然是唱大鼓的、拉洋片的、数快板的，外加一个卖药糖的，表面上是嘲笑他自己和一帮“跟班”以至“被告”——仍然是艺人，但实际上却揭露了旧社会官场任人唯亲、结帮营私以及糊涂判案的黑暗现象。再如《卖面茶》，演员只能说成自己和老婆买面茶，而且把自己说成穷光蛋。但通过这个典型人物和事件，讽刺了好吃懒做、占小便宜、自私自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剥削阶级有，而且小私有者、破落户，包括个体劳动者当中，也都或多或少有这种人。让群众用笑声来烧一烧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对于传统相声中的糟粕，必须应有足够的认识。如：宣传反动思想、宣传封建迷信、嘲笑人们的生理缺陷、充长辈占便宜、维护夫权、宣扬色情等等。尤其是旧相声中的“荤口活”，更是赤裸裸地宣扬色情的。这些东西，适应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麻醉人民的要求；也表现了落后小市民的低级、庸俗趣味。解放后，相声经过改革，已基本上将这些东西扫除了。但不能说已经把推陈出新工作做得完美无缺了。有时，这些东西仍然会在个别相声演员口中有意无意地流露一些。比如有人在相声中滥用歇后语，说什么“麻子上台——群众观点”，既不适当地用生理现象开玩笑，又曲解“群众观点”。还有什么“老太太上吊——妇女提高”等等，都是很不好的。这类低级趣味的语言，不应出自相声演员之口。再如，在相声中拿父子、夫妻之类伦理关系开玩笑、充长辈，或甲把乙比作自己的老婆等，都是受了旧相声中不健康东西的影响。

还有一类相声，虽然内容不能说它是反动的，但由于时代的前进，时过境迁，这些相声的内容就显得很陈腐了，因而逐渐趋于淘汰。

例如：《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千字文》、《歪讲论语》、《歪讲诗经》等等。这一类相声不能说是有毒素的。但是上述这些书，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还仍然是私塾和家馆当中的必读书。随着学校的兴起，读这些书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大致到抗日战争时期，除少数家庭外，基本上没有人再读它了。因此，能听懂以歪讲这些书为内容的相声观众已经不多了。如果今天重新演出，许多观众——特别是青年，就会莫名其妙，无法产生剧场效果。

这些“歪讲”相声犹如京剧《连升店》的《歪讲试题》，对于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和旧中国的尊孔读经是一个嘲讽，在五四运动期间，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浪潮冲击，任何批判尊孔读经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反封建精神，所以“歪讲”之类的作品，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群众基础，但从主观上讲不一定是自觉的。

又例如：《打牌论》，这本是一个很好的节目。它讽刺了小市民的精神空虚，无所事事，整天靠打牌消磨岁月，排遣时间，也深刻地揭露了小市民营营苟苟、自私自利的享乐人生观，刻划了他们得利则喜，输钱则怒的卑劣性格。这个段子它包孕着丰富的心理学分析，描写小市民打麻将牌时的精神状态，刻划得入木三分。在解放前是有它广泛的观众基础的；但在解放后，每天无所事事而打麻将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这个段子的效用就不如以前了。

再比如《开粥厂》这个段子，描述某粥厂，早晨施舍炖肉、烙饼，中午施舍打卤面，晚间施舍包饺子。端午节、中秋节、腊八、春节、元宵节施舍应节物品，春夏秋冬施舍四季衣服，都是用上等料子做的贵重的衣物，如丝棉袄、獭领大氅、獭皮帽子等等，这些虚构的施舍的物品，实际上反映了小市民庸俗的幻想，这个“粥厂”是他们渴望的乌托邦，这些物品是他们企求不劳而获的成果，“粥厂”就是他们梦想中的王国。但是现实生活却是：我今天早晨卖了一条裤子，买了几斤棒子面，才吃上一顿早饭。冷酷的现实宣布了又馋又懒的小市民幻想的破灭。这个段子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小市民是有帮助的。对于今天十四岁以下的观众来说，大概已经不懂得什么叫“粥厂”了。因此，在今天演出时，也就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

此外，象《写春联》这样的段子，也明显的表现出小市民的

经济地位和他们的思想情绪。这位小市民为了在新年之前不还欠债，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过新年二上八下"（二上八下是指双手包饺子的姿态）；下联是："我除旧岁九外一中"（九外一中是捏窝头时双手的姿态）；横披为："过年再说"。

如果这位要债的不听这副对联的哀告，硬闯了进去，那末，在二门上他就会看到这位小市民态度十分强硬的"宣言"了。二门上贴着这样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催马拧枪，似霸王之勇来讨债"；下联是："破出死命，用孔明之计不还钱"；横披是："真得动刀"！除了小市民是不会有这样遭遇和思想感情的。

此外，还有些段子，象《大保镖》、《饽饽阵》等，虽然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但是作为保留节目就不一定合适。但在研究民俗方面还有它的价值。

除了上述两大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相声。这是传统相声中的精华部分。比如：单口相声里《化蜡扦》、《娃娃哥哥》、《点痣子·拔牙》等。这类相声起了破除迷信的作用，而且其艺术性都是比较高的。这些段子各有其独自的特点，但是逐段分析起来，恐怕没有一两万字是说不清楚的。在这里，我只提出《化蜡扦》一段加以简单说明。

《化蜡扦》这是一篇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封建的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维护和巩固这样家庭的道德观念，正象《论语》中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就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成了许多帝国主义的总帐房，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同时（当然也出现了无产阶级）这就必然使资产阶级思想更加迅

速地发展起来。家庭关系，就必然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传统的东方旧式家庭里，撕下了封建社会脉脉含情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从而使得《化蜡扦》当中所描写的那个家庭弟兄之间、妯娌之间、就很不“悌”了。也使得儿子对亲生母亲也很不“孝”了。甚至在分家的时候，连鸡猫狗都分得一清二楚，但对母亲却没有人愿意养活。虽然作出了老太太每月在三个儿子家各吃十天的“协定”，但是这位老人，却受到了三个亲生儿子的轮番虐待。然而当这三个儿子突然发现老太太从他们胞妹家里回来的时候，显得举止十分阔绰，估计老太太手中还有更多的金银财宝时，于是他们三对夫妇怀着母亲赶紧死掉的焦急心情，展开了一场竞相给老太太锦衣美食、陪她悠游散逛的“孝心”大比赛。直到这位老人死去以后，他们典房卖地，聚资出殡，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夺。出殡归来，才发现他们母亲身上的“金银财宝”原来都是用熔化掉的锡蜡扦铸的。这一事态表明，他们虐待老太太的时候，为的是钱；他们想尽办法来“孝顺”老太太的时候，为的也是钱；老太太死后，他们通过大出殡来进行“孝心”大比赛，还是为了钱。这弟兄三人的妹妹，利用了她三位哥哥的极端自私自利，给老太太出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使老太太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年。老太太所以用锡镴来哄骗她的几个儿子，其实是一种报复。她的女儿看来似乎比较“好”一些，但在本质上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一方面把老太太推出门去，自己也不照管；另一方面又打击了她的几个哥哥，归根结蒂，也还是一个“钱”字支配她的行动。

这个家庭的土崩瓦解，互相倾轧利用，使我们看到在半封

建半殖民地时期的社会面貌，以及小市民阶层的道德堕落到何种地步，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当时的典型环境所产生的典型性格。这个段子的民主性也就在这里。这个段子即使在今天演出，也还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

问：对口相声中有哪些好段子呢？

答：对口相声中，象《福寿全》、《改行》、《三棒鼓》、《卖挂票》、《绕口令》等等，都是很好的。这些段子有的塑造了鲜明的人物性格，例如《卖挂票》就讽刺了一个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的人。有的则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如《改行》。有的则讽刺了封建把头，例如《三棒鼓》。有的则塑造了一个见利忘义，为了金钱美女，甘愿做别人的儿子，甚至牺牲自己尊严，给某富翁去打幡儿、摔丧盆，例如《福寿全》。这样的人，在下层小市民当中是不算少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举《卖布头》为例，多说几句。

《卖布头》这个段子可能产生在民国以后，这时中国的近代纺织工业还不多，广大农民还穿着手工织造的靛蓝布、紫花布，城市中也有不少人穿着土布；当时洋布是比较时髦的东西，那时把进口布叫做“洋布”，把我国民族资本家开设纺织厂生产的布叫做“爱国布”。由于洋布的倾销，打击了我国民族纺织工业，于是有些小商小贩为了牟取蝇头小利，就从各大绸缎庄趸来一些不成材的布头儿，沿街叫卖。这段相声通过甲乙二人摹拟卖布头的小商贩摆摊叫卖的情景，表现了当时城市中的居民购买力低落的真实状况。这两位小商贩叫卖了好长时间，竟卖不出一块布头，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布头的价格。但是，仍然无人光顾，索兴继续地让价，让来让去，终于降到几乎白送的地步。这个段子是同情这两个小商贩的，通过

这场逼真的叫卖求售表演，折光地表现了我国民族工业的破产，市场的萧条，人民的贫困，这就使我们看出了那个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本质。这个段子并没有一句话是直接说出上述的思想，但是却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某些本质的方面。我以为这是一段在本质上是悲剧却用喜剧形式加以表现的优秀相声作品，——凡是好的作品，大致都是表现了社会上某些本质的东西。

问：三人相声有没有类似的优秀作品呢？

答：至于三人相声，我以为《扒马褂》是一段很好的相声了。在这段相声中所提到的事物，例如蝈蝈儿、骡子、蛐蛐儿、烤鸭等等，都是上层小市民所能享受的。能穿马褂的人，也属于上层的小市民阶层。用一头骡子换一个蝈蝈儿，在今天的青年听起来，似乎是荒唐无稽的，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却是很真实的事情。那时候，一个蝈蝈葫芦能值几十两银子；一个蛐蛐罐也可以卖到二三两银子，不是比较有钱的人是不会买这么贵重的废物的。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段子所产生的时代，它所描写的人物是属于什么阶层的。

甲是个能穿上长袍马褂的上层小市民，而乙却是只能勉强穿上长袍却穿不起马褂的中上层小市民。甲把马褂借给乙穿，是为了遮盖自己的“云山雾罩”。而乙所以向甲借马褂穿，是为了在人前显得体面。但当乙在唱太平歌词的时候，使甲丢了面子，于是甲就向乙索取马褂作为报复。在这时候，乙就软下来，卑躬屈膝地表示在一切事情上为甲效劳，从而拖延送还马褂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甲就利用自己对马褂的所有权，通过丙向乙提出“骡子掉在茶碗里被淹死”的奇谈怪论，要求乙给予圆谎。当乙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甲圆了谎之后，甲又

通过丙向乙提出“在饭馆吃饭，从窗外飞进一只烤熟的鸭子”的问题，再次逼乙圆谎。乙为了继续拖延退还马褂的时间，就又费了更大力气，为甲圆谎。但是甲并不感到满足，他通过丙向乙又提出一个更加荒唐的，根本使乙无法再帮他自圆其说的蛐蛐问题。这时候，乙只好被迫把马褂归还给甲，不再为甲圆谎了。

这段相声表现了甲给了乙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要使乙昧着良心为自己效劳，而且向乙索取的代价越来越高。乙却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编造谎言，为甲效力。这就充分表现了在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的关系。给别人以一点点好处，就要得到加倍的偿还。而向别人摇尾乞怜，企图获取一点一滴利益者，之所以出卖人格和良心去为对方服务，却不过仅仅为了暂时的满足自己向上爬的虚荣心而已。甲和乙本来是朋友，但却为了这一点点利益上的矛盾，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扒马褂》这个段子，就是把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丑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发出来给人看，通过笑声鞭挞了旧社会。因此，我以为这个段子在传统相声当中，是一个命题深刻、形式新颖、人物性格鲜明的作品。就是在今天演出，也仍然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好的东西，概括性总是很强的，也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问：总括说来，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向传统相声学习些什么呢？

答：我们向传统学习，就是要学习传统相声彼时彼地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要学习相声艺术特定的表现方法，要学习象传统相声作者那样熟悉生活（如《三棒鼓》、《小神仙》、《化蜡扦》、《打牌论》……）。这样的作品，如果不是作者十分

熟悉他们所描写的对象，是不会象他们所写的和所说的那样生动的。

同时，还要学习传统相声在描写某种事物时所具备的那些具体知识。例如《开粥厂》、《化蜡扦》、《姚家井》、《窝瓜镖》、《相面》等许多相声当中的民俗学、心理学知识。

我们还要学习传统相声艺术在结构作品、运用语言、组织笑料的种种技巧。没有这些技巧，在创作新相声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注意：在写作新相声的时候，必须不再重复和使用在传统相声当中属于糟粕的东西，不然的话，对于以表现新生活为内容的新相声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前面我提到要向相声艺人那样熟悉生活。这里的“生活”两个字，我不仅仅指的是已成为过去的小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今天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生活，不然的话，就不能扩大相声艺术的题材，就跳不出传统相声艺术的窠臼。因而也就必然创作不出新的相声来。

我所说的要向传统相声学习那些民俗学的东西，是指作者不仅要了解人民当中传统的风俗习惯，而且还要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涌现出来的新的，或者是对传统风俗习惯加以改造之后形成的新的风俗习惯。拿天津郊区来说，在盖新房的时候，上梁时有上梁的喜歌，砸地基时有砸地基的喜歌，这些喜歌经过农民自己的改造，有的已经成为新喜歌了。又比如在郊区结婚的时候，铺被窝有一套顺口溜，这些顺口溜如果加以改造，去掉那些带有封建色彩的语言，也会成为一种新的结婚喜歌。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搜集整理的，甚至可

以把它们改造成为可以推广的新风俗、新习惯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旧的风俗习惯，也就不可能把旧风俗习惯来个推陈出新，变成崭新的事物。

农民的语言，是很形象、通俗的，非常生动活泼，不懂得农民的语言，就不可能写出以农民生活为内容的相声来。传统相声中有着不少非常生动的民间语言，但也存在着许多非常陈腐的，不切时宜的语言。不管是为了熟悉工农的生活，或为了熟悉工农当中那些民俗学的东西，都得从语言开始。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要吃龙肉，亲自下海"这句话，可能是渔民的语言，它比"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要生动形象得多。农民形容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有这样几句话："油炸糕上笼屜，又走油又泄气。"这句话就比"你脸色怎么这么白、这么黄呀？身体可太弱了"要生动得多。农民形容一个家庭非常穷困，就说："一门一窗，一口水缸，人起炕光。"真是又形象又含蓄。总之，没有新的语言就不会有新相声。唐朝大诗人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写相声应该有这种精神。由于每一个人头脑中所储藏的新的语汇有多有少，每个人的个性又不相同，各方面的修养又很不一样，因此就会有快慢之分，高低之分，就会有不同风格的新相声出现。语言的风格不高，就会导致演员的二度创作时的风格也不会高。这是一个有关相声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

问：传统相声艺术中，的确有一些珍品，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学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更臻完美。下面请您继续讲一讲借鉴问题，也就是说，创作新相声时怎样向其他艺术形式借鉴呢？

答：我以为对于传统相声，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

其外”。

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吃透传统相声是怎样以它的特有形式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要熟练地掌握传统相声留给我们的那些技巧。写相声的人，最好自己能说几十段相声，这叫建立“根据地”。

所谓“出乎其外”，就是要批判地接受传统相声的艺术传统。这就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不受传统相声内容和形式的束缚，要在创作新的相声的时候，立新意，脱窠臼，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表现新内容的同时，创造新形式。

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冒出来的是水。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如果没有为党的相声事业而进行创作和革新的文艺工作者，就不会有新相声。

我从来认为不懂传统相声艺术，就不可能写出新相声来。但仅仅懂得传统相声艺术，也写不出好的新相声来。这里就有一个借鉴问题。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一样的。借鉴就是要吸收营养。我们写新相声的时候，本身就有个提高相声艺术水平的任务。吸收营养，就象人要吃牛肉、羊肉一样，吃了之后，只会强壮自己的身体，而不会因此使自己变成牛羊一样。

我以为：我们除了要进行政治学习以外，还要进行艺术学习。相声本身是一门艺术，应该理直气壮地谈艺术。在艺术学习方面，我以为要多读多看。

问：读些什么呢？

答：从写新相声的角度出发，我以为，首先要读中外古些今喜剧名著，比如伟大的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

达到了政治诗的水平。不仅内容深刻，而且能使我们获得许多知识。鲁迅先生的语言极其丰富、简练、形象、生动，富于风趣和幽默感。特别是鲁迅先生由进化论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所写的杂文，还能使我们学到鲁迅先生是怎样运用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的武器，来具体地分析研究当时种种的社会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必读书。

其次，象我国古典作品当中的《儒林外史》、《西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还有，中国古代有许多笑话如《笑林广记》、《广笑府》等等，也应该看一看，从中吸收其对相声艺术创作有益的成分。

此外，中国的戏曲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喜剧。特别是那些以丑角为主角的戏曲，也应该多读一些。如京剧《连升店》、《打面缸》、《老黄请医》、《蒋干盗书》等。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先生曾经说过："相声演员都应该能应三花脸的角色。"

对于外国古典喜剧作家的作品和外国喜剧性较强的小说，我们也应该多读一些。比如莫里哀的所有剧本，特别是他所写的《可笑的女才子》、《醉心贵族生活的小市民》、《悭吝人》、《伪君子》、《心病者》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此外，象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赌棍》等，看了这些作品，对于写相声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又如契诃夫、马可吐温、莫泊桑等人的短篇小说，有许多都是悲剧性的内容，喜剧性的形式，使我们看了会得到很多启发。

同时，我还建议写作相声的同志，应该十遍二十遍地反复观看卓别林的电影。这位电影喜剧大师的成就，我以为远远超过了果戈理和莫里哀的成就。他不仅是喜剧演员，而且是剧作家、导演、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杂技专家。看卓别林的

影片，不仅对相声文学创作有很大好处，对于相声的表演艺术也会有很大的裨益。卓别林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近，也比较容易理解。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破”就是融会贯通，就是所谓“透”；但要想真正“透”，关键还在“下笔”，不动笔是不能体悟创作奥秘的。

总之，我们借鉴的东西越多，在我们写作的时候，触类旁通，表现能力也就会越强，思路也就越广泛。写出来的东西，风格就会越来越高，思想性也就会越来越深刻。不断地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在提高作品和演出的过程当中，久而久之，我相信：不但会产生一批可以同历史上优秀喜剧相媲美的相声艺术，而且也一定会产生一套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相声艺术理论来。

我有一个想法：为了学习和借鉴，我在前边所说的那些伟大作家的优秀作品，是否可以把他们的某些作品移植和改编成相声？

比如：象鲁迅先生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论拿来主义》等，《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小说《幸福的家庭》等等。

比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宝贝》、《一个恐怖的夜晚》等等。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两个伊凡的吵架》等等。

据我想：如果把这些前人的作品改编成相声的话，既可以收借鉴之功；又可以丰富相声的演出节目；还可以向群众介绍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当然，这是很费事的。改编一篇契诃夫的作品，比创作一段新相声，不见得更容易些。

我曾把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改编成相声《打喷嚏》。

在改编过程中：

第一、把它中国化了。

第二、在情节上必须重新组织。

第三、必须保持原作的思想性，而且要有所发展。

第四、写出来象一段相声，而不是一篇小说朗诵。这个段子可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送到造纸厂，现在叫我重写也写不出来了。这是很可惜的。

传统段子中有一段《批三国》，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改编一下，运用新的观点来批判一下关云长这个人。这个人在历代帝王心目中，都是受到重视的。关羽简直是"义"字的化身，甚至与孔子齐名，被尊称为"关夫子"。其实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他自高自大、目无组织，只有个人；有特权思想，可以不遵守军令状，私自放走曹操；他破坏了统一战线，投降过曹操。通过对他的批判，也就批判了某些现在青年中流行的"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错误思想。

小说中有"科学幻想小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几段"科学幻想相声"呢？

民间文学当中有寓言、童话，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写写寓言相声和童话相声呢？

传统相声中有"对对子"、"打油诗"、"瘸腿诗"，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些形式，或写些讽刺性的东西，或写些歌颂性的东西，这对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会发生一些积极作用的。

总之，立足于相声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种种营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一定会把相声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

问：您是否再谈谈建国以来相声的发展历程？

答：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相声演员自动放弃了那些传统相声中的糟粕部分，进行了改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新相声。比如《飞油壶》、《夜行记》、《新酒令》、《新灯谜》、《美蒋劳军记》等数十种，有的歌颂了我们的新社会；有的维护了我们的社会秩序；有的歌颂了土地改革；有的讽刺了官僚主义，使相声艺术得到了提高，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受到了党的重视和人民的欢迎。

尤其可喜的是：相声艺人自己的创作日益增多，初步形成了一支相声创作队伍。“四人帮”胡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文艺工作毫无成绩，是一段“空白”，是“黑线专政”，都是毫无根据的。全国解放以后，相声艺术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全国解放前为第一阶段），以其辉煌成就而彪炳史册。

但是从一九六六年起，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摧残全国文学艺术的同时，相声艺术也同样遭到他们的扼杀。“四人帮”十年来的文化专制，相声艺术被打入冷宫，“讽刺”成为创作的禁区，人民失掉了欢乐，相声艺人也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一道，受到严重的折磨，身心受到摧残。有的被“下放”；有的被“转业”；死的死，病的病……。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对这群丑类的仇恨，也通过相声爆发出来，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相声《帽子工厂》、《舞台风雷》、《特殊生活》、《如此照相》、《跟谁对着干》、《不正之风》、《霸王别姬》等等。虽然这些新相声作品，写得有些深、浅、粗、细之分，但大体上都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由于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尽管这些相声有的幽默含蓄，有的滑稽诙谐，然而它们都说出了人民长久郁结在心中、要说而未说出来的话，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

是相声作者和演员，同人民都有着共同遭遇的结果。这些相声都取材于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而生活是相声艺术的唯一创作源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相声艺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立下了很大功劳，这是有目共睹的，对这一阶段相声艺术的创作和表演，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估计。在这里，我向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机关建议：最好把这一阶段所涌现的新相声，出一个选集，或者定名为《烈火集》吧。在这个集子里，最好请几位文艺理论家撰写出总结式的论文，以便使相声艺术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向前迈进！

问：您在刚才的发言中，把相声艺术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勾画了出来，并且建议编写选集，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要想全面总结，应该怎样着手呢？

答：说到总结问题，我以为要从三个方面下手。

第一、要总结一下从相声艺术的诞生，到全国解放前夕，相声艺术是怎样发展的。在这个大阶段之中，是否可以采用：以著名艺人和他们的代表作，搞出一个大体的年表来，把相声艺术的创作和表演加以总结，从内容到技巧上都加以总结。最好出一部《传统相声选集》。其中除写一篇比较全面的传统相声专门性论述之外，在每一段相声之后，都写一篇后记，分析这段相声的内容和形式，精华和糟粕，运用了哪些技巧等。

第二、要总结从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个阶段的相声艺术创作和表演。最好也出一本选集，写一篇比较全面的专门性论述，并在每一段相声后面，也写一篇后记。

第三、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三中全会前后，把这一阶段相声艺术的解放和繁荣也加以总结，也写一篇论文，每段相声后面也写一篇后记。

这样，就使我们在进一步发展相声艺术的时候，有一个可靠的基础了。

高尔基说过：学文学一定要学文学史。看一个人也要看看他的过去，看看他的现在，大致上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看一门艺术也是这样。孔夫子有许多话，我是反对的，但他说："温故而知新"，还有一定的道理。一个艺术家，一个科学家，总是在前人实践过的基础上再向前走的，在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的基础上，再实践，再前进的。

我曾想做一做总结传统艺术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经搜集到手大约有一百四十多段传统相声作品，都是手抄本儿，同时还搜集了古今中外的笑话达一千多种，可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些东西都被当成"四旧"而荡然无存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问： 我们已经对相声艺术的发展历程作了回顾，是否请您再对今后新相声创作的前景作一番展望与估计？

答： 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没有生着"千里眼"的我来说，我是说不出来的。同时，就我个人的艺术经验和水平来谈这个问题，恐怕也是所答非所问。既然您把问题提到我的面前，打着鸭子上架，我就只好说几句吧。说得不对，您再另请高明。但是我先申明，请您恕我才疏学浅，不能使您满意。

我卧病在床，已十年之久。对于今天相声艺术发展的全局，不太了解。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角度谈谈如果我要写相声的话，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在我看来，评价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包括相声艺术在内），首先要看这个作品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倾向，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首先是个思想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坚定

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所以他能够在他的杂文中对许多社会问题分析得那么深刻，至今对我们都有着强烈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鲁迅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前进的，离开了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此外，鲁迅先生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有着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医学知识、历史知识……)。他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精通好几门外语，精通古典文学，精通文艺理论，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他行路何止千里，读书已破万卷。他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所以他的杂文几乎每篇都达到政治诗的水平。不管谈什么，他都谈得头头是道。谈文学，谈曹操，谈孔夫子，谈章太炎，谈阶级，谈新诗，谈养蜂，……而且他的文章当中充满着幽默和讽刺。

我以为鲁迅的方向，至今仍是我们的方向。所谓方向，指的是什么？鲁迅的方向就是用文艺做武器，砍杀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之路的方向。鲁迅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但是他已意识、预见到抗日战争将要爆发，也预见到经过一场革命战争之后，人民将会觉醒，共产党的力量将会无比壮大，他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自己也自觉地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领导。

从鲁迅先生身上，我想到以后的相声创作，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从事相声创作的同志们。

一、我虽然写过一些相声，但没有写过一段思想性较高的相声，这说明我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还比较浅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还很不够，因此概括能力还比较差。一段小小的相声，最长的不过一万多字，短的不过三五千字，说起来三

十分钟就不算短了。如果再以两个人对话为形式，能不能写出深刻的内容呢？我以为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鲁迅先生的杂文，虽然有较长的，但也有几百字到一千字，就能说明或分析解剖很深刻的社会问题的。那末我们写几千字的相声，为什么不能达到这个高度？

二、我不是"主题先行论"者，也不主张必须写重大题材。选择主题和题材，是因人而异的，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从我自己的提高来说，今后我打算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立场上，尽可能地选择较重大的题材，深化主题思想，争取在每一段相声当中，写出一两个鲜明的人物来。

人物性格是社会的产物，有情节没有人物的相声，不能算是好相声。我以前写的相声，虽然有几个段子也刻划了个把人物的性格，但是那些人物性格显得单薄，没能写出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立体的人物性格。

我说要强调主题的深刻性，选取重大题材来写，是沿着我自己现有的水平，探讨怎样提高相声创作的艺术水平，这绝不能误解要取消相声的娱乐性。我前面曾经说过，笑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不能使人发笑就不如去写论文，只强调相声娱乐性的一方面，又会变成艺术至上主义者。我对相声是"拿来主义"的态度，相声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相声服务。相声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形式，娱乐性和教育性是缺一不可的。

我对相声是"拿来主义"者，因此，每写一段相声，必然要用最恰当的形式。对相声持保守主义态度是不正确的，抛弃了传统相声艺术形式和技巧，另起炉灶，也是不可能的。继承

和革新，可以分开来说，但实际上在写东西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以新内容为题材的新相声，既有继承又有革新，纯粹而又纯粹的相声，大概是不存在的。写相声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允许革新的话，就是不允许前进。

比如：可以不可以写一段以国际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为题材的相声？我以为是可以的。

在当前的国际上，出现的霸权主义者的走卒，为什么不可以进行讽刺呢？如果以这为模特儿写一个忘恩负义的典型，我看其作用是不会小的。

今天的相声创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歌颂中日人民、中美人民之间友好的相声。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新的事物往往是比较粗糙一些，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这种题材是崭新的，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

近几年批判“四人帮”及其流毒的相声很多，其中有很成功的作品，但是从政治理论方面、哲学方面、政治经济学方面等等，向“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拨乱反正的相声，到现在还很少有人写过。

由此我还联想到：中外古今有许多主观唯心论的流派，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写一写？我看也是可以尝试的。当然，这种相声是比较难写的，而难写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相声也有个攀登高峰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要我们在相声中写哲学论文，而是要我们用相声这种特定形式来表现这种内容。

从我国现在社会形势来看，不能只讽刺那些“左”的倾向，也要讽刺那些来自右的干扰。比如：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讲自由，不讲纪律等。今天林彪、“四人帮”遗留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流毒，还是严重的，对于这种种无政府主义流

毒的批判，也可以写相声。

相声是以讽刺见长的，但是如果能写出歌颂四化建设中的先进人物来，写出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歌颂无产阶级专政，歌颂党的领导及歌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人新事来，而且写得非常生动有趣，使观众产生共鸣，禁不住发出爽朗愉快的笑声，我想这也是相声创作的广阔道路之一。

三、传统相声当中，有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提高科学文化水平，那末，在我们的相声创作当中，宣传一些科学知识，如：飞船、卫星、原子、中子、电子、激光、集成电路、遗传工程学、仿生学、运筹学等等。如果编排得当，也可以做为相声的题材。

四、最后，我还要重复几句。当前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四化，我们的相声艺术，要协助党用讽刺的火焰，烧掉阻碍四化的种种错误思想，歌颂一切有利于我国早日实现四化的一切美好思想。

我所说的"相声艺术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口号是不是限制了相声艺术的发展呢？我以为恰恰相反，它使相声今后所走的道路更加宽阔，所汲取的题材更加广泛了。说"相声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提法。相声艺术为四化服务，不能理解成为在相声当中必须直接的反映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也不能要求相声起立竿见影的作用。艺术的作用，我以为主要是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提高和净化人们的精神境界，在艺术享受当中，使观众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崇高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为四化服务，在讽刺方面，我们既可以讽刺封建主义家长制的作风，也应该讽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讽刺那些官僚主义者，也应该讽刺那些无

组织、无纪律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可以讽刺那些特权主义者，也应该讽刺那些平均主义者。小生产者思想，在我国还是普遍存在着的，也可以善意地加以讽刺；种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对我们四个现代化是有很大破坏性的，我们也可加以讽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在我国目前是不存在了，但是还会有敌人在捣乱，还想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如果讽刺一下那些失掉警惕性的人，我想：仍会有它的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我还想到：我们应该为儿童和青少年专门写一些适合于培养接班人的相声。可以写爱护公物、尊敬老师、讲卫生、讲礼貌等等。在提笔创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千万不可用低级趣味的内容和语言来毒害他们。要使他们做新人，办新事，说新话，树新风，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在我们写作新相声的时候，要杜绝小市民趣味。我所向往的新相声，应该是命题深刻，思想性高、语言纯洁、深入浅出，为广大观众和读者所接受。要适当的含蓄，使人留有余味。在形式上要创新。但是我不主张丢弃相声而把它变成另外的东西。既不要把它变成戏剧，也不能把它变成喜剧性很强的朗诵小说，要沿着相声自己所走的道路向前发展，叫观众听起来仍然是一段相声，但又是一段在传统相声基础上有所发展的相声。这也可以说是相声艺术本身的现代化。

在表演的时候，我以为如果说的是新内容，最好脱掉大褂。能设计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表演服装最好。如果暂时还不能够，就要求所穿的服装和所用的道具，同这段新内容相适应。不然就会是不协调的。

相声演员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应该有崭新的舞台风度。

他是一个宣传工作者，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是一个现代的人，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他尊重观众，又不自卑自贱；他和其他演员互相尊重，同时，自己也尊重自己。使观众感觉到在听一段相声的三四十分钟里，是同一位高尚的朋友相处了三四十分钟。当然，我说的这种舞台风度，是指演员本身的风度。如果表演起来的时候，又要摹拟一个与上述风度相反的人，就会与演员本人的风度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演员当他讽刺一个坏人的时候，要做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自己却无任何卑劣之处，才算是恰到好处。

我以前说过相声，现在瘫痪了，不能上台了，要不然，我自己是很想试一试的。

问：关于相声艺术还有哪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探讨？

答：相声艺术虽然仅仅是文艺领域里的一朵小花，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想全面论述相声艺术的每一个方面，那就得写出一本书来，这对于我这久病之身，显然是做不到的。有待于对这门艺术有兴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材料比较齐全的时候来做这项工作了。

我曾考虑过相声演员的台风问题，相声艺术的形象思维问题，限于时间，再说下去，就没完没了啦，这两个问题，我已经请一位相声艺术研究者去写。我的话就此打住。

问：请何迟同志谈一谈相声创作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答：相声艺术本身，和别的艺术一样，也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允许各种不同风格流派同时存在。从舞台上看，有的闹剧性多一些；有的喜剧性多一些；有的以说为主；

有的以唱为主；有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有的文一些；有的俗一些；观众则好吃萝卜的不吃梨，“羊羔虽美，众口难调”；风格流派的多样化，正反映了观众当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趣味和需要。取消了各种风格流派，观众是不会同意的，这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

舞台上出现了庸俗的东西和毒草时怎么办？那就需要百家争鸣了，我们应当执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允许批评，也允许被批评者给批评者以反批评。在争鸣当中才能辨别是非，辨别美丑。

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问题，前面我已说了一些，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们要使相声艺术做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内容要深刻，而语言则要通俗。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很容易的。

我主张在演一些优秀的传统相声时，或由报幕人，或由演员阐述一下这段相声产生的时代背景，或介绍这段相声的思想内容，正象对古典小说需要写一段前言和序言一样，也可能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

问：经过这些日子和您漫谈，很有收获。下面想再问问您最近的健康状况和创作情况。在这些方面您的创作计划都有哪些？

答：马克思已经给我来了“通知”，叫我前去“报到”。可是，我现在还赖着不走，想晚“报到”些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要做些什么呢？我还要为马克思的事业而奋斗。我想：他老人家会原谅我迟迟没有去“报到”的。

我想在“报到”之前，还要写些东西。算了算，总还有一大堆工作吧！我在病床上已经完成的有旧体诗百余种。由于各

方面的鼓励和鞭策。我已经完成了四段相声，五六篇杂文。另外还进行了几部戏剧、电影创作的构思。这里就不具体多说了。如果我的病势沉重，连口述都做不到的时候，这些题材我将奉送给别人，由别人去写，尽可能不叫这些东西只对马克思一个人说说而已。

现在由于病重，不能下地，右臂又被折断，脑力衰退。我口述稿件，由别人记录，也比较吃力。就拿您到这里访问来说吧，如果我能站得起来，从我现有的残书断简里翻翻，查找一下鲁迅、高尔基、契诃夫、果戈理、莫里哀、莎士比亚的书籍原文，那该多么好呀！可惜现在我已经享受不到翻阅资料进行写作的幸福，因此，在我答复您提的问题的时候，有些话明明是别人说的话，但是我只能凭记忆所及，把它当做自己的话说出来，这一点要请转告出版社和读者们原谅的。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自己虽然也有一些理想，想钻研一些问题，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写出一些东西，罗里罗嗦，质量反而比以前降得更低了。然而我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态度，哪怕象个萤火虫，能发出一点点光来，就发这么一点光。我是个共产党员，今后不但要写遵命文学，也遵命向疾病作斗争。这种心情，有诗为证：

秋深枫叶红未晚，
严寒松枝绿不减；
百岁修竹节更坚，
烈士暮年当自勉。
蚕衰决意尽余丝，
炬短芯长光照远；
老马借驹踏险峰，

千山万岳红旗卷。

写到这里正赶上四届文代大会召开，除了我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贺大会圆满成功之外，谨以上述口占的诗歌一首，向党和人民表示我的心情。

问：在这几次断断续续地访问过程中，使您受累啦吧？蒙您在病中解答了不少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展示了一些可以在今后深入探讨的课题，使我们受到有益的启发。现在，让我代表一些相声爱好者和读者们向您致谢，并代表他们向您致以亲切地慰问。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精神愉快。等以后有机会时再来看您。

答：谢谢同志们。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天津，张国贤记录整理）

走过的脚印

——我的简历

我是一九二〇年阴历七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满族。原名赫裕昆，字柏岗。参加革命后改名赫赤，后又更名何迟。无笔名。

我父亲名叫赫春林，字杏邨。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考中了秀才，又考中拔贡。辛亥革命后就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他一生最高的职位，只做过小学校长。因此，我的家庭成分是自由职业者。

我在四岁时，由父母教识字。六岁到七岁，上过小学一二年级。因为我父亲觉得小学的课程太浅，就叫我跟一位名叫唐鹤卿老先生附馆读书。我曾先后跟随他在几个阔人家陪同他们的少爷和小姐念书。我第一本读的是《龙纹鞭影》，以后又读了《弟子规》、《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论说精华》和一些骈体文。

到了十一岁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在郑州私立第一小学校当校长，我就随他到郑州，在他任职的学校里，插班读四年级。我父亲虽然是个老拔贡，但是却十分喜爱艺术。他自己曾亲自给学生导演过《兰芝与仲卿》，并且亲自上演过《洋状元》等话剧。此外，他还领着我看了不少京戏、电影、杂技、歌舞；并且亲自写快板叫我表演；亲自编相声如《对对联》、《猜灯谜》

等，叫我演出，培养我敢于登台表演和讲话的勇气。因为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看戏、看电影、听评书、听相声方面，以致荒废了学业，因此，在小学六年级留了级。我的功课只有语文和算术考在“甲上”，其他功课大部分都在“丙”、“丁”之列。小学毕业后，我上了郑州市内原名“东里书院”的明新中学。在这所中学求学的时候，我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半天几乎都逃学去听评书和看电影去了。明新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位老拔贡，他经常邀请一些所谓名流到学校里讲演《大学》、《中庸》等。我对这些讲演和所学的课程，除语文外，都不感兴趣，但对于学生们自己组织的业余演出却是每次都参加的。我曾演出过默剧《摩登理发馆》、《大骗和小骗》等闹剧节目。

一九三四年我父亲得了脑充血的病，虽经抢救治愈，但健康条件却使他不能继续工作了。于是在一九三五年我随父亲又回到了北京。当年我考上了私立镜湖中学，学校纪律十分松弛，只要按期交学费，就可以在毕业时得到文凭。因此，我仍然是在学校只读半天书，下午则逃学去听相声、看电影。由于我的记忆力很强，居然听会了几十段传统相声。当时所演的电影，我很喜欢劳莱和哈代的《从军乐》以及陆克、卓别林的喜剧片。但更喜欢的却是飞来伯主演的《月宫盗宝》、《黑海盗》之类的影片。虽然也看过电影《复活》，但当时却完全不理解这部影片的深刻含义。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也参加了罢课和游行。

我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父亲的薪金生活的。在他失业之后，只好靠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来维持生活。同时，我父亲预感到北京市迟早要落到日本侵略者手里，所以就为我想各种办法，谋求生活之路。当年我曾去应考过电话接线生、

邮差，但都因为没有“门子”而不能考取。后来，陇海铁路在北京招考客车招待生，在香山慈幼院考试，我却被录取了。于是我又回到了郑州，在陇海铁路客车招待生训练班学习铁路知识。班里有六十多人，有大学生、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生。由于管理严格，只许星期日外出，这样，我在这里学习就比较用功一些，每月考都在前七八名。当年发生了西安事变，由于我在一二九运动时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蒋介石是推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所以很盼望张学良能把蒋介石杀掉，以便早日除去抗日的障碍。后来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在训练班学习时，路局规定我们每个人的伙食费是六元，而我们每月吃的伙食却非常坏，只能吃到三元钱的东西。一半伙食钱，都被大师傅和管理员合伙贪污了。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保证同学们的健康，在几位曾经受过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同学号召下，发动了绝食斗争，最后，把伙食管理的领导权，从管理员手中夺了过来，由学生们组织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接管伙食管理工作，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带有革命性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我接到家中电报，父亲逝世了。我从郑州奔丧回京，安葬了父亲以后，七月六日我离开了北京回郑州，到郑州才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此和家庭失去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招待生训练班结业。我们这伙人就被分配在陇海铁路的蓝钢皮客车上工作了。客车招待生的老名字叫“看车夫”——实际上就是在火车上的清洁工人兼伺候人的。在车上做的工作，就是扫地、擦地板、擦玻璃、冲洗厕所、清除垃圾之类的零活。

客车招待生训练班一共办了两期，共一百二十人左右。芦

沟桥事变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都有抗日的要求，但却不知道做些什么好。一部分青年却由于吃喝嫖赌，堕落成为烟土贩或走私分子。其中的大部分人则抱过一天混一天的思想，彷徨苦闷，没有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客车招待生中建立了支部。在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救亡团体，如：车上服务团、怒吼歌咏队、益群读书会等。我在党支部指引下，参加了救亡活动，成为车上服务团的骨干分子，并被选为宣传股长。我们曾到各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进行慰问活动。还在一个大门洞里出版了大幅的墙报。我是这个墙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在怒吼歌咏队里我也学会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热血》、《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数十种之多。

在党支部的指导下，我读了《大众哲学》、《抗大动态》，以及鲁迅先生的小说《彷徨》、《呐喊》等。我们用募捐得来的款项，出版了铅印的刊物《陇海铁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写的《告陇海铁路工人书》。记得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黄河岸上，他们的炮弹已经隔河打到了潼关车站，陇海铁路已经被日本占去了一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工人应该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游击战！……

在文章里还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在陇海铁路裁工人、养老爷的错误措施。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叫到陇海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受到了极其严厉的训斥。

同年，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演出。我参观了他们的宿舍，看了他们的演出，读了他们的出版物，这对我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初秋，我被党组织保送到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同行者还有五六位同志，在出发的头一天，我们在夜间秘密地到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报到，第二天就出发了。先步行八百里地到甘肃庆阳的抗大二分校，在这里学习了一个多月之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不断进行挑衅，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于是，我又随抗大二分校步行八百里到了延安。

在延安时，先是在清凉山二大队学习，不久转入工人大队。由于党中央决定成立工人学校，我又转到工人学校去学习。工人学校是半党校性质，兼课的教员都是中央党校的。在这里我学习了《社会科学概论》、《辩证唯物论》、《论持久战》等课程，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种玉米和土豆。同时，在工人学校里我参加了工校的业余剧团。演出了《矿山》、《弟兄们拉起手来》、《红灯》、《油布》、《窑黑子》等话剧。在中央大礼堂，听到了冼星海同志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于是，我对戏剧艺术加深了认识，更提高了兴趣。

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各抽出一部分干部和学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到晋察冀边区去学习和工作。出发前，毛主席亲自到工人学校给我们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赠送给我们三件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党的生日这一天，华北联合大学全体人员出发，奔赴晋察冀边区。一路上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的一层层封锁线，行军三个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到达了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城南庄。由于我在三千里行军过程中，常常以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在华北联合大学工人部毕业后，一九四〇年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工团

工作。从此就成了专业文艺工作者。

在联大文工团，我主要担任演员、编剧和舞台管理（即舞台监督）等工作。在这一时期，我曾写过话剧：《我还是我》、《二大伯》（为配合誓约运动而写的）、《两个包袱》（为在政治攻势中争取伪军反正而写的）等十余种；我演出的话剧有：《回到祖国怀抱》（饰伪军官）、《钦差大臣》（饰波布钦斯基）等十几种；还演出过京剧：《陆文龙》（饰陆文龙）、《失空斩》（饰司马懿及老军）等数种；此外，还写过相声戏：《喜讯》（为讽刺在敌人"扫荡"中投敌叛变分子而写的）、《二五减租》等五六种，这些相声我曾亲自登台演出。《喜讯》曾得创作奖。

经过一九四〇年秋季反"扫荡"和一九四一年反"扫荡"，以及在敌人"爱护村"里进行工作和政治攻势的考验，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支部通过，上级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四三年初，联大文工团一部分同志并入抗敌剧社，于是我便到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了。直到京津解放之前，我才被调离抗敌剧社。在这几年里，我仍然担任演员、编剧和舞台管理等工作，也导演过一些戏。

这时期我演过的戏有《侵略》（饰德国军官）、《俄罗斯人》、《戎冠秀》（饰二大伯）、《英雄儿女》（饰老汉）、《群妖》（饰国民党政客）、《王老栓报仇》（饰二阎王）、《栽树》（饰种树老汉）、《子弟兵、老百姓》（饰民兵）等话剧、秧歌剧、河北梆子等约三十余种。

我写的戏有《双打赌》、《大庆功》（集体创作，由我执笔）、《姐妹顶嘴》、《欢迎新战士》（上述二剧是由我和胡可同志、韩塞同志三人合写的），《眼睛亮了》、《赶路相遇》、《报股》（"报

股”二字是冀中安国县流行的地区方言，意思是把贫苦农民财产全交给地主来抵债。当地土话叫做“报股还帐”)、《别敲鼓》(在安国搞土改时，为了宣传党在土改运动中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使市镇的工商业者心里别敲小鼓，解除思想顾虑，努力搞好经营)、《全家斗》(描写地主在土改时隐瞒财产、幻想变天、妄图诱骗个别农民替他们当“防空洞”，结果这个农民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全家奋起向地主展开斗争的故事)、《新年秧歌队》(包括《大拜年》、《小拜年》、《推小车》、《打老蒋》、《爷俩赶集》等七个节目)，大约三十余种。其中除《报股》外，都是喜剧。

此外，还写了相声：《买毛驴》(描述国民党军队骚扰老百姓，抢去毛驴，同时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三条毛驴驮的中央币还买不了一条毛驴，来揭露当时国统区民不聊生的现实)、《纪念周》(通过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磨擦倾轧，侧面地揭示他们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丑态)，以及《某甲乙》(为配合整风运动而写的)等数种。

鼓词有《双十纲领》、《复仇》、《十女夸夫》、《八路军力量多么大》等五六种。

我曾经导演过的戏有《血泪仇》(河北梆子)、《李大娘送子归队》(歌舞剧)、《喜相逢》(喜剧)、《两个包袱》(喜剧)、《全家斗》(歌舞剧)等十余种。

在战争年代里，由于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我写的作品，除《复仇》、《眼睛亮了》、《赶路相遇》曾由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铅印成书外，其他都是为了演出而印的油印本。

在抗敌剧社时期，曾经历过一九四三年的反“扫荡”，一九四四年在平汉铁路清风店附近进行政治攻势，平西根据地的

护粮斗争，大生产运动和安国县的土改运动。一九四五年张家口解放后，曾参加过戏曲、曲艺的改革工作，取得了戏曲改革的一点点经验。

一九四八年底，我被华北局调离抗敌剧社，到胜芳镇（在天津西部）进行解放天津市以后的接管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当日我们从胜芳镇出发，急行军进入天津市内。

进城后，我曾先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第三宣传队副队长、文艺处戏曲科科长、群众剧团副团长、天津市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市影剧场公司经理、天津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南开大学中国语文系兼任教授等职。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被选为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此外，还被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九五〇年曾担任中华杂技团导演，在国外工作半年。

在这个时期，我的艺术活动有以下几项：

一、创作了《仁义北霸天》（京剧）、《乌鸦告状》（评戏）。改编了《蝴蝶杯》、《刘伶醉酒》、《王二姐思夫》、《杜十娘》等戏曲多种。其中《杜十娘》由吴同宾同志导演、鲜灵霞同志主演，至今成为天津市评剧院的保留节目，在天津市第一次戏曲会演中得剧作奖。

二、论文有：《谈〈一贯道〉在天津的演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怎样导演歌剧〈奥涅金〉的》、《史楚金是怎样演列宁的》、《从〈新事新办〉谈到曲剧的发展》、《论我国杂技艺术》、《论舞台艺术的真实感》以及剧评多种。

三、相声有：《今晚七点钟开始》（讽刺说空话、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践的不良作风）、《开会迷》（讽刺繁冗的令人疲惫的

会议)、《买猴儿》、(讽刺官僚主义作风)、《孕妇调查表》(批评繁琐的文牍主义作风)。其中,《买猴儿》被译为英文、俄文,影响较大,获奖。

四、电影有:导演过《中国杂技艺术表演》(纪录片)、写过《马大哈进北京》(已发表)及《不拘小节的人》等。

五、曲艺方面的活动有:主编过陈士和先生的评书《聊斋志异》十四种;整理过张寿臣先生的《单口相声集》。

上述所有的作品,分别发表于《人民戏剧》、《人民文学》、《天津日报》、《蜜蜂》、《曲艺》、《长春日报》、《评剧丛刊》等报刊杂志上。有些剧本如《杜十娘》、《仁义北霸天》曾出过单行本。

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这十五六年当中,我在艺术实践上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以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来表现我国人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创作道路。在我所写的相声当中,有着比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九五七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文化局党委对我当面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调天津市戏曲研究室当研究员,允许我继续进行写作。国庆节那一天,我从早到晚,用了一天时间整理图书资料,收拾出一间勉强可以进行写作的小房子。自十月二日起,我开始动笔重新投入了写作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五月之前,在这一年零八个月当中,我创作了大型戏曲《碎玉记》(京戏,大悲剧)、《三喜图》(京戏、喜剧)《范玉玺》(评戏,写解放战争中一个妇女会主任向地主还乡团进行斗争而牺牲自己的故事)。重新改编了《蝴蝶杯》。创作了独幕话剧《有情人未成眷属》(喜剧)、《狄克的生日》(正剧,描写黑人的痛苦生活,和他

们向种族主义者作斗争的故事)。创作了相声四种:《打虎论》(这是一段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主义的哲学相声)、《背课文》(儿童相声)、《高人一头的人》(讽刺了一个自高自大、处处想压倒别人的人)、《打喷嚏》(取材契诃夫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此外,还写了《论蝴蝶杯》、《戏曲艺术的特点和新戏曲的创造》,以及其他小论文二十几种。

由于我废寝忘食的进行写作,突然得了十二指肠后壁穿孔的重病,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了。在我国泌尿科专家虞颂庭同志和急腹症专家吴咸中同志精心治疗下,很快伤口就愈合了。这是吴咸中大夫给我做的第二次大手术(远在一九五三年我患胆结石症,那次手术也是吴咸中同志亲自给我做的)。所以说,我的消化系统,已经进行了两次"结构改革",我能够活到现在,是要感谢虞颂庭和吴咸中大夫的。

我虽然写出了这么多的作品,但只发表了两段相声和几篇小艺术论文。于是,在我健康稍加恢复之后,就向党组织提出了参加"四清"的要求。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我一连参加了三次"四清"运动。我在"四清"中所写的四十万字左右的村史、家史材料以及我在"摘帽"以后所写的全部作品,都在十年浩劫当中被送进造纸厂当做造纸原料了!

一九六六年"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我被扣上了"大右派"、"封建余孽"、"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毒草专家"等七顶帽子,并被关入牛棚,不仅深刻地"触及"了我的灵魂,而且有力地触及了我的肉体。以后,又被送进"干校"去"学习"。在种种沉重的压力下,我只得一次接一次连续地"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最后,从一九七〇年起,完全瘫痪在床,只要眼观异物,耳听

异声，就全身痉挛，而且不能翻身侧卧，完全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我活下去的思想，仍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为了恢复体质功能，继续为党工作，我便天天在床上做些肢体活动的锻炼。但是一些令人悲恸的消息不断袭来，我为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而痛哭。我一边落泪一边写了一首七古《哭敬爱的周总理》：

中天崩裂落紫微，擎我神州玉柱摧。
凶讯惊人疑是梦，噩耗震耳似雷霹。
天地昏黯风长泣，日月敛光云不移。
鸣咽江河流水缓，含忧山岭着白衣。
冷雾漫漫哀雨落，寒流滚滚悲雪飞。
赤胆忠心大无畏，钢筋铁骨志不屈。
无限深情为黎庶，满腔仇恨对顽敌。
伟大胸怀虚若谷，崇高品质泰山低。
艰苦朴素严律己，光明磊落口心一。
中流砥柱卫马列，坚似磐石爱主席。
病笃犹念国强富，弥留不忘党安危。
白璧无瑕周总理，口碑胜似铸金碑。

深秋季节，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之后，我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很快地构思了一段《“四人帮”末日记》的相声。以后，又在病床上写了一些新诗和旧体诗，并把我在住牛棚时期和住地震棚时期的对“四人帮”的腹诽之作，默写了出来，自己编了一个小册子，名叫《牛棚诗抄》。我曾在那寒风凛冽的日子里默默在心里占诵过这样的诗句：

绝非世无才，乾坤颠倒来。

狐兔飞天际，鸾凤落尘埃。

老帅冤沉海，鬼魅笑登台。

何当风雷动，重新再安排！

这样的诗句，若是形成文字，在当时被“四人帮”发现，则衰朽之躯，恐怕是难以幸免的！

在一九七九年元月里（即阴历除夕那天），天津市一位负责同志，到医院去看我，当面宣布对我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原职、恢复原薪。当时，我内心深处迸发了蓄积很久的一句话：党啊！您的儿子终于又回到您的怀抱里来了！同时，下定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这一天，我激动地在病床上又写成一首诗：

欣逢盛世锁眉扬，身欲奋飞病在床。

老马嘶风为呐喊，衰牛犁上不彷徨。

推敲好句歌红日，结构乱弹战黑帮。

荡垢涤尘喜展望，阳光普照耀八荒。

但是，在写完这首诗后，仅仅几天，不幸右臂骨在医院折成三截，这样，我又丧失了执笔写作的能力，只留下了一个脑子和一张嘴为党工作了。七九年四月出院后，到现在整整对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在天津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党委、文联党委的关怀支持下，在天津市曲艺团党支部、天津市戏曲研究室党支部的具体帮助下，利用我口述，由别人录音、记录的方式，写了几十首旧体诗、六段相声（已有三段发表、上演），还写了杂文五六种（均已发表）、《革命回忆录》四题、问答体的艺术论文等。总计共约二十多万字。

一九七九年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曲艺

家协会的常务理事。

我是庚申年生人，今年又是庚申年，整整度过了六十个春秋，由于大病缠身已达十二年之久，所以一切要赶快做！

何　迟　口述

张国贤　记录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

论何迟的相声创作

侯宝林　薛宝琨　汪景寿　李万鹏

何迟同志是一位特色鲜明、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相声作品，如《买猴儿》、《开会迷》、《今晚七点钟开始》等，曾风行于五十年代，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不少作品被当作“毒草”批判了，人也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粉碎“四人帮”以来，何迟同志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而他的作品也应给予公正的评价，这对总结经验教训，发扬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推动当前的相声创作，都有积极的意义。

大胆尖锐　切中时弊

《买猴儿》、《开会迷》等是何迟同志被划为“右派”的“罪证”，理由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云云。但是，不带任何偏见来研究这些作品，人们会发现它不但和“攻击”、“丑化”无关，而且是作者怀着真诚的赤子之心，不愿任何细菌和灰尘侵蚀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健康肌体，而勇敢地拿起讽刺的武器。《买猴儿》描写一个在工作上“马马虎虎”、在生活上“大大咧咧”、在作风上“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典型形象，如何在官僚主义和盲从作风的助长

下，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的“悲喜剧”。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雇佣思想，如何利用我们新社会中某些薄弱环节得以滋生的危险苗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改变了旧社会的雇佣关系，社会主义商业已成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切身事业”，党和人民相信每个公民的政治觉悟以及他们自觉的工作态度，可是人们的实际觉悟程度却不同，少数人个人主义膨胀。因此，“马大哈”这样的人物就钻了社会主义的空子，他们利用公有制给予每个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保证——所谓“铁饭碗”，恶性地发展了他们的“马大哈”性。“马大哈”对工作的漫不经心，是因为他认为这工作和他个人的私利毫不相干，所谓“干不干，二斤半”，正是“马大哈”的思想基础。在制造“买猴儿”恶作剧以前，“马大哈”已经预演了一出把“锦州道”写成“锦州”，致使某同志错跑了一千来里地去东北提货的“轻喜剧”。但是，“马大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他只是由“文书”调为“收货员”，稍稍调整了一下工作，依然抱着“铁饭碗”。于是，不久他又制造了一场把桐油标签错贴在香油桶上，把香油标签错贴在桐油桶上的“活报剧”。应该看到，“马大哈”的产生并不是我们生活孤立、个别、偶然的现象。它揭示了我们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某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干部当中的官僚主义。一个基层的百货公司，一个不大的进货科长，不按事先商定的进货计划，也没与负责采购的同志具体商量，而且，在一个科室内部也居然要由文书起草通知，这是何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作风！这位科长也是一个“马大哈主义者”，他同样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第一次“锦州事件”的铸成，就是因为“科长也没仔细看，叭，就盖了个章。”而这次“买猴儿”风波更是由于

“科长将要出去开会”，“王文书递给他个空白条，科长盖上戳儿就走啦！”官僚主义作风是“马大哈”思想的温床。表面看来，一切环节都是“科学而严密”地衔接着的，一切手续都是“天经地义”地需要的，一切秩序都是“正常而井然”的，但实际效率却并不高，往往是“踢皮球”——你踢来，我踢去，结果是贻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方面，官僚主义滋长了“马大哈”思想；一方面，“马大哈”思想又保护了官僚主义。正是这种可怕的“和平共处”形成了生活中一种惰性。同时，“马大哈”的出现又是民主生活缺乏的反映，严重的官僚主义必然滋长盲从作风和奴隶主义。试看，牵扯“买猴儿”的各类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目的性提出质疑。采购员“我”接到通知以后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是紧急通知”，就得“坚决完成任务”。而沈阳工商局的同志虽然听说“买猴儿”时“直抽凉气”，但因有“介绍信”在手，也从不怀疑“猴儿”和百货公司的经营范围有何关系，立即帮他联系。于是，就出现了“我”那番“第一，猴儿能看家；第二，猴儿能演戏；第三，猴儿毛能织毛线……”的荒唐讲话。《买猴儿》的形式是喜剧的，但它的内涵是悲剧的。人们看到，其实不是“马大哈”一人而是官僚主义和盲从作风掀起的“买猴儿”风波。

如果说《买猴儿》在揭示“马大哈”思想时，只是从侧面触及了官僚主义，那么，《开会迷》则是集中披露了官僚主义者的一种普遍类型。那种无时不开会、无事不开会，甚至连业余剧团买个脸盆也要讨论，食堂会餐菜谱也要表决的作法，看来忙忙碌碌、态度诚恳、大讲民主，实际却毫无效率，反而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表现。开会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事，而且有很多会议是非开不可的。但开会成了迷，则是官僚主义者的典型表现。象

《开会迷》里这样的干部高高在上，从不深入实际调研查究，在他们仿佛一切成绩都是开会“开出来”，而不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做出来”的。《开会迷》所揭示的现象虽然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但是至今没有绝迹，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们抛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开会则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成了“突出政治”的同义语。回顾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有多少宝贵的生命和时间，是在喋喋不休、毫无意义的会议中度过的！又有多少“开会迷”一生中无所事事，唯独对会议津津乐道，从而使自己一事无成，两鬓斑斑的！

《开会迷》和《买猴儿》等作品在今天还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作者何迟同志大胆而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了当时我们生活里实际存在的问题。艺术就是如此，只有它忠实于生活，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情绪，说群众想说而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典型概括　个性鲜明

何迟同志善于写人，善于把生活中的矛盾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来展现，并不象有些相声那样只是把矛盾摆列在观众面前，这一点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对相声的发展都是有积极影响的。象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马大哈”和“开会迷”都是典型形象，具有普遍意义而又极富个性特征。“马大哈”的典型价值不仅在于作者把握住了他的自私性格，他在工作上“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班净打电话”的雇佣观点，他在打电话中流露的庸俗、低级的小

市民情趣，而且在于作者触及了形成“马大哈”性格的环境和土壤，尖锐批评并嘲笑了百货公司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作风和“马大哈”习气所带来的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恶果，同时还善意讽喻了“我”由于盲从、轻信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不幸。“马大哈”典型的深刻性正在于作者没有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某个个人，而在于他塑了“马大哈”们的一群。比如，“马大哈”的爱人上班时邀他去看戏、看电影；做桐油炸丸子的大师傅，用香油油桌子的油匠师傅；以及去东北、广州、四川买回五十只猴儿来的采购员“我”，都沾染上了形形色色的“马大哈”性。特别是那位科长，更是官僚主义类型的“马大哈”，是“买猴儿”悲喜剧的总导演。夸张点说，不彻底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不认真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工作环节和工作作风，“马大哈”将长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赘疣，侵蚀着我们崭新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肌体。“马大哈”典型的艺术价值，还在于作者对他批评的尖锐性和分寸感。“马大哈”的恶作剧是令人气愤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只是截取了他性格中的一个侧面，锲而不舍，鞭辟入里，并没有全面否定他。比如，他对工作有热情，愿意给别人帮忙，并不因为连续调动工作而闹情绪等长处还是可取的。“内部讽刺”是洗脸而不是杀头，谁也不会把“马大哈”当作凶恶的敌人看待。恰恰相反，由于作者采取了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着重于社会根源的挖掘而不致力于所谓人身攻击，因此，“马大哈”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用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我有点‘马大哈’”、“你太‘马大哈’了”的笑话，但谁也没有因此而被丑化。这就是因为这一典型的高度概括性和无比真实感已经使“马大哈”成为一种性格的符号，它囊括了这一性格的

种种表现以及形成的种种原因，“马大哈”的喜剧是周围一群“马大哈者”们诱发出来的，如果改善了周围的环境，“马大哈”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志。

而《开会迷》的“迷症”则着重展示了他的愚昧，因此提出讨论“工人业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研究车工车间和诊疗所的合并问题”，“工人下班后，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他跋扈，因此星期天也不让大家休息，不发言决不散会，甚至人家对象都快吹了，他也要从被窝里把人家拉出来开会；他变态，因此不开会就无法打发日子，拟定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会议题目，以至连人家结婚他都要发表一篇“马拉松”式的演说……。他这种愚昧、跋扈、变态的性格，是夸张的也是真实的。但他的性格中也有憨直、热情、积极的一面。他“成天忙得满头大汗，没有一会儿闲着的工夫，不管见谁都面带微笑，事无大小一律积极努力，一律由群众讨论解决，外带一点嗜好也没有，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以至为了开会他可以不顾家里孩子生病等，都说明作者对他是一分为二的。但“开会迷”的性格是丰富复杂的，他在憨厚中包藏着愚昧，在热情里流露着变态，他就象生活本身那样把各种对立的因素相互渗透、统一在一起。“开会迷”表现了我们干部队伍中某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不纯的真实情况。他实际上是一种干部类型的缩影。作者从“开会迷”的侧面展现这类人物的性格，既生动又深刻。在他危害不大的时候具有喜剧性，在他泛滥成灾的时候具有悲剧性。如别林斯基说的，作者揭示了他性格里的“喜剧和悲剧的交叉点上”。

西方某些喜剧理论家认为，喜剧艺术只能表现人物的共性，不能表现人物的个性，这种看法未必是正确的。诚然，和悲

剧相比较，喜剧更适于反映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而不象悲剧那样，多取材于个别、偶然的悲剧人物的不幸境遇。但无论悲剧或喜剧人物，都不是共性和个性的分裂，而必须是两者有机的统一。何迟同志笔下的人物都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以生动、真实的人物个性为基础。这在他另外两篇作品《今晚七点钟开始》、《高人一头的人》里表现得更为具体。《今晚七点钟开始》揭示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一些年轻人常有的富于幻想又缺乏实干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们时刻幻想并陶醉着成功的喜悦，一会儿想当科学家，一会儿想当军事家，一会儿想当文学家，只有三分钟热气却又害怕艰苦持久的劳动，这种人在旧社会有。在解放初期有，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今天仍然有。何迟同志在揭示这一人物性格时，充分肯定了他的热情、幻想以及积极进取精神，却又尖锐、辛辣地嘲笑了幻想如果不付诸劳动，不持之以恒，便会成为肥皂泡。《高人一头的人》是一篇富有理性、概括性的讽刺相声。它讽刺了那种处处要高人一头，甚至连生病发疟子都要比别人更"高"的庸俗小市民思想。这种一心想出人头地，处处和别人相比，沾沾自喜于取得一点成绩的卑微灵魂，当然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实际上是一种庸俗浅薄的小市民情趣。由于眼界狭窄，所以夜郎自大，把别人不屑一顾的些许长处，也当做炫耀自己的资本。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飘飘然，有了一点名气就昏昏然，甚至连爱人、孩子以及自己的穿着打扮也把他搞得晕头转向。这种低级趣味必然由虚荣而吹牛，由吹牛而变态，终于要在"高人一头"的比试中死在舞台上。作者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撕破他们渺小的灵魂，嘲笑他们卑微的情怀。这种人是夸张了的，却也是似曾相识的。这种人一旦得势，他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典

型，贪婪地想压倒一切人，陶醉于自己已经压倒了一切人——虽然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臆症，但他时时有“范进中举”般的喜悦。这种人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标准，处处以压倒别人做为自己的目标。这种人在林彪、“四人帮”时期特别活跃，多年来我们已经领略了他们“高人一头”的厉害！

深刻的共性是从丰富的个性中概括出来的，越是把握了共性——抓住了具有社会、时代特点的习性和通病，就越能够准确地选择具体、生动的人物典型，而越是揭示了鲜明的人物个性，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也就越具有典型概括性。何迟同志笔下的种种典型，都是从共性着眼、从个性入手的。由于有了丰富的个性支柱，因此，总是把性格中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的种种因素，熔铸在个性的展示中，并时时揭示出性格和环境的有机联系，这大概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而不是什么“类型”了。

手法新颖　笑料含蓄

何迟同志笔下的人物形象，总是通过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展现的。《买猴儿》中“马大哈”所导演的几出“悲喜剧”都是夸张、漫画式的，但由于真实、生动地揭示了“马大哈”性格，因此，我们并不感觉荒诞。特别在铸成事件过程中“马大哈”对象的几次电话，那一递一句的“老马”，对他似嗔似爱的责怪和邀请，以及王文书爱闹肚子等偶然因素，都构成了情节真实性的基础。但这些偶然因素又都是“马大哈”性格的真实体现。没有“马大哈”对工作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性格勾划，她对象就不会上班给他打电话，打了电话也不

致使他失手慌脚、乱了方寸。因此，“马大哈”对象这一外在因素，非但不是削弱其性格特征，减轻其个人责任，反而是其性格的侧影，是展示其性格的有力手段。夸张是喜剧艺术的武器。只要作者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不是矫饰的，观众便会允许他大胆恣意的夸张；只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典型的，是以反映群众的爱憎，观众便会允许他有某些荒唐、突梯的行动。划分讽刺或是攻击的重要标志，一方面要看有无事实的基础，另方要看讽刺者的态度。而人物形象真实与否，不仅仅在于那些表面的外部行动，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物性格是否典型真实。由于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马大哈”的性格，因此，他的行动尽管是夸张的，也只是在放大镜下突出其性格特征，并非无中生有的造谣诬蔑。这种夸张手法在《开会迷》里同样地得到运用。“开会”以至“迷症”——带有几分神经质，这在生活中虽不多见，但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开会迷”的病根儿正在于会议是他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开会他就无法生活。这种变态，如前所说，是一种奇特的心理现象，不大胆夸张不足以展示其性格特征，也无法抒发作者和观众对他的不满感情。当会议开到浓烈之处，他的儿子告诉他：“爸爸，你赶紧回去吧，我弟弟病了！”他居然说：“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我嘱咐她，叫她多费心把你弟弟送到医院去，要好了呢更好……万一要……谁叫我在这三五年里还得开会哪！”这一情节是夸张的，其讽刺效果也是强烈的。“开会迷”的悲剧正在于他自已醉心于他认为某种神圣而伟大的事业，而实际上却在讨论任何意义也没有的脸盆问题。“开会迷”这种“大禹治水”的精神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他拿着同志们的时间和自己儿子的生命开玩笑，伟大的精神安错了对象。这就产生了如

唐·吉诃德那样，把风车错当作敌人城堡的喜剧性。而“我”在一个月仅有一次的公休里，每次想去和爱人相会却都被“开会迷”抓走的情节，虽然也是偶然巧合的，但也是“开会迷”性格的有力强调，它通过“我”的受害过程生动地揭示了“开会迷”不仅荒唐而且残暴的性格，这与他儿子生病的情节相映成趣，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开会迷”的危害！而《高人一头的人》里，开始是正比——比自己工作、家庭压倒对方；继而是反比——比自己得病也要比别人厉害等，则不仅是夸张而且是变形的了！

这种变形已经超越了可信的程度，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内心灵魂。如果说前面的正比只是勾划其性格的轮廓，那么，后面的反比则是撕破其丑恶的灵魂。也只有在变形中才能注进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表达作者的批判态度。可以说，变形是一切喜剧艺术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段，而在何迟同志的笔下则做到了恰到好处的程度。

何迟同志作品的情节是夸张的，但是，“包袱”却是含蓄的，并不“咬住”笑料不放，非把“包袱”使臭了不可。而是充分掌握明快与含蓄的辩证法，让我们认真体味“包袱”的意境。比如，《买猴儿》里由于“马大哈”的错误，“我”去东北买猴儿的情节中，有一个“猴儿倒是胖啦，我爱人瘦得成猴儿啦”的包袱，作者并没有把其中的过程、细节，以及我爱人的遭遇，正面展开来描绘，只是把结果告诉我们，让我们想象、补充其中的各种荒唐遭遇。猴儿大闹百货公司的情节，也以“百货公司成了破烂摊”一个包袱概括，并没有横生枝节，不厌其烦地再现耍猴儿的闹剧。尤其值得提出的，何迟同志相声的“底”多是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高人一头的人》在舌剑

唇枪的对比中，已经把对方逼到了要死的境地，而他自己则一反常态："要死，你死你的！""再比你高，当时就咽气，我受得了吗！"——充分暴露了他"高人一头"的虚伪、狡猾本质。这时，"包袱"已经抖得淋漓酣畅了，作者又运用喜剧手法在二人走下舞台时，安排了这样一段提示："甲乙二人鞠躬退场。甲看到乙走在自己头里，心里很不高兴，急忙抢先一步，用身子挡住乙的去路然后昂然下场。"这不仅是妙趣的尾潮，也是含蓄的"凤尾"，它把人物性格贯穿始终，耐人咀嚼回味。《今晚七点钟开始》在几度热潮陡起陡落之后，主人公突然要赶紧回去，对方还以为他开始学习，其实他是去打扑克，问哪天七点开始还不一定，"考虑考虑，明儿晚上七点再说吧！"深刻地概括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生活逻辑。《开会迷》里"马拉松"式的讲话，不仅把参加婚礼的所有客人讲跑，连新郎、新娘也大睡一觉。新婚夫妇的无可奈何，再次点化了"开会迷"的性格。最有趣味的是《买猴儿》的"底"：

甲　……有一天我到公园玩去，远远的就瞧见马大哈啦！一见我，他直害臊，我赶紧过去握了握手，我说："老马，别看你罚我去东北，到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我还得谢谢你！"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说："这回幸亏是'猴儿牌肥皂'，要是'白熊牌香脂'，我非跑北冰洋去不可！"

乙　那你就游遍全世界啦。

这样的"底"幽默深沉，既是对"马大哈"尖锐而善意的批评，又生动地阐述了"买猴儿"恶作剧的危害，是主题的深化、性格的升华，也是作者对"买猴儿"的形象评价。

总之，何迟同志的相声创作是深刻而智睿的，他有胆有识，并不满足于掠取生活里的表面现象，而是努力探求生活的底蕴，挖掘不易被人发现的生活潜流。在艺术上，他努力借鉴传统相声的技巧，又从喜剧及其它艺术宝库中寻求新的表现方法，特别在塑造人物上做出了各种有益的探索。这在我们有数的相声作家里还并不多见。打倒“四人帮”以来，何迟同志精神振奋，奋笔疾书，虽然卧病在床仍积极从事创作，不久前发表了新作《似曾相识的人》，并已写就《漫谈相声艺术及其它》等理论文字。我们相信在新的政治形势和天津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下，何迟同志一定会尽快恢复健康，并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广大群众和文艺工作者期待着何迟同志创作的丰收！

后　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除了当演员写剧本外也写了一些相声，可惜都散失了！全国解放后，我写了一些相声，可惜大部分被“一些人”给送入造纸厂，当成造纸原料而荡然无存了！本书中所印出的作品，除新作之外，都是想办法从以往的刊物上收集起来的。

我只是一个业余相声爱好者，现在出版这本书，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当然也是我十分高兴的。

这本书是在一些同志大力帮助下，才出版的，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我国著名文学家、剧作家陈白尘同志，他年老体弱，在南京大学任教还要写作，能挤出时间来，为本书作序，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感谢张国贤、李光二位同志，在我身体多年瘫痪，右臂又不幸折断的情况下，帮我作了大量的记录整理工作。感谢薛宝琨同志为我东奔西跑作了许多繁琐的联络工作和一部分文字工作。

感谢给我很大鼓励、支持和热情帮助的曹尔泗同志，没有他的鼓励，我是没有勇气出这本书的！

最后我要感谢为我受了二十多年精神和身体折磨的老伴儿——佟素丽，特别是她在我瘫痪以后，十年来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料我的一切，不然我早已进入了骨灰盒，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创作和出书呢！呜呼，于此志之！

何　迟　仰面书于天津中山门新村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编 后 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奉编辑部嘱托，去天津组织稿件并看望何迟同志，几经打听，才知道他的住处，原来他在天津市区边缘的一处简陋的住宅区，在一排排小屋门前，通道仅能容一个人通过；进去之后，在阴湿低矮的小屋中，何迟在卧床，原来他已全身瘫痪了。只见他骨瘦如柴、全身佝偻，只有左手还能勉强活动。日常生活已不能自理。看到他这种情况，使人感到震惊；回想一九五四年在北京日报《文化生活》副刊第一次编发他的《买猴儿》时，何迟的体格相当壮实。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何迟同志见北京来人看他，非常高兴。何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还是那么热情、爽朗，没有把病痛放在心上。他说：毕竟活过来了，有很多对革命有贡献、在艺术或学术上有成就的同志被折磨死了，比起他们来，自己还算幸运。他兴高彩烈地谈起拨乱反正以来的巨大变化，两眼炯炯有神地说：春节大年三十，组织上宣布了改正他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从那时起，他决定重新投入创作。身体瘫痪了，手还能写。不幸的是，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几天之后，他的右臂折成三截。但他表示：有脑子在、有嘴在，凭这两样也还能为党工作。他要用口述请别人记录的方式，仍然顽强地写东西，要把损失了的二十多年的光阴补回来。

何迟同志当时口述了两首诗：

无形大狱二十秋，　耿耿忠心未改初。
堪笑亲朋常侧目，　可怜妻女悄声哭。
沉冤昭雪兼甜苦，　大病缠身界去留。
深幸青山今尚在，　人间从此敢出头。

腊梅方了绽迎春，　日耀河开水荡金。
风暖引来鸿雁返，　雪消方现绿苗新。
勿学微蚁空争斗，　当效工蜂采蜜勤。
莫负十年先烈血，　同舟共济渡长津。

从这两首诗来看，何迟心里是不平静的，他不想从此以休养告终，还希望象工蜂那样“酿蜜”。言谈中，他心里似乎有一股炽热的激流，仍然想用相声——他那熟悉的文艺形式进行战斗。

当问他，过去被打成右派，是不是由于《买猴儿》那部作品？他说：“不仅仅由于这一部，当然啦！猴子大闹百货公司被指控为‘大闹社会主义’，已经构成了罪名。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任何一个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等等。”当我进一步追问何迟：“如果不是只因为《买猴儿》而获罪的话，那末究竟为什么把你划成右派分子呢？”何迟同志笑了笑对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生活象一朵大红花，一天一天开得大。”接着他就转谈别的话题了。

在从相声谈到讽刺文学的作用和前途时，何迟认为：不要小看了讽刺文学的作用。在当前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讽刺文学倒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清除对“四化”的障碍的。例如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残余、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损公肥

私……等等，从正面批判固属重要，如果通过形象思维，创造出各种典型，把它拖到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用笑声来烧掉它，这种“抗毒杀菌”的作用，甚至要超过理论上的批判。

“四人帮”祸国殃民十几年，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严重的思想内伤，也使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风俗旧思想以及不正之风有所抬头，对待这些再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折腾”群众了。想医治这种社会上的“病”，除了报刊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外，还应当利用文艺这一方式，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宣扬好人好事之外。也要运用讽刺文学打击、清除这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使它在群众中成为人人鄙视、到处被唾弃的东西。在这方面，相声应该是最有力的武器。

关于相声的历史，在一些研究戏曲史的论述中，有一派把戏曲的发源期推溯到战国的优孟、优旃；还有一派说法是从唐戏弄、参军戏开始的。不论哪一种说法，早期戏曲都是以相声形式出现，而且它一开始就发挥讽刺作用。明代李卓吾的《藏书》中，把优孟、优旃和淳于髡之传列入“讽谏名臣”之列。由此可以发现，相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讽刺艺术的形式流传的。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兴衰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情况有关。例如优孟的讽谏是和楚王的纳谏互相依存的，假如当时楚王拒谏，而且给优孟加上“恶毒攻击”、“刻骨仇恨”的罪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最后是永世不得翻身，不仅优孟、优旃无法存在，就连讽刺艺术也没有了。“四人帮”祸国殃民时期，不但不准讽刺，甚至连沾边儿的话也不准说。就像阿Q那样，由于头上生了癞痢，不但讳秃，连光、亮甚至灯、烛也讳了。谁曾想到，“四人帮”倒台后，第一个揭批他们的就是相声。

谈话中，还涉及到“因戏致祸”的问题。古今中外，象“四人帮”在戏曲方面制造文字狱，那种野蛮、残酷、愚昧、专制实在是罕见的。由于一出戏、一篇文章、一个意见、一种学术观点就要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这在蒙昧的中世纪都是为广大人民所不齿的暴政，竟然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六十至七十年代，这个教训太惨重了。由此可见，“四人帮”搞的就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他们把文学艺术说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极大歪曲！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由于演一出戏、写一篇文章而亡国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衰亡倒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落后，而不是由于文化艺术问题。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文艺是齿轮和螺丝钉，不是主机，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强调文艺的作用，是要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相声艺术，只有切中时弊、符合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才能发挥它的战斗力，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在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相声是有非常广阔的前途的。

何迟同志说：拨乱反正以后，他过去所创作的相声大部分已恢复上演，一些相声老演员凭记忆把这些段子凑了起来，象《买猴儿》、《今晚七点钟开始》、《高人一头的人》等，仍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许多观众以及厂矿企业中青年业余相声演员经常来信，索要这些作品。何迟同志决定新创作几篇，以满足群众要求。

这次编选《何迟相声创作集》，请南开大学薛宝琨同志帮助搜集了何迟的旧作，由何迟同志精选了旧作六篇并增选了他的部分新作，共十一篇。其中收录的《无情人终成眷属》（化装相声），作为相声形式推陈出新的试验。

解放后十七年中，相声无论在创作和整理传统节目方面，都有很大成绩。但在评论以及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何迟同志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有不少宝贵经验。我们请何迟同志口述，并请天津市文化局戏研室张国贤同志记录整理，作为相声创作的理论探讨部分。同时还转录了侯宝林等同志对何迟相声作品的评论文章，供专业和业余相声作者以及演员同志作为参考。

从何迟同志身上，便看到了拨乱反正以后，文艺工作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可贵的创造精神。希望何迟同志和相声界的同志们，陆续创作、上演更多更好的相声作品，为社会主义的百花园中增添异彩！

曹尔泗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何迟相声创作集
作者=曹尔泗
页数=281
SS号=10124429
出版日期=